

一剑钟情

1

贞观十四年二月，骊山的御狩园里，几十位着五色衣袍、乘坐骏马的骁勇身影，前后左右围住一头粗壮的黑熊。

“射！”唐太宗一声令下，数十枝箭精准地朝目标射去。黑熊哀嚎一声，鲜血登时由它身上泉涌般地喷出。

“啊——”惊呼声来自远处的黄色帐帟。

安康公主李芸苍白着小脸，终于忍不住恶心的感觉而呕吐。

“芸儿！”驸马独孤谌迅速为她擦去唇边的秽物，叹气道：“不是跟你说过别跟来的吗？瞧你不舒服成这样……我看，咱们先回别馆休息吧！”

“好残忍……”李芸在侍女搀扶下，躺上软榻，“我真搞不懂父皇怎会这么爱打猎，目睹那些野兽惨死的模样，他如何还能大啖他们的尸体？”

“待会儿父皇回来时，可别扫他的兴。别忘了，若非为了帮你补补身子，他哪会在百忙之余，还率着左、右屯营飞骑来骊山打猎？”独孤谔轻点她的秀鼻。

“算了算了！就算御膳房料理得多美味可口，我也不敢吃……”

正说着，一道活力十足的男声传了进来：“上等补品熊掌来也！”

“阿诺？”李芸一见那男子手上腥红的兽掌，立即吐出胃里残存的秽物，“恶——”

“阿诺，公主害喜得正严重，你快把那东西拿出去。”独孤谔不悦地命令弟弟。

“难得平日‘生龙活虎’的公主，也会有脆弱的一面？”独孤诺则一脸狡笑。

“生龙活虎”是他在嫂子面前的修饰词，而真正的含意则是“刁蛮泼辣”！

想那朝中有多少温柔可人的名门淑媛，大哥偏偏娶了个皇室女。放眼这些娇生惯养的公主们，若非刁钻的泼妇，便是放浪的豪放女。李芸在众公主中虽不至声名狼藉，但骄纵的个性亦非平常百姓伺候得起的。

大哥基于爱妻心切，当然是情人眼中出“贤妻”，

可站在他这小叔的立场，偶尔看到父母仍得对公主行君臣之礼，难免心中不平。

“但……这是皇上说要赐给公主的。”一向爱与李芸抬杠的他，可不会放弃这大好机会；皇上说，要趁血还‘新鲜’时入口，才具有‘滋补养身’的功效……”

“恶——”果然，这刻意的强调让李芸连胆汁都喷出来了。

“该死的！我说把它拿走。”独孤谏迸出嘶吼。

“是是是，我亲爱的大哥！”转身退下的同时，独孤诺忍不住咕哝：“嗟！枉费我为你罹患多年的‘妻管严’通通气儿……”

哼！要是他的话，宁可买位言听计从的妓女，也比娶到一个只会颐指气使的公主来得强！

“这小子欠揍！”独孤谏在弟弟出帐后，心疼地抚着李芸如纸的白脸，“你这胎害喜的情形比上回还严重，这孩子如此折腾母亲，出世后我肯定先打他一顿屁股！”

“不许打！”李芸娇羞地抚着尚未隆起的肚皮，“你知道我和仪嫫上回指腹为婚的约定没能成，只希望这次如愿生个女孩。她家济儿生得伶俐聪明，将来一定

同他父亲李盟一样，是个优秀人才。”

李盟乃当今定北大将军，原是唐太宗为李芸内定的驸马人选。然而就在一次阴错阳差后，与公主逃家期间成为至交的段仪嫣共结连理，而李芸本人也嫁给了李盟的挚友独孤谏。说来，这一切都是天意呵！

“别对未来的事抱太大希望，若天不如人愿，又是男孩，那你泪水泛滥的情形岂不比上次还可怕？”

想起生长子浼儿时，李芸竟以大哭特哭来迎接新生命，独孤谏不禁失笑。

“不管生男生女，只要孩子将来别像他叔叔一样，老爱跟我唱反调就好！”李芸努努嘴。

“你一向知道阿诺的性子。”他深情地执起妻子的手；“看在我的分上，别跟他计较太多，嗯？”

“我是度量宽宏的安康公主，才懒得跟他拌嘴皮子呢！”窝进丈夫坚实的胸膛，她的语气转为娇柔，“其实阿诺是个不错的男子，就是太风流了，要不然哪，我就请父皇把新城公主指婚给他……”

天！可别再来一个公主了！

独孤谏一副苦笑的表情，他的妻子自是看不见。

“喔！我差点忘了提醒你……”李芸仰首正色道，“请转告你那宝贝弟弟，虽然他现在是屯飞营的骑兵、

皇上的贴身侍卫，大哥又身为驸马，但并不代表他能在太岁头上动土，尤其是我皇兄——承乾太子。”



在入夜后，映月胡同一向是男人们流连忘返的温柔窟。

这条历史悠久的“勾栏之街”，自隋朝后就林立着许多艳名远播的烟花院所。在此立足的姑娘，除具有过人的姿色外，还精通音律或瀚墨，难怪那些文人雅士、王公贵族愿一掷千金，任美人儿“劳其筋骨、空乏其身”。

而映月胡同堪称花中之冠的名妓，便是那雅乐小筑的杨盼盼了。她的琴艺高超，歌声宛若天籁，绝美的艳色更是让男人们看了都会销魂蚀骨。为维持服务的水准以及制造神秘感，平常这位当家梁柱每隔两天才在顶楼的红阁出席，而且指名见她的客人必须先通过文试，才有资格目睹佳人风采。

不过，倒是有一人例外。

当《凤求凰》最后一个音阶完美地在抚琴者的纤纤玉指中结束时，响亮的掌声随即从对面的软榻爆出。

“好！弹得实在是太好了！”

“粗鄙之献，教公子笑话了……”杨盼盼美目流盼间，净是妩媚。她盈盈走向独孤诺，窝进那副健美的胸膛中；“只要你喜欢，盼盼可以再弹一曲……”

洁身自爱的她，未曾主动对客人投怀送抱过。但自从那次在玉常寺上香，遭人调戏而被独孤诺所救，她的一颗芳心便死拴在这倜傥不群的男人身上。

英俊潇洒的独孤诺，在京城一向有“风流公子”之称。可比起上门寻欢的客人，他算是最不下流的一位了，而且才学卓绝又武艺高强，如果能嫁给这位风度翩翩的公子……

可惜交往至今，独孤诺对她顶多是搂搂抱抱，从未提出进一步的要求。难道……他对她的卖弄风情毫不动心？

“唉！”幽幽地，失望的轻叹自她的樱唇逸出。

“怎么啦？有什么不开心的？”独孤诺支起她精致的下巴。

“独孤公子……”杨盼盼眸中泛起一抹令男人心疼的泪雾；“盼盼承蒙公子恩惠，原本希望以身相许来回报，奈何人在烟海身不由己，嬷嬷她……”

“说下去！”独孤诺缓缓的语气不带一丝心急。

“她打算为盼盼找个好人家，毕竟浮沉于勾栏生涯非长久之计。”

哀怨地瞥了这男子，杨盼盼无非想试探他的心意。

“难得周嬷嬷如此为你设想。”独孤诺居然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如果找到如意郎君的话，别忘了知会一声，我会送你一份丰厚嫁妆的……”

“独孤公子……”贝齿失望地咬了咬下唇，半晌后，她终于哽咽地说：“其实盼盼早心有所属。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盼盼……”独孤诺拍拍她纤弱的肩；“我希望能帮得了你，但感情之事不能勉强，你别把自己的心结打死了。”

他定定的眸子已表明一切——今生，她是没那个福分了。

杨盼盼吸吸鼻子，强撑起笑脸：“盼盼真是愚蠢，怎挑这月色正明、酒兴正浓的时机扫公子的兴？来！让奴家为公子献唱一首《春吟》，以示赔罪……”

在欢场打滚的她，很善于压抑自己的情绪，既然知道独孤诺的心意了，那又何必强人所难呢？

此时所求的，只要能多看他俊美的轮廓一眼，多

听他爽朗的笑声一刻，那已经——够了！



杨盼盼终于风光出嫁了。

据说有位财主以黄金十万两赎了她的身，将这位艳冠群芳的名妓安置在城东的豪华别馆中。原以为她的生活将可安定富足地过着，孰料不到三个月，其贴身丫环玲儿带着一身的伤痕跪在独孤家大门口，哭着要找独孤诺救人。

“求求你！独孤公子！我们家小姐说，全京城只有你能救她了！”

被扶进偏厅的玲儿，一见到独孤诺便猛磕头。

“先起身再说！”独孤诺撒开下人后，问道：“你家小姐不是嫁入豪门，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了吗？”

“公子有所不知……”玲儿抽噎地说：“出钱为小姐赎身的财主，原来正是当日在玉常寺调戏她的那位跛脚公子。”

“什么？”独孤诺顿时色变：“是李承乾？”

“公子早知情他是……”玲儿再度跪下：“既然公子晓得为小姐赎身的是何等人物，就请您设法救救她吧！”咚咚的磕头声，响自她细皮嫩肉的额头。

“别折煞我了！”独孤诺制止她的苦肉相求，无奈道：“为了上回玉常寺的事，家兄已警告过我不得再插手管李承乾的闲事。此人贵为当今太子，却残暴阴狠，即使我有心想救你家小姐，恐怕也是无能为力了。”

“公子与我家小姐相识一场，难道忍心见她万劫不复？”玲儿的泪扑簌簌而下：“以前只听说太子暴虐无道，直至我们主仆二人亲身领教后，才晓得他泯灭人性的地步，有如魔鬼转世。太子的脾气阴晴不定，高兴时招之则来，生气时则对小姐拳脚相向……”

“盼盼她过的是这种日子？”

大哥也曾说起李承乾的荒唐事，只是没想到他会
对女人动粗。

“小姐明明以处子之身嫁给他，多疑的太子却认为，那是她在洞房之夜耍的花招。因为玉常寺的阻挠，加上听闻独孤公子乃雅乐小筑的常客，令他更加怀疑小姐的贞操。偶尔在宫中有何不顺遂，他就跑来别馆迁怒，把小姐糟蹋得满身伤痕……”

玲儿说到此，已是泣不成声。

“畜生……”紧握的拳头往桌上重重一击，他恨不得长了翅膀飞去救人。

但独孤谏却在这时候出现了。

“阿诺！别惹事！”他一向清楚弟弟行侠仗义性子，但对方可是他们独孤家招惹不起的太子呀，“虽然我们与皇族结为亲家，却没有任何权利干涉太子的行为。”

“大哥！”一向见义勇为的大哥，何时变成缩头乌龟了？

“爹娘年事已高，已无能力帮你收拾一时意气后的烂摊子了。”独孤谏扶起玲儿；杨姑娘的处境值得同情，但我相信李承乾在玩腻后，即会弃之如敝屣，请她忍耐些时候，自由之日很快就来了。”

自由？再忍下去，恐怕连命都没了！

李承乾残忍凶狠到能把下人整死，要是他不放人，以盼盼那羸弱的身子，如何忍得了一年半载？而且她悲惨的命运有一半是因为他的缘故，若非李承乾疑他们之间有过亲密关系，盼盼怎会受尽凌虐？

“我一定会想办法救她的！”送玲儿出去前，他低声在其耳畔道。

“独孤公子……”玲儿满眼的感激，小姐果然没有看错人。

只是她不明白，既然独孤诺如此情深义重答应帮

忙，为何当初不愿收小姐为妾？



“贱人！”

已有十日未驾临别馆的李承乾，一进门就恼怒地掌掴这高价买回的小妾。

“啊——”跌坐在地上的杨盼盼，抚着脸上火辣的掌痕，惊吓地问：“太子，是不是臣妾又做错什么惹您生气的事？”

“你心里明白！”李承乾揪住她淤痕累累的玉臂，阴鸷地问：“我问你！你是不是趁我不在时跑去私会独孤诺，否则他怎会知道我们的事，还惊动谏官张玄素来质问我，有没有在别馆里私藏了个勾栏院里买来的妓女！”

“冤枉呀！臣妾自从跟了太子，就未曾踏出这别馆半步。太子若不信，可以问守门的侍卫。”杨盼盼眼中溢满委屈的泪水；盼盼虽是烟花之女，但深明三从四德之义，绝不会辜负太子宠幸之恩，而红杏出墙……”

“说谎！你的人虽然被我买来了，心却一直留在那臭男人身上！”李承乾倏而抱起她，粗鲁地往床上

一丢；枉费我花了十万两黄澄澄的金子，居然买来一条在床上没有任何反应的死鱼！”

杨盼盼胸口一缩——

老天！他又要施以“极刑”了！

“脱！”李承乾喝道，然后往杨盼盼身上一抓。

“太子……”多想哀求他轻柔点，否则她这把骨头真的快被拆散了。

“我要索回我该得的！”李承乾虽然跛了一只脚，却无损利落的身手，一个翻跃就压上她娇弱的身子，“叫大声点，我要天下人都知道，我李承乾的‘能力’，在男人中是一等一的！”

“不——”

凄楚的叫声被凑上来的嘴给硬生生堵上，杨盼盼再度陷入“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哀绝惨境。

时间，仿佛变得好漫长，这非人的煎熬几乎榨干她的气力。要不是念在与玲儿尚有主仆之缘，否则，她早以死亡来结束永无止尽的苦痛……

“十天没碰你了，这肌肤还真令人怀念呢！”李承乾完事后往旁边一翻，气喘吁吁地说：“难怪独孤诺对你念念不忘。拿你去换碧寒剑，想想，我倒有点舍不得呢！”

什么碧寒剑？

杨盼盼死灰般的眸光缓缓转向他。

“两年前李泰远赴蜀地，想取得父皇仰慕已久的名剑，结果差点连命都没了。这把剑不知是何等圣物，不仅皇族极力搜罗，武林人士也为它争得你死我活。”李承乾冷笑一声，“我才不像李泰那么笨，这等小事何须亲自出马？凭我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妾，就有人为我卖命了……”

李泰是唐太宗最钟爱的庶子，加上朝中某些大臣极力拥护，长久以来一直被李承乾视为争夺王位的眼中钉。

“太子……”杨盼盼转动她不明所以的大眸。

“我已叫人转告独孤诺，想要回你的自由身，就用碧寒剑来换。”他的大手蓦地揪紧她的肩；而在他达成任务前，你仍是我的女奴、我的贱妾，听到没？”

“臣妾……啊——”一声惊呼，庞然重物已翻压上来，她的苦难又开始了。

但这次杨盼盼忍住苦哼，故作放浪声来取悦李承乾，因为刚刚的那番话为她带来了希望。独孤诺是个重信之人，他一定会拿到那支宝剑的。

“独孤公子，我等你……”她将悲愤化为生存下

去的力量。

月影星稀，微凉的夜风徐徐吹着，一朵枝头上的桃花悄然凋零了下来。



话说这碧寒剑的出处，乃隋末夏王窦建德藉以杀遍天下无敌手的武器，而它的剑柄还隐藏了一张令人眼红的宝物藏图。经过辗转争夺，它现在的主人即为曾替武林除去大害的侠客简承砚，亦是大凉山上剑波山庄的少庄主。

李氏兄弟争着想得到宝剑取悦龙颜，而简承砚也正为这把锋芒毕露的宝物伤透脑筋。原因无它，实在是因为各地前来虚称想一睹名剑、实则欲探寻宝藏的野心人士，让好不容易恢复平静的剑波山庄暗涌险潮。

“小喜子，少庄主人呢？”冷若雪提着竹篮，准备到后山摘采药草。

“少庄主在前厅接待华山派掌门人，他说采药草的事就让属下陪少夫人去，他随后即到。”回话的小喜子，于十几年前为老庄主简石墨所收留，年纪虽轻，功夫却俊得很。

“算了吧！后山我摸得比谁都透，你甭陪我去了。”

一代名医冷若雪，为了老庄主简石墨的旧伤，而暂时放弃行医天下的宏愿。好不容易公公残废多年的双腿能行走了，而丈夫也答应陪她游历诸国，却被这些络绎不绝的访客给拖延了计划。

“唉！面对贪婪的人，还不如面对这些救人一命的草木……”正自喃着，一道颀长的身影忽而立在她眼前。

“嘻……落单的小娘子，小生这厢有礼了！”

伴随朗朗声音而来的，是一只无礼的手。

“放肆狂徒，竟敢调戏良家妇女？”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冷若雪身子一缩，避开他差点得逞的魔掌。然而这一定神，那张熟悉的脸孔反令她惊喜地向前一扑：“若寒？怎么是你？我以为……”

“以为哪个不要命的登徒子，胆敢轻薄剑波山庄的少夫人？”慧黠的大眼在那对英气勃发的剑眉下，俏皮地眨着。

“你呀！恶性不改！早晚有一天会遭人乱棒打死。”冷若雪仔细打量高她半个头的妹妹，问：“娘和段叔叔还好吧！仪堂呢？是不是已经很皮了？”

“老姐！你先让我透口气再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吗？”冷若寒理理被揪乱的衣襟，然后将手搭上她的肩；别担心，大家都很好。反倒是娘记挂你，特地要我出谷来看看……喏！如假包换的‘通行令’，证明我可不是偷溜出来的喔！”

她掏出的温玉，据说能让精通五行八卦的继父段郁谦卜出吉凶。除了冷家母女三人身上各有一个外，他最疼爱的侄女段仪嫣，亦是藉由这种奇玉觅得良缘。

“那我就放心了……”

虽知妹妹男儿装扮且有能力自卫，冷若雪仍不免担忧她冲动的个性会惹来祸端。不过，既然有段郁谦的“护身符”，相信她这一路必定能够平平安安。

“雪儿！”冷冷的声音来自前方渐渐清晰的身影。

与姐姐正在说笑的冷若寒，一抬头，眼波就与那对妒焰高炽的眸光相交。不消说，这个顶天立地又醋味十足的男子，肯定是她那未曾谋面的姐夫了。

“承砚哥，你来得正好，她是我……”冷若雪一时间还未察觉他愤怒的眸焰。

“我们两地相思已有两年了！”冷若寒迅速接口。

“若……”冷若雪欲制止她的胡诌，但顽皮的妹

妹根本不让她有机会。

“若——是你没听雪儿提过，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认识也不晚！”

简承砚眼见爱妻与这滑头少年状甚亲密，已经一把火烧得两拳紧握了，再加上这大胆狂徒口出不逊，如果不给他一点教训，剑波山庄的颜面往哪儿搁？

“承砚哥！”冷若雪感觉到丈夫腾腾的杀气，急忙护在妹妹面前；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让开！”平日对妻子温柔有加的他，为了这突然冒出的情敌而大动肝火；否则我会把你们之间想象得更龌龊！”

“啧啧啧，如此粗鲁无礼之人，你怎会看上的？”冷若寒故意惹毛姐夫，这样才有机会领教他的真功夫嘛！“雪儿，你闪开，让我好好教训这个被醋泡坏的男人！”

习艺多年的冷若寒，等的就是这一刻。

鼎鼎大名的简承砚耶！段叔叔曾说过，若是接得了他二十招以上，在武林高手的排行中，肯定能挤进百名之内。

“真是的……”冷若雪一眼就解读出妹妹眼中传递的讯息，无非想借此机会试练一下身手；好吧！我

懒得管你了！”

“看招！”简承砚却误会老婆与她眉来眼去，气得抽出随身长剑飞扑过去。

那少年亦一个旋身，一把梅花剑出鞘迎了上来，火花立即在瞬间擦闪而出。

诡异的是，这小伙子使的剑招似曾相识，却总在他快要探得破绽时，来个令人捉摸不定的大逆转。

“你……你系出何派？”简承砚已和她对拆了二十几招，仍然平手。

“自命风流的那一派！”冷若寒的蓄意逗弄，足以把人的怒焰煽到九重天那般高。

“可恶……”这小子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嘛！

简承砚的余光瞥向雪儿，而她居然还掩着嘴儿偷笑？原本无杀人之意的他，不禁加重了力道……锵地一声，两方的剑双双震飞了出去。

“哇，好痛！”冷若寒摸摸发酸的虎口，暗暗佩服姐夫浑厚的内力；这场比试我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你的实力证明了雪儿的眼光的确没有看错……”

“纳命来！”简承砚可不想那么轻易罢手，掌风随后而至，袭向她脑门。

冷若雪见状，立即跃上前去：“住手！”

“雪儿？”差点伤及爱妻的简承砚，连忙收掌，
“你……你还护着他？”

冷若雪没有回答，只是转身叉着腰，质问妹妹：
“若寒，你闹够没？是不是想要你姐夫休了我才甘心？”

“若寒？”简承砚惊讶得下巴差点与上颚脱节；你是冷若寒？”

这个狂放不羁的小子居然是——他的小姨子？

2

“喝，喝！”

剑波山庄的后花园里，一黑一蓝的人影正高来高去。由于只是切磋武艺，所以双方使用的武器皆为木剑，而且点到为止。

“呀！”一声短叫，黑袍少年右肩一麻而翻落下来。起身后拍拍尘土，他恭敬作揖道：“二姑娘，小喜子受教了！”

“哪里哪里！是小喜哥承让了……”冷若寒嘴上谦称着，心中却不由得高兴；原来我的身手还不赖嘛！”

一旁目睹这场比试的简承砚，忍不住摇头：“想不到雪儿的妹妹居然如此好斗，我看得飞鸽传书通知岳母大人，早点将她领回乐仙谷压压野性……”

“我倒觉得她挺可爱的。”庄主简石墨不以为意地抚须而笑；男儿装扮即如此英俊，若换回女儿身，肯定也是个俏美人。”

“爹觉得她可爱？”简承砚讶叫道；若寒才来三天，已经挑战庄内所有的叔伯，难道爹不认为她这么做，很目无尊长？”

“习武之人，无不想借他人来肯定自我。若寒长年居于幽谷，根本没有机会棋逢对手，也难怪出来后就急着找人比试。虽然她向庄里的长辈挑战，却很愿意虚心受教，也许不出三年，她的武艺可能就凌驾你之上了哩！”简石墨拍拍儿子的肩；“放轻松点，她只是顽皮了些，不至于闯什么大祸的……”

父亲的剖析虽然有理，但他总有预感，冷若寒一定会惹来麻烦——而且很快！

“禀庄主，天龙帮与山西派的掌门人求见，人正

在大厅候着。”一名属下来报。

“我去处理就好。”简承砚同父亲交换了个神色，便独自前往大厅，与天龙帮的江一龙、山西派的余炳见面。



“两位大哥，久违了。”

“简老弟别来无恙啊！”江一龙作揖问：“庄主的身体可好？”

“托福！家父还是老样子。”简承砚一直没让父亲双腿痊愈的消息外传。家仆上茶后，他才正色道：“难得两位自中原远道而来，想必有要事在身。”

“呃……”余炳看了眼江一龙，语气关心地说，“听说贵庄为了碧寒剑而不胜其扰，有感于简老弟为我们几个门派除去金不换这恶贼，于是大家苦思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碧寒剑既能留在剑波山庄，同时也阻断那些不肖之徒的觊觎。就不知……简老弟能否接受咱们的浅见。”

“哦？不妨说来听听。”

“武林中的派别不下百门，大家虽各有其长，却也如同一盘散沙，此乃因缺乏一位足以号召各派的盟

主。”江一龙见他同意地点点头，继续道：“简老弟武艺高强，行侠仗义的德风令人敬重，而由于碧寒剑的重现江湖，却给贵庄带来了困扰。为根除这个麻烦，我们想推举你为首任盟主，一来主持武林正义，二来也没有人敢对碧寒剑怀非分之想……”

“谢谢诸位的厚爱。但简某才疏学浅，盟主的重任，在下实在承受不起。”简承砚可不想让自己因为这个大包袱，而失信于妻子；武艺比我精进者多不胜数，还是……”

倏然，一道清脆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这个大好机会，姐夫怎么当烫手山芋往外推呢？”

“这位是……”江一龙见一位眉目俊秀的蓝袍少年笑吟吟地走进来。

“她是我的……”

“小舅子！”冷若寒的自我介绍，差点让她姐夫从椅子上跌下来。

简承砚有种暗叫不妙的感觉，这小妮子来干吗？不会是手痒得连客人都不放过吧！

“原来是冷公子，失敬失敬！令姐冷若雪乃名闻江湖的妙手女神医，想必阁下的医术一定也相当高

明……”余炳打量着说。

这秀气公子一派斯文，应该同他姐姐一样，是个不懂武艺的弱书生吧！

“哪儿话！论医术，小弟可差远了。”一听别人夸奖自家人，冷若寒的得意之色明显地跃上眉梢了。

不过，以她的年纪自称“小弟”，好像有点……

“若寒！不得无礼！”若非还有客人在，简承砚真想一把将她拎进后院。

“难得冷公子不见外。”江一龙挥手示意少庄主，他们不会见怪。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啦？”余炳突然想起该回归正题了。

“推选武林盟主那一段！”冷若寒一屁股儿坐了下来，无视于姐夫怒瞪的眼。

“对对对！”余炳继续说：“放眼武林，没有人比简老弟更合适盟主的位子了。就请你委屈点，接受我们大家的建议。”

“余大哥的盛情，简某谨记在心，但我心意已决……”

简承砚边说还边看着冷若寒，正担心她会不会火上加油时，果然——

“既然姐夫如此坚持，而大家的诚意又这么够，不如换个方式，来解决盟主悬位已久的问题……”冷若寒见江一龙等人期待的神色，清了清喉咙；既是武林盟主，当然得要武艺高强。以公平的比武方式来决定，相信大家都不会有异议。”

“若寒！”简承砚立即怒声制止，这荒唐的办法亏她想得出来？

要知道，搞比武大赛来选盟主，选上的人是黑道是白道尚不得而知，恐怕好不容易平静的武林，又要掀起狂风巨浪了。

“至于盟主的信物，当然是那把威力无比的碧寒剑啦！”冷若寒顽皮地朝简承砚眨眼；姐夫，到时候你会割爱吧！”

“你……”简直是存心打鸭子上架嘛！

为了镇庄之宝，他能不加入这场比试？

“好方法！”余炳也跟着起哄，而且还把眼波转向简承砚；就不知简老弟是否……舍得那把碧寒剑？”

“如果能以碧寒剑换取武林的和平，剑波山庄定当义不容辞！”

而出口承诺的，竟然是坐着轮椅进来的简石墨。

“爹！”父亲为了那把剑而残废十多年，想不到他

这么轻易答应拱手让人。

“多谢简庄主！”江一龙与余炳为了他的干脆而欣喜。

“就这么说定了。”简石墨以眼神示意儿子，他的心意已决；至于比赛的细节，就让诸位多担待了，”



比赛地点选在大凉山的瑞云坡，时间则定在六月十五开始。

这场武林盛会汇集了诸派好手，有的为盟主之名，有的为宝剑之利。简石墨早对名利看淡，如果能借此机会甩掉名剑之扰，他何乐而不为？

“相不相信，你妹妹一定会参赛的。”简承砚私下对冷若雪说；“刀剑无眼，可不比我们与她的‘点到为止’，到时候若有什么损伤，你教我如何向岳母交代？”

而妻子仿佛没听进他的话，兀自支手撑颚道：“如果若寒能打败所有的参赛者，那将是有史以来，第一任的武林女盟主耶！”

荒唐！女人家怎么能担任一盟之主，世上有哪个男人愿意听其差遣的？

噢！天哪！他岳母祈姬儿是个再正常不过的贤妻良母了，却生出了这样一对满脑子怪异思想的姐妹；而他，却偏偏娶到其中一位！

他突然感到头没由来地疼了起来。

“我觉得你们的个性全像外公，无风也能起浪……”简承砚无力地说。

“谁说我们像他来着？”这冷若寒的耳朵还真尖，说人人到了。

“若寒！”冷若雪总算从幻想中回了魂；“怎么样？这次的比赛有没有把握？”

“雪儿！”求求你别再兴风作浪了！

“姐夫，我是很尊敬你的，但请你别把我们家优良的血统跟那老怪物扯在一起！”

“老怪物？”冷若雪不意妹妹突然提起外祖父，还不解地问：“外公他怎么样了？”

三人之间似乎一直在“鸡同鸭讲”，简承砚觉得自己的头疼在加剧当中。

“你叫他外公？难道你忘了爹是怎么死的？”

每每想起父亲莫名死在那老顽固手里，她就愤恨得想冲上蜈蚣岭砍人，但她娘祈姬儿说什么也不肯答应。好不容易满十八岁了，加上段叔叔的一番游说，

她娘才愿意让她下山见见世面，殊不知她这次出谷打的主意，全是如何报杀父之仇。

“可是，他不也帮娘牵了和段叔叔之间的红线作为补偿？”冷若雪心虚地降低尾音。

“呸！这哪是他的功劳？是段叔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冷若寒阴恻恻地一笑，“一旦取得盟主的地位，我马上号召各大门派，把蜈蚣岭夷为平地！”

“恐怕娘不会让你这么做的！”冷若雪牵起妹妹的手往外走，带着商量的口吻说：“不如这样吧！他老人家很爱面子的，你就把他最宝贵的长胡子砍下，泄泄恨算了……”

天！这家子的爱恨情仇可真复杂！

望着她们姐妹离去的身影，简承砚不禁为外公摇头——他的大祸快临头了！



比试的场所划分为十处，乃是为了迅速淘汰掉武功较差的人选。剑波山庄的人都被排在贵宾席，而且享有决赛时才出场的优惠权，因为大家都知道，上至简承砚，下至他的属下银可贵、铁恨钢……皆非泛泛之辈。

就可惜了，他们漏掉了一个有如羔羊般柔弱的高手！

由于参赛者太多，以至初赛、复赛即费时十天，到最后只剩三位入围者。好赌的中国人总不放弃任何下注的机会，在决赛前的最后一刻，还能听到庄家的吆喝声——

“下下下！下好离手！”

而犹豫的人们，则在那三张简介中指指点点。是来自京城的富家公子独孤诺会胜，还是西疆的欧阳飞会赢，或者……河北的诸葛青？

“这么巧！都是复姓？”

观战多日的冷若寒，也在评估这三人的能耐，算计着该先向谁挑战比较不费功夫，因为聪明的人，得把实力留在最后。

“依我看，那个独孤诺身手不赖，获胜机会比较大……”她听到银可贵向庄主耳语；而且感觉为人比较正派，不像欧阳飞浑身的邪痞。”

好吧！那么她就先向最弱的诸葛青挑战，除非不得已得跟欧阳飞对打，否则她不想这么早弄脏自己的手。

“在下冷若寒，斗胆向诸葛前辈请教！”一个飞

跃，她已跃入围场中。

“这是——”

葛青以为剑波山庄会派个名气响亮点的高手，没想到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冷公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评审之一的余炳，不免为她捏把冷汗。

诸葛青以经营保镖为业，在江湖上可谓数一数二的人物。尤其他惊人的内力，能同时震开四个武孔有力的壮汉，这单薄的少年恐怕还没出招，就被人家震断全身筋脉了。

“放心！”气氛正紧张，她竟还比得出胜利的手势。

诸葛青见剑波山庄无人出声，便礼貌性地作个揖，开始了这场龙争虎斗。只见那少年刷地抽出一把梅花剑，他心中不禁轻敌。

“嗟！一个大男人耍这种女儿家的兵器，也难怪一副娘娘腔的模样了……”

然而接下来的凌厉剑招，马上教他胆战心惊了。

这少年的梅花剑快得有如数剑同使，虚实更是难以捉摸，即使他的内力深厚，但兵器方面显然略处下风。而且冷若寒的步伐配合着五行之术，诸葛青感到

自己像被拉入对方步步为营的陷阱中，几乎快要招架不住了。

“哇——”

全场为之哗然，因为诸葛青所耍的判官笔已飞脱出手。

“剑波山庄果然卧虎藏龙，老夫佩服……”忍住欲落的老泪，诸葛青绝望地下台。

裁判团立即宣布，第二组人员比试开始。欧阳飞率先发难，他耍的是九节鞭，而独孤诺则以一把玉箫护身。

表面上，两人兵器的长短差距甚大，独孤诺似乎吃定了亏；然而几招之后，众人却不得不佩服他的远见，由于长鞭对近在咫尺的敌人难以发挥功效，只见那象牙白的玉箫，迅速攻入欧阳飞的虚门……

一声闷哼，欧阳飞已捂胸倒地。

“承让了！”独孤诺有礼地朝大家作了个揖。

而观战的冷若寒，则眼尖地发现欧阳飞诡异的动作：“小心暗算！”

她的善意警告，让独孤诺及时来个回旋踢，一并踢掉欧阳飞手上的毒针。

“比武重在切磋武艺、点到为止，阁下为何用这

种卑鄙的手段？”

按照大会规定，使用不当手法者将被动以私刑，而且永远逐出名门正派之外，评审团立即命人围住他。但欧阳飞亦非泛泛之辈，早在众人动手前，就已经投下五色烟幕弹，逃之夭夭了。

“多谢兄台相救。”独孤诺不忘在混乱之际向冷若寒道谢。

“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与这玉树临风的男子一对视，她竟没由来地红了脸。

“欧阳飞那浑球将被武林永远除名。”江一龙宣布：“现在进行最后决战。”

同样的书生气质，武艺也同时超乎年龄地高深，所以无论由谁获胜，都将是历史以来最年轻的武林盟主，观众无不屏息凝视他们之间的动静。

冷若寒这回使的剑法比刚刚对诸葛青使的招数更加复杂快速，忽而虎虎生风，时而阴柔绵密。而独孤诺的手亦转得飞快，好似有根无形的线，让那玉箫与他合而为一、同进同退。但，冷若寒总觉得对方并没有发挥十成的功力。

“好俊的功夫，独孤兄切莫因为方才的事，而故意放水……”

“哪里！是冷兄处处留情了……”其实他是真的无意取胜。

两人见招拆招的同时，还能气定神闲地交谈，可让所有的观众都看傻了。究竟是他们的功力太深了，或者只是虚弄招式而已？这场比赛已经进行快一个时辰了。

“不行！再拖延下去不是办法，不如我向前一扑，故意露出虚门……”

独孤诺虽有自信致胜，但他的本意只想交剑了差，参加比赛无非是想探探剑波山庄的虚实。既然确定将由这少年夺得宝剑，他已有十足的把握，趁夜从他身上偷回。

“咦？这是……”

冷若雪讶异对手怎会突生破绽，难道他不想赢了吗？这一迟疑，她甚至忘了护住前胸，任由独孤诺的手飞抓而来……

“啊！”是个女的？

虽然及时收手，独孤诺已十分肯定，方才轻触到的是一副阴柔之躯。这位打败决战级高手的嫩少年，居然是个女的，难怪长得唇红齿白……

他饶是兴味的眼眸与微扬的唇，让冷若雪明白，

自己的身份已被识破。

但，独孤诺为何没有当场揭发？或者……他是故意的？

“可恶……”一想到被这男人白占了便宜，她又羞又愤地涨红着脸，剑法亦随紊乱的呼吸，变得毫无章法可循。

“若寒是怎么啦？光红着脸也不快点动手？”观战的冷若雪焦急地说。

“毕竟是女孩子……”简承砚看穿比试的两人在瞬间变化的微妙关系，“幸好她还懂得什么叫‘害臊’。”

“这奇女子是剑波山庄的什么人？简承砚怎么会让她出赛的？”

独孤诺打量她窘状的同时，已做好退场的准备。他故意一个旋身与冷若寒的剑相触，便让玉箫飞脱出去……

冷若寒当场愣了愣，自己根本没使力，怎么就赢了呢？

“恭喜冷公子，在下输得心服口服……”话落，他便翩然跃下台，没入人群中。

“盟主！盟主！盟主！”群众的呼喊，迅速拉回冷

若寒的游魂。

这些评审们都是白痴呀！难道看不出人家是有意相让的吗？

“这个盟主我不当，胜之不武嘛！”

说着冷大小姐便收剑入鞘，然后用头离去，高呼的群众无不愕然。

怎……怎么会变成这样，盟主之位居然——从缺？



“他实在欺人太甚了，居然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独孤诺的蓄意诈败，令心高气傲的冷若寒更怒不可遏，她要的，是结结实实对打一仗；不行！无论如何得讨回这个面子，我要找他再比试一次！”

“算了吧！既然人家慷慨让出了位子，你就大方地接受吧！”冷若雪一副与有荣焉的得意状；娘要是知道你当了盟主，肯定赞许有加的。”

“我才不稀罕！赢得一点都不光彩……”

正说着，板着一个臭脸进来的简承砚，锵地一声把剑按在她桌上。

“这是你比赛赢得的奖品——”碧寒剑是也！

“姐夫，你当真以为我要这支‘扫把剑’啊？带着它的话，不成天有人找我麻烦才怪呢！”

在剑波山庄的第一天，她就看过这把锋利无比的宝器了。说实在的，这么沉重的兵器，并不适合女儿家使用。

“你的自作主张已经带来麻烦了！”简承砚气恼地说：“现在大伙儿全追着逼问我，你要何时‘登基’？甚至有人问我你娶亲没，想把女儿往这边塞呢！”

“哇！可惜我无福消受美人恩，如果姐夫不介意的话就……”送给你吧！但看雪儿姐姐立即投来一记卫生眼，她硬生生地转为：“说我天生性无能、无法人道……”

“噗——”正想喝口茶顺顺气儿的简承砚，当场把水喷出来。

亏她一个姑娘家，说得出这么不害臊的话！

“总之，我是绝对不会当什么盟主的。剑，我更没兴趣收藏。本以为姐夫也会参赛的，谁晓得你真那么大方要拱手让人。”她把剑推回去：“不好意思为姐夫添了这么多麻烦，明儿个一早，我就起程回乐仙谷。”

“你——”居然想拍拍屁股走人？！

“若寒！你姐夫绝对没有意思要赶你走……”

难得姐妹相聚，冷若雪可不愿意这么快又分离。

“我知道。可是，我若继续留在这里，姐夫一定会被那些找我当盟主的人给烦死的。”总算她还有点良心，“就这么说定了，如果余大侠他们再来的话，请转告一声，说我云游四海去了。”



三更时分，仍无睡意的冷若寒乍然听到屋外有人，警觉地抄起剑去察看情况。果然，一道可疑的黑影在前方掠过。

“如果能亲手将贼人拿下当作赔礼，姐夫或许就不再生我的气了。”

这个念头让她没有惊动任何人。只见那团影子鬼祟地溜进剑室，出来时背上已多了个长包袱。

“果然不出所料，这人是来偷剑的……”悄然跟踪到后山，她才放声喝道：“臭贼儿，别逃！”

岂料那人突然住脚，转身过来面对她。

“是你？”独孤诺！

“失礼了，冷姑娘。”当场被人赃俱获的他，竟然面无愧色地朝她笑了笑。

“你知道我……”是个女的？“你明明有机会赢我的，为何先临阵脱逃后，再溜回来偷这把剑？”

“因为我同冷姑娘一样，不喜欢当什么武林盟主，可是我又急需这把剑。”他作揖央求道；“既然姑娘当面将碧寒剑推给简大侠，不如干脆借给我去救一个人。”

“你还偷听了我们的谈话？”此人的轻功真是了得，连姐夫也没察觉隔墙有耳；“你说要拿剑去救人，救的是什么人？”

“这……请恕在下难以奉告。”独孤诺旋身欲走。

“慢着！我还没答应把剑给你哩！”她纵身横在他面前；“这剑原是我姐夫的，就算要借，也得当面跟他说清楚。”

“若是能够光明正大向剑波山庄借剑，我何需偷偷来着？”独孤诺分析道；“说不定人还来不及救，这剑就被各大门派的高手给截走了。”

“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还给剑波山庄？”虽然她直觉这位独孤诺不似有私吞宝剑的意图。

“冷姑娘，你信不信得过我？”独孤诺突然抛下武器以示诚意，走到她面前。

“我……”被那深邃的眼眸一望，她的舌头居然

不中用地打结了。

“若非情势所迫，在下绝不会使用这等下三滥手法。独孤诺向天发誓，一旦危机解除，定将宝剑送还剑波山庄。”

他一脸的凛然与浑身的正气，震得冷若寒心跳如擂鼓。

“如果……你没有把剑送回来，我去哪儿找你？”

问完后，她才觉得自己好白痴。人家若是有意骗剑，又怎会老实说出藏身地点？

“江湖上也许没有我独孤诺这号人物，但在下于京城却颇有名气。”独孤诺一个飞跃，已在数丈外，“你若不放心，可以到京城来找我——”

“喂！”冷若寒望着那没入山林的身影出神良久，“你不会骗我吧！独孤诺……”

半晌，她才猛然想起——

“糟了！丢剑的事，我怎么向姐夫交代？”

3

偌大的街道，人们光鲜的衣着，琳琅满目的商店……吸引了初至京城的冷若寒的目光。哇！果然是天子住的地方，这京都的繁华几乎要令她乐不思“蜀”了。

“唉！要不是满口保证一定会把碧寒剑追回来，我才不想那么快回蜀地哩！”

为了取信于姐夫，失剑当晚她便以利刃划破自己的手臂，谎称被不知名的高手暗算，并自愿负起追回失物的责任。冷若雪当然不愿让她涉险，而简承砚更不以失去宝剑为意，打算就此作罢。

“不行！淑女一言，驷马难追！”于是她不顾众人反对，就私自出庄了。

平心而论，追剑事小，找人——事大！

以独孤诺功夫如此了得之辈，尚需借宝剑来助阵，足见他冒的风险必定不小。冷若寒与此人不过两

面之缘，却不由得为他担心。也许……也许他需要帮忙也不一定！

“请问……”她在一家酒栈用膳时，顺口问：“我来京城想找一位独孤诺公子，不知掌柜的是否听闻过这号人物？”

“独孤诺？”那位掌柜看了她一眼，道：“客官是否想找独孤家的二少爷——风流公子独孤诺？”

“风……风流公子？”冷若寒为这名号感到有些愕然。

“是呀！”掌柜的点点头：“是不是长得气度非凡，又一派潇洒的俊俏公子？”

俊俏？

“他是……还长得不赖啦！”而且让人忍不住多看一眼。

“岂只不赖而已？简直潘安再世！映月胡同所有的姑娘们，哪个不巴望嫁给他当小妾？”掌柜的说得口沫横飞。

“映月胡同？”冷若寒满眼的的不解：“那是什么地方？”

“瞧你这模样，应该是外地来的吧！”掌柜的瞥了她一眼：“我可奉劝公子一句话，映月胡同那地方是多

金大爷去的场所，你若没什么钱，就别跟人家玩女人……”

玩女人？这掌柜的说到哪儿去了？

“喂！我问的是独孤诺的住处，你跟我扯这些干什么？”冷若寒不耐烦地丢下一锭银两，怒问：“他到底住哪里？”

“长安二街独孤府！”贪心的掌柜立即放亮照子。看在这银子的分上，他送上额外的情报：“不过你很难找到人的，也许在映月胡同可以见到他的踪影。听说雅乐小筑来了个漂亮姑娘，只要有美人的地方就有独……喂！公子，你菜还没吃完哩……”

怒气冲冲抄起包袱的冷若寒，已窜入人潮中。



独孤诺与李承乾在雅乐小筑门口相遇了。这并非偶然，而是用银票打通其属下，得知好色的太子今晚将来此处一睹佳人。由于探得碧寒剑尚未送进宫，而据他数天来的跟踪与观察，李承乾随身侍卫所负的长包袱，说不定正是那把宝剑。

“李公子，这么巧？”

在宫外，他们向来与皇族的人很有默契地不行君

臣之礼，以免引起骚动而坏了彼此的玩兴。

“独孤诺？”李承乾朝一围而上的贴身侍卫挥手，示意他们别惊惶；果然是风流成性，这洛阳名妓才在长安落户没几天，你就登门拜访了？”

“听说施姑娘今晚要接待一位多金大爷，想必是李公子了，看来咱们兴趣相投喔！不过，美人当前，恕独孤诺不得不冒犯了……”他迎向前来接客的老鸨，道：“周嬷嬷，这事儿你得帮我做主！”

“独孤公子？”周嬷嬷微愣了下，随即堆出笑容，“真是稀客稀客，老身以为你把咱们雅乐小筑给忘了呢！呃？刚才你说要我做什么主来着？”

“是这样的，在下三天前曾上门预约施小姐的档期，由于身上的银两不够，负责排班的小厮竟然未等我凑足钱，便把机会给了别人。周嬷嬷，当初我是怎么照顾你们雅乐小筑的，难道你会为了那区区千两，就放弃掉我这掷金万两的常客？”

“周嬷嬷，我既已付下定金，施姑娘今晚理应由我独占，岂可凭他三言两语就失信了呢？”李承乾不禁恼怒。

“这……这……”周嬷嬷期期艾艾地不知如何回答，怎么会出这种乌龙事件？

惨了！一位是新上门的大财主，一个是忠实的老顾客，这纠纷该如何解呢？

“独孤公子既然是咱们院里的老主顾，不如你明儿个再来，我给你打个大折扣，可否今晚让媛媛先……”周嬷嬷满是歉意地调解。

“不行！”独孤诺没有让步的意思；是你自己派人送请柬邀我到此赏光，而且言明以我为优先招待的贵客，这请柬我还特地带来了呢！”

独孤诺拿出的证据，登时教她哑口无言。起初因为不确定施媛媛能否让雅乐小筑重回过去的风光，才想找老客户帮忙的。老实说，类似的请柬她送出不下十余封，若是大伙儿全挤在今天向她要公道，那她周嬷嬷可能得以死谢罪了！

“独孤诺，你摆明了跟我抢是不？”若非顾虑到自己的身份不便将事情闹开，李承乾早命属下与这猖狂之徒卯上了。

“李公子，我想你也不便仗着自己在朝中的势力与我计较吧！那可是很失‘令尊’的面面喔！”他皮笑肉不笑地说；“不过，为了不伤彼此的和气，不如你我二人共度今晚的良辰，如果施姑娘不介意两个男人在她面前争风吃醋的话。”

“不介意！不介意！”周嬷嬷马上顺着台阶下了，
“至于今晚的酒菜我请客，算是给二位赔不是，就请
李公子大人大量，饶过我这把老骨头吧！”



安置妥客人后，周嬷嬷穿过回廊时，不禁暗吁了
口气，总算把他们摆平了！

自从杨盼盼出阁后，雅乐小筑很久没有出现宾客
满门的盛况了。而如今，就算她多笑老十条皱纹也不
觉得可惜，可以预期的，这位被重金礼聘来的洛阳艳
妓，将可为她赚进大把的银两。

独孤诺出手一向大方，而李公子似乎也是出身贵
胄，只要媛媛好生伺候这两位火山孝子，雅乐小筑往
后必当是财源滚滚！

“媛媛！”来到施媛媛的门前，她敲门问道：“准备
好了没？需不需要嬷嬷帮你梳个风情万种的流云髻？”

由于屋内没有任何回音，周嬷嬷便推开门，跨脚
进了绣房……

这丫头不会是睡着了吧……啊——”脖子上突然
横来一柄短刀，可吓坏她了。

“想死的尽管出声！”一道细细的声音冷冷地威

胁；“否则就乖乖闭上嘴，照我的话去做！”

“我闭嘴！我闭嘴……”因为床上横着的两具身躯，就是最佳的示范。周嬷嬷颤声问：“你……你杀了她们？”

听说近来有位人人闻之色变的采花贼，雅乐小筑好不容易请来的台柱，不会因为树大招风，而被这淫贼给白白“吃”了吧？

“她们只是暂时昏过去，不碍事的。”冷若寒示意她走向衣柜；去挑一件最漂亮的衣裳来给我穿！”

“你？”周嬷嬷瞪大眼，简直不敢相信这人模人样的公子，居然是个……变态？

“别傻愣在那儿！”冷若寒摘下候帽，冷笑道；我命令你把我打扮成施媛媛！”



“二位公子，我们媛媛姑娘来了……”

周嬷嬷强颜欢笑地跨进了红阁。幸好有十斤的脂粉掩盖，否则她那苍白的脸色，早就露出“事情不妙”的破绽。

随着她臃肿身子的挪开，一名着鹅黄衫的窈窕女子，便来到客人面前盈盈一福。

“媛媛见过李公子！”半掩的蒲扇终于撤去；见过独孤公子……”

“仙女？”李承乾失态得差点滴下馋涎，而独孤诺亦是为之惊艳得目瞪口呆。

这世间居然有此肤似冬雪白、容若夏桃艳、眼如秋水波、神比春山秀的美人儿？

“怎么？”冷若寒娇媚地自抚颊侧；是媛媛脸上有东西，还是长得不好看？”

“不不不！好看极了！好看极了！”李承乾已经迫不及待伸手过去；美人儿，过来本公子这边……”

“等等！”独孤诺早一步拉住她，往蒲团上一坐，“刚刚说好的，媛媛姑娘要坐中间弹琴给我们共赏……”

触手的刹那，这女子细致滑嫩的肤质，教他的心魂微荡了一下。

“你——”李承乾气得挥袖而坐；周嬷嬷！还不去拿琴？顺便把酒菜送上来！”

“呃……是！马上来！”其实周嬷嬷自己也看傻了。

这位自称姓冷的公子转眼间竟成了俏姑娘，已经够教人吃惊了。方才她那妩媚的娇嗔态，浑然是做这

一行的料，怎么看都无法将她与前一刻凶辣的狠样联想在一起。

酒菜与琴送上后，冷若寒便以眼神示意老鸨退下，李承乾亦撤开侍卫。

“李公子，想听媛媛弹什么曲儿？”

独孤诺惊艳的神态尽入她眼底，冷若寒决定先气气这好色之徒再说。

“媛媛姑娘弹的曲儿，李某都爱听！”李承乾不料自己会受到她殷勤的款待，马上忘记自己什么德行了。

“那好吧！奴家就先来一曲《秋寂》……”话落，铿然的琴音自她指尖泻出。

既是与秋有关，少不了萧瑟凉意，这曲子其实并不适合取悦上门寻欢的客人，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李承乾哪听得出曲中意境？他的魂早被美人儿直抛来的媚眼给勾走了。

受尽冷落的独孤诺，当然满腔不是滋味。虽然狎妓并非今晚的目的，然而佳人的一颦一笑，却如沉海的大石，卷起他从未翻涌的情波。偏偏施媛媛撇下英俊潇洒的男子不要，净是跟着既跛足又其貌不扬的李承乾眉来眼去，她的眼睛难不成被牛屎糊到了吗？

倏地，哀愁的乐曲骤转成杀气腾腾的音律，尖锐得教人毛骨悚然。

李承乾只是微微一皱眉，而独孤诺却由醋意转变成戒意。这姑娘的十指快速地交错着，婉约的笑意难掩眸中蓄势待发的锐利……“咚”一沉声，琴弦陡地扯断。

她会武功？独孤诺蓦然有此直觉。

“哎呀！有没有伤着？”李承乾不放弃任何可以触摸她的机会。

“不碍事的……”冷若寒故意把目光转移到他桌上的长包袱；李公子，你随身带着这东西是啥宝贝来着？好像很重要的样子……”

“这呀！”李承乾故意把音调扬得半高；这里头是一把名剑，听说不仅唐太宗欲重金获赠，连武林中人也为它争得你死我活……”

难道是碧寒剑？

冷若寒不禁回瞥独孤诺一眼，猜想不透此剑何以会落入他人之手。

“那公子怎敢把它带在身上四处招摇，难道不怕有心人士起歹念？”她好奇得巴不得立即拆开来看个分明。

“怕什么？我有保镖随侍在身，而且……”李承乾嘿嘿两声；这剑还是独孤公子转赠予我，用以交换一个叫杨盼盼的小妾。唉！没想到她这么快就失宠了，独孤老弟呀！你出门前有没有跟盼盼说一声啊？”

他是蓄意挑拨的，想让施媛媛对独孤诺没好感。果然，这句话重重刺激了她。

小妾？他居然拿碧寒剑去交换一个女人？

火上心头的冷若寒，忍下抽剑将这满口仁义道德的伪君子大卸八块的冲动，堆出足以化掉男人骨头的粲笑。

“这么有名的剑，可否借奴家一睹为快？人家想看看它长什么模样，足以让李公子割舍爱妾而换之……”

“哎哟哟！我的小心肝，原来你在吃醋啦？”心花怒放的李承乾，拉起她的柔荑；可是这剑很锋利的，若是不慎误伤到你，那我可心疼死了。不如，你跟我回府里，我家里多的是金银珠宝，比这剑好看多了……”

“我不管！你一定要让我先看一眼再说，不然，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吹牛？”冷若寒努努嘴，兀自把手搭向长布包。

“小……”独孤诺才想出声警告，突来一阵异风，灭了室内的烛火，而后即听得施媛媛的尖叫与李乾承的闷哼，他就知道——迟了一步！

“发生什么事了？”

闻声的周嬷嬷与侍卫，匆匆提着灯笼跑进来，冷若寒已不见人影。

“公子受伤了？”侍卫扶起一脸是血的主子，同时发现——“啊？包袱不见了！”

“可恶……被她逃了。”独孤诺的眼睛，则还在望着楼下那抹远去的黑影。

“媛媛！媛媛！”李承乾恢复意识后，倒先急着找美人儿；该死的！哪个吃了熊心豹胆的，敢抓我的女人？”

“就是施媛媛她本人！”独孤诺在心中应道。

只是这现象太不单纯，为何太子在失剑后一点也不焦急，反倒为施媛媛的安危而大动肝火？嗯！在事情未查明前尚不需道出疑点，何况……那么漂亮的女人若是落入李承乾手里，未免也太可惜了。

“周嬷嬷！你知不知道是谁挟走媛媛的？”李承乾怒问。

由于被迫吞下毒药丸，周嬷嬷哪敢吭气？冷若寒

答应她，如果好好配合的话，明天就可拿到解药了。她也知道这么做会惹来麻烦，只是不明白那姑娘何以能做得这么干净利落，既然如此，不如……

“哎呀！莫非是玉面蜂王？”反正这个淫贼已经犯案累累了嘛！

“玉面蜂王？”李承乾从未听过这号人物。

“此人是个恶名昭彰的采花贼，据说武功十分高强……周嬷嬷何以猜是他？”独孤诺饶是兴味地盯着老鸨，想听听她如何自圆其谎。

“不瞒二位公子，媛媛之所以由洛阳转驻长安，乃因不堪玉面蜂王的骚扰。这淫贼不知凌辱了多少姑娘，没想到媛媛千逃万躲，也飞不出他的魔掌……”

周嬷嬷说得声泪俱下，心中却盘算着：该如何让真正的施媛媛重起炉灶？

“这可恶淫贼，我一定要将他捉拿到案，处以极刑……”李承乾被侍卫背了起来，出去前不忘丢下警告：“独孤诺，别以为今晚的事你能置身事外。若非你的扰乱，我和媛媛早在床上快活，这笔账咱们就记上了！”



“该死！他居然骗我？这东西拿来杀猪，我都嫌钝！”

冷若寒低咒地踹着地上的破剑。不过，李承乾以一把破铜烂铁四处招摇，固然令人不齿，而独孤诺居然将她好心相借的宝剑拿去博得女人欢心，则更令她发指。

映月胡同的姑娘，都巴不得嫁给他当小妾呢……

酒栈掌柜的一番话再度浮出脑海。原来独孤诺是个红粉知己满天下的花花公子，真枉她错看了！

“独孤诺，我冷若寒若是不亲手将你碎尸万段，便誓不为人……”

然而眼前最重要的事，是把碧寒剑追回来。她静下心来想了想，李承乾再没眼光，也不至于把这破剑当宝贝，除非——真品还在他家！

正想四处打听姓李的住处，有关独孤诺的消息，却在酒栈间流传到她耳里。

“独孤家的二公子被屯飞营除名了，而且降罪剃度为僧，已经在万佛寺出家了呢！”一位官家子弟模样的紫袍公子说。

“为什么？”同桌的灰袍公子愕然问：“究竟是犯了什么罪，而以出家来处罚？”

“早先是淑妃娘娘欲将新城公主指婚给他，孰料独孤诺居然不给面子，加上太子前天遭人暗算，他人在现场却保护不力，娘娘便吵着皇上要重重治罪。”紫袍公子答。

“杨盼盼失去了依靠，说不准会重振旗鼓，那咱们又有机会了！”灰袍公子显然已经很哈那个女人了。

“独孤诺这下子出家当了和尚，看他往后怎么风流快活了？”紫袍公子忍不住大笑出声：“有趣！这简直太有趣了！哈哈——”

眼前突地闪出一名横眉竖目的年轻人，猛然一个声响，居然将桌子劈成了两半。

“兄……兄台想干什么？”两位公子吓得脸都白了。

“喜欢幸灾乐祸是不？”冷若寒扬扬手上的剑：“小心我一剑把你们阉了，看是当和尚比较不幸，还是当太监可怜？”

“小兄弟……”灰袍公子颤声道：“请恕我们二人失礼，我等并不知道阁下正好是独孤诺的朋友……”

“朋友？”冷若寒的目光凌厉地扫了他一眼：“独孤

诺他也配？”

“那……那你们到底是……”是友是敌？

“别问那么多！”冷若寒没有回答紫袍公子的话，冷然问：“你只要告诉我，万佛寺在哪儿就行了！”



得知仇人因降罪而出家，她理该觉得痛快的。但听到别人在独孤诺背后幸灾乐祸时，她却压抑不出出面代为教训的冲动。

该死！我干吗那么护着他？这是他罪有应得呀！

思绪起伏间，她来到坐落于城西的万佛寺。这家寺院饶是油水不少，不仅外观金碧辉煌，寺内的格局都大得有若一座迷宫。循着殷殷传诵的佛音，好不容易摸到他们做晚课的地方，隔着窗棂，她看到一群闭目凝神念着佛经的光头和尚……

咦？到底是哪一个？同款的僧袍，又同样的一头光，乍看之下，恐怕连自己的亲爹也很难分辨得出！

眼花缭乱之际，她决定再到别处去碰碰运气。果然——

“不愧是富家公子，一出手就十两。”一位提着食盒的小沙弥，向提灯笼的同伴笑道：“往后有独孤诺这

座靠山，咱们可不愁吃穿了。”

“小声点！别让其他人知道，否则就更多人分这杯羹了！”另一位沙弥说。

暗处中的冷若寒，直呼“瞎猫碰上死耗子”，悄然跟了过去。

“言若师弟，我们送点心来了！”他们在一扇门前停住。

“多谢师兄！”门开后，伸出来一只手把食盒拎进去，“往后就请两位多关照了！”

两位沙弥一离去，冷若寒立即贴近门缝。只见室内摆着一只大木桶，看似澡堂之类的地方。而一位身着僧袍的和尚，正坐在木桶旁大口地吃着酒肉。

她一眼就认出那张熟悉的脸庞。只是，老天爷待这男人未免也太宽厚了吧！

虽然剃光了头，那颗弧度完美的头形非但无损英俊，更甚者，增添了一份儒雅之气、空灵之质……冷若寒的心跳猛然加快了速度，一时之间，她竟分不出是基于“怒见仇人”，或者——“情悸难抑”。

不！这种六根不净的佛门败类，下手绝对不能留情！

她甩甩头，狠下心来将门一踢，喝道：“枉你皈依

佛门，居然在此大啖荤食？”

“冷若寒？”独孤诺陡然被吓掉手上的鸡腿，愕然问：“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出家？”

“风流公子沦为秃驴的笑话，早传遍了京城。”冷若寒冰着一张脸问，“我来只是要问你，你想‘救’的人可救回了么？”

“多谢关心，在下要救的人已安然无恙了。”独孤诺拱拱手。

“哦？那么……碧寒剑应该可以还我了吧！”她倒想听听他如何交代。

“这……”果然他面有难色；不瞒阁下，那把剑目前尚在一位‘朋友’家中，过些时日我便会将它取回……”

“骗人！”冷若寒啐道：“若非我千里迢迢追来，恐怕你早把这档事忘了！”

“独孤诺是个重信诺的人，绝不会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他反驳。

“是吗？”她冷哼一声：“你光还那些风流债就还不完，哪记得欠我的这一笔？”

“姑娘何出此言？”颇有伤人的意味！

“我不想跟你多废话，你只要告诉我，那把剑在

哪儿？”她将剑尖指向他；等我拿到手之后，再与你正式比划一场！”

“你想自己去取剑？”独孤诺摇摇头；“那个地方不是任何人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场所……”

“笑话！天底下没有我冷若寒要去而去不得的地方！”她嗤了一声。

“也包括皇宫？”独孤诺交叉着双臂苦笑。

“皇宫？”冷若寒脱口问道；“怎么会在皇宫，你不是送给李承乾了吗？”

“你知道……”我送给了谁？独孤诺才想问明，门口蓦然传来脚步声，他立即将冷若寒往后推；“快躲进去！别让人家发现了！”

“你——”冷若寒未料他突来这一招，低呼一声，便跌入木桶中。

独孤诺跟着跃入，待门被推开时，他已撤掉僧袍，安然泡在水面。

“言若，这么晚了，你为何还一人在此？”问话的是一位年约六十来岁的老僧。

“弟子刚刚打扫完后院，现在才偷空来洗澡……唔！”他闷哼一声。

因为躲在水底的冷若寒，冷不防捏了他一把。

“你洗澡还顺便洗衣服？”另一位和尚瞄了眼飘在水面的袍衣，说：“若是新城公主知道万佛寺有怠慢之处，方丈他可承担不起。”

“是呀！往后这种小事叫无尘去做就行了……”老方丈说着便要告退，“待会儿这地方让无尘收拾，你早点歇着吧！”

“是！弟子恭送……”其实他也只敢立在浴桶中目送。

“哇！憋死我了！”头一窜出水面，气喘吁吁的冷若寒才发现：“你、你……”

居然只穿着一条裤子？

“原来——”而独孤诺却陡地抓住她的手腕，惊喜道：“你就是施媛媛？”

若非那对因水而化掉的粗浓眉黛，浮现出它细如柳叶的原形，独孤诺料想自己永远也猜不透，为何乍见施媛媛时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而冷若寒亦惊觉，头上的幡帽已掉在水里，散开的长发及湿濡衣物下所显现的女性曲线，更是完全暴露在他闪着火簇的瞳心中。

“下流！”

猝不及防地，她给了他一个响脆的巴掌，然后夺

门逃了出去。

4

一身夜行衣的冷若寒，悄然翻上了高墙。这守卫森严的皇宫，不知是万佛寺的几百倍大，想找碧寒剑的确有如大海捞针般困难。

那个地方不是任何人说来就来、说去就去的场所……

“区区一个皇宫，能难得了我？”独孤诺的话激起了她的好胜心。

经过数次的夜探，她猜测碧寒剑可能放在大安宫的藏剑阁。顺利的话，说不定今晚就会有所斩获……
蓦然，有位老太监提着灯笼渐渐地走近。

“不如抓他来问明白，省得我花时间搜寻……”
冷若寒伶俐地窜过去，将剑横在目标物的颈上，“快拿藏剑阁的钥匙来！看在你一把老骨头的分上，我保证不杀你……”

微微出鞘的剑，闪着骇人的寒光。那老太监却只是打量了她一番，毫无惧意地笑道：“姑娘，你胆子不小喔！”

冷若寒心中一凛。这老头好利的眼，居然瞧出她是女儿身！

“聪明的，就快带我进去！”既然被人识破，她不再刻意压低嗓音。

“你进藏剑阁有何目的？”被她剑柄一捅，老太监连喊道：“好好好！我不问，奴才的骨头禁不起这般伺候的……嘿！幸亏我弄到了钥匙，否则你岂不白跑一趟了？”

“弄到钥匙？”末了的那句咕哝，登时让冷若寒微愣了一下；“什么意思？”

“嘘——”老太监只是贼兮兮地指着前方的巡逻队，提醒道：“他们快要走了！下一回来巡的时刻是四更。”

待侍卫一离开视线范围，他们立即鬼祟地进入藏剑阁。

“哈，没想到宫中御厨的美食多，皇上收集的宝贝也这么多……”

那太监似乎比她更兴奋，猛盯着那些奇奇怪怪的

兵器。

“瞧他的贼模样，莫非钥匙是偷来的？”

冷若寒讶异地暗忖，但目光随即为置放在剑架上最高层的那一把所吸引——碧寒剑！她才点足一跃，倏然有个出手更快的人抢在她之前将剑攫了去。

“碧寒剑怎么会在这里？”老太监竟然也识得此一名剑。

“你——”冷若寒美丽的贝齿，不甘地咬了咬下唇；你会武功？”

只听说有大内高手，从没听过有“太监”高手的，莫非他……

“小姑娘，你爷爷我只答应带你进藏剑阁，可没说要连剑一起给你。”老太监笑拈着长长的白胡须。

“死老头！你活得不耐烦了？”冷若寒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清楚自己遇到了对手；那皇帝给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如此忠心耿耿？若非这些为防下人与嫔妃偷情，而狠心去掉你们‘宝贝儿’的主子，说不定您老还有含饴弄孙的机会。”

“说得好、说得好！想不到小姑娘与老夫有同感，当太监的确乱没自尊的。”接着他语出惊人地说：“不过我和他们不同，我早已儿孙满堂了！”

话落，他便要转身离去。

“把剑留下！”冷若寒横在门口，锐利的梅花剑终于出鞘；别逼我出手！”

“看在你挺懂得敬老尊贤的分上，老夫不想为难你。”那老头已用布包好碧寒剑；这把是非之剑，不适合年纪轻轻的姑娘家耍。”

“但也不适合你这年逾花甲的老头儿。”她一急，立即使出招式攻了过去。

老人家倒是气定神闲，利刃临头时才微微侧身，闪过那一剑。

“好个‘春梅吐蕊’。”他甚至说得出招式；你使的是失传已久的梅花派剑法！”

咦？他怎么知道？

梅花派最后一代掌门人——伍弄梅，早在三十年前辞世，而其弟子又无一能得师父真传，这套剑法才会失传。是以当她在比武大会上，使出这套由精研各派武学的段郁谦所传授的阴柔剑招时，并无人认得它出自何派，未料一个深居宫中的太监，居然一眼就识出。

“看来……我遇上了个武林老前辈！”她再进了一招。

“这招‘傲梅迎霜’耍得不赖嘛，小梅子若知后继有人，一定会含笑九泉的。”言下之意，好似他与梅花派的掌门人还是旧识哩；不过，老夫可没闲功夫陪你耗下去了，再不走，咱们俩都得去蹲天牢啦！”

一个旋身，他格开了冷若寒的攻势，同时点住其穴道，而后扯落她脸上的蒙巾。

“哟，长得还不赖嘛！”他调戏的语气让女人听了都会不安。

“你——”冷若寒又急又气，气自己不该轻敌，更为对方的不轨意图而焦急。

“嗯！小梅子这下子就更开心了，因为她的后辈绝不会‘丢脸’。哈哈……”他得意地笑，因瞥见冷若寒胸前一块色泽墨绿的玉佩而止住，“这块玉佩打哪来的？”

冷若寒一低头，原来里衣中的护身玉石在打斗中，不知不觉给晃了出来。

“这是一块被下了魔咒的玉佩，如果你敢动它分毫的话，准教你死无葬身之地！”她狠恶地说。

“段郁谦是你什么人？”老头子竟直呼出她师父兼继父的名讳。

“你究竟是谁？”在未弄清是敌是友之前，她绝不

会吐露身世。

“嗯哼！我果然没看错人……”老头子似乎得到了答案，满意地点头，“他的确把你们母女照顾得很好。”

他连娘都认识？这个人到底是……

“我下的力道并不重，相信凭你的能耐应该可以很快解开。”他已走到门口。

“喂！死老头！”冷若寒喝住他；“有种的就报上名来，他日必当上门领教！”

“我不叫死老头，你姐姐都叫我‘老怪物’。有空的话，上蜈蚣岭来找我吧——”

老人家的身影已飘出藏剑阁，但浑厚的内力仍将尾音清晰地传入。

“老怪物……蜈蚣岭……”冷若寒猛然一震；“他是祈笃君？”



话说冷家人有一段小小的传奇。

系出“空绝门”的冷傲天，与万毒之祖祈笃君的掌上明珠祈姬儿，原是一对私奔至幽谷隐遁的恩爱夫妻。孰料个性怪异的祈笃君，竟在一次错手后害死了

女婿，祈姬儿因而与他脱离父女关系。直到多年后两人终于言归于好，甚至拜父亲“陷害”之赐，她才改嫁给冷傲天的师弟段郁谦。

虽然祈姬儿的“梅开二度”全靠她父亲的“推波助澜”，但冷若寒并未忘记这些年来的丧父之痛。原想将之碎尸万段、挫骨扬灰的杀父仇人，如今却在她眼前嚣张地夺剑而去，这简直是个奇耻大辱呀！

“老怪物！我绝不会留你全尸的！”

她恼怒地咬牙，但随即为接近的脚步声而心惊。

“藏剑阁那边好像有动静，快去看看……”嘈杂的人声似乎在不远处。

该死！老怪物不是说这穴道很好解吗？怎么费了好大的劲儿还动弹不得？

由于她愈急，心脉就愈不容易调匀，以致事倍功半。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道人影飘了进来……

“是你？”太好了！救兵来了！“快帮我解开穴道！”

“嘘——”一只手拦上她的腰，独孤诺轻易地抱起她，在禁卫军进来前冲出藏剑阁，隐入暗黑的花丛中。

“放我下来！”头一遭被男人搂在怀里，冷若寒可

别扭死了。

“别乱嚷嚷，难道你想引来禁卫军？”这温暖的身躯直逸出一股幽香，教独孤诺的心旌飘摇；想不到你真的夜闯皇宫……找到剑没有？”

“被一位隐居在蜈蚣岭的高手早一步抢走了。”冷若寒好没气地说。

“哦？这个人的武功修为一定不凡，否则……”他趁机揶揄她；“你不会‘温顺’得像只猫。”

“你——”真恨不得捶打这可恶的男人，偏偏血路才通，还使不上全力哩！“那你来皇宫做什么？等着看我笑话吗？”

“我怎么忍心看你笑话？”独孤诺脸上的笑容蓦然隐去，取而代之的是款款的柔情；“我只担心你的安危。连日来一直在宫外探寻你的踪影，幸好今晚及时赶到，否则我真不敢想象后果……”

大凉山的初会，这女子舞剑的秀逸英姿已令人留下好感；而雅乐小筑的红阁中，她那纤指抚琴的娉婷倩影，更是勾去他大半的心魂。坦白说，冷若寒已经撩动他的情弦。想到莽撞的她可能因夜闯皇宫、盗取国宝而被判死罪，独孤诺不由得心悸。

“你何必这么关心我？”冷若寒羞怯地避开他关切

的眸子，一颗心却禁不住卜卜狂跳；我……我又不是你的什么人……”

“谁说你不是我的‘什么人’？”独孤诺凑近她耳畔；别忘了，几天前你我曾孤男寡女共‘浴’一室，我的身子都教你看光了，你还敢说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你……你胡说！”徐徐的热气吹得冷若寒两颊生晕，酡红的娇容更显魅人光彩。

她害羞的模样另有一番风情，勾起独孤诺想狠狠吻她的冲动。

“那么……你是觉得那些还不够啰？”他坏坏地捏起她的下巴；再加上‘这个’，如何？”

冷若寒低呼一声，已不及阻止那骤然贴近的脸庞。

娘虽提过洞房之夜的“那档事儿”，却从未教她如何抗拒男人挑逗的嘴。独孤诺的唇瓣炙猛地袭来，对她而言犹如未曾套过的招式，既生疏又令人招架不住。平日聪明伶俐的脑子，尽在这浊重的阳刚气息下化为一堆浆糊，直到……

“藏剑阁的物品清点过了，好像没少喔！”一位官兵向另一队人马喊话。

“这边也没半个人影，大概是眼花了。”大伙儿便传递着“收队”的指令，散了。

拾回神魂的冷若寒，惊觉自己的唇瓣已微微肿胀。

“放开啦！”猛然推开独孤诺的臂膀，她羞愤道，“你这天字号的大色鬼，上沾尊贵的新城公主，下染映月胡同的莺莺燕燕，红粉知己何其多了，为何还三番四次调戏我？”

“也许在下在京城的名声狼藉，但我对你绝无调戏之意。”独孤诺轻啣一声，“新城公主的指婚是她一厢情愿，我对她毫无感觉。至于杨盼盼，她身世堪怜又遇人不淑，你在雅乐小筑所见的李承乾，乃贵为当今太子，亦是百般凌虐盼盼的夫婿。以碧寒剑交换盼盼的自由，便是他提出的条件……”

“所以你为了那个女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冷若寒掩不住语中的酸意。

“毕竟她是我的朋友，且不论交情深浅，难道妓女的命就注定比别人轻贱？”见她没有反驳，独孤诺又道，“原本我想在李承乾将剑送给皇上做为寿礼前下手夺回，未料你假扮施媛媛抢先一步。只是我太低估他了，这狡猾的家伙早偷偷把碧寒剑藏进宫，因为这

里门禁森严，比放在别馆安全多了……”

“你何必跟我解释这么多？”她站了起来，拍去身上的尘土；今晚的相救正好抵你的剑债，往后咱们俩互不相干，各走各的！”

“等等！”独孤诺追问旋身离去的她，“你要去哪儿？”

“找剑啊！”她头也不回地道：“难道还留在这里听你的长篇情史？”



隔日一早，才出长安城，冷若寒就在玉关坡遇到了独孤诺。

“死秃驴，你跟来做什么？”

“陪你去寻剑啊！”他嘻嘻笑说：“我既答应还你，又岂能让你一人独自冒险？”

“谁要你这臭和尚陪来着？”冷若寒不屑地吟道，“只要乖乖待在万佛寺念经，说不定哪天皇上特赦，让你还了俗，到时候你爱怎么风流，就怎么风流！”

这小妮子三句不离他的辉煌史，独孤诺不由得暗暗叫苦。

“清者自清，对于过去的事我不想解释，只能

说——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他一脸的正经，“出家，表面上是皇上对我不满的惩罚，实则另有秘密任务交付。”

“管你有什么任务，只要别挡本姑娘的路就好了！”她策马超前，不想再和他并行。

“很不巧，我身负皇命，得到青城山走一趟，看来咱们注定要形影不离了！”他说着便脱下了斗笠。

“你……”冷若寒愣了一下。他居然——戴了假发！

“佛家弟子总不好光明正大跟个姑娘家出双入对吧！”独孤诺眨她一眼，“为了避嫌，咱们就以表兄妹相称吧！寒寒！”



独孤诺这死皮赖脸的家伙，就像湿手沾上的面粉——甩都甩不掉。不管冷若寒脸色怎么难看、语气如何嘲讽，甚至动之以武力，他硬是一路跟来。

寒寒？连娘和姐姐都不用“寒儿”等稚嫩的称呼，他居然喊得出这么恶心的小名？

乍听时，冷若寒真的全身鸡皮疙瘩快掉满地；然而听久了，她心中反为这昵称感到莫名的甜蜜。骑在

白马上的独孤诺是如此英挺，俊朗的笑容加上体贴的呵护，让一向大而化之的她，也开始变得像个姑娘家忸怩起来。

“渴不渴？我到前面村子去要水……”

“累不累？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断的嘘寒问暖，让原本对他敌意十足的冷若寒，渐渐转为信任和依赖他。

有时她不禁矛盾。独孤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男人？他的为人与态度，似乎和传闻相差了十万八千里，抑或者……他为博女人欢心才来这一套？

“筷子怎么不动了？是不是胃口不佳？”独孤诺笑着夹了一块肉给她。

“有你这大色魔成天跟着，胃口哪好得了？”

嘴上这么说，其实心里暖烘烘的，有个人拌拌嘴，日子的确过得比较有意思。

“哦？除了亲过你一次，我可没再对你失礼啰！”他无奈地一叹；“唉！谁教我以前的名声太坏了，难怪你对我戒慎恐惧。好吧！那我们成亲之前，我不再对你动手动脚便是了……”

“呸！谁要嫁给你了？”这家伙未免也太自大了吧！

“你呀！”他一副认真的表情；“我知道你不会相信，但我独孤诺的身子绝对只有你一人看过。除非……你想告诉我，你还看过别的男人的？”

“你——”她的杏眼登时大睁。

“好好好！我不惹你动肝火，免得又气得吃不下了……”独孤诺见她的粉拳就要落下，连忙起身；“我跟掌柜的到楼上看房间，你吃饱后再上来休息吧！”

“满嘴不正经……”她嘟囔着继续扒饭。

此时，酒栈墙上的告示，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征超级勇猛保镖，酬佣一千两！

这么大方的酬佣，不知保的是何等人物？冷若寒好奇，便叫来小二哥问个明白。

原来镇上的姑娘接二连三受玉面蜂王奸辱，官府却始终捉拿不到这采花大盗，乡民无不感到愤怒与恐慌。而首富王千兆昨天竟收到一封“喜帖”，淫贼点名今晚就要“临幸”他的独生女姗姗，所以王员外才急着出高价找人护卫。

“传闻这淫贼专挑漂亮女人，而且被他玷污过的姑娘，无不变得面黄肌瘦。”小二哥绘声绘影道；“大家都说，这玉面蜂王八成是狐狸精变的，因为不管多严密的防范，他都能突破重围，跑到人家闺房里风流

快活……”

“子不语怪力乱神，我才不信有什么狐狸精哩！”冷若寒的好胜心又被挑起了；我倒要看看这玉面蜂王有何能耐！”



半个时辰后，王千兆家的屋瓦差点就被一对意外的访客给吵掀了。

“我说不准就是不准！”独孤诺气得额暴青筋；那玉面蜂王的功夫也许在你之上，若是由你假扮王姑娘，说不定暗算不成还失贞于他，那岂不亏大了？”

为了争取录用的机会，冷若寒竟然换回女装，她动人的丰姿连王家主仆都忍不住频频打量了，独孤诺怎放心得下让她扛起擒贼重任？

“你别把我瞧扁了！连诸葛青老前辈都败在我手下，我还怕得了一只小小蜂王？”这家伙凭什么干涉她的自由？冷若寒硬是交代王员外：“就这么说定了，晚上我睡姍姍小姐的闺房……”

“冷姑娘，你确定……要冒这个风险？”虽然这位姑娘自告奋勇来擒贼，若是出了什么差池，别说她表哥会迁怒于王家了，王千兆自己都觉得良心上过不

去。

“当然！”冷若寒转而对独孤诺说：“这趟浑水你可以不蹚，我自己就能应付了。”

“漠视你的安危，我做不到！”他一咬牙：“既然你一意孤行，我也舍命相陪，就由我守后院！”

“那……老朽这就去准备，请冷姑娘先随夫人去休息吧！”

王千兆暗自希望，这对自称“武功很高强”的表兄妹，真能为王家免去一劫。

“寒寒！”独孤诺叫住她：“这把匕首方便你藏在怀里，切记！千万别大意……”

“谢谢！”望进他关心的眸海，冷若寒再也板不起倔强的脸，低声说，“那……你自己也当心！”



为了不让贼人起疑，独孤诺还是派了几名家丁守在门口。

三更后，平静的花园突然飘来一股独特的异香，片刻，那些倦意不浅的家下个个忍不住昏睡过去。独孤诺虽早有警觉闭起鼻息，但只吸入那么一口，便让他觉得有些晕眩。

“好强的迷魂香，不知寒寒能否承受得住？”他正担心时，一道黑影蓦地窜入王小姐的闺房；“糟！我得立即提气将药力驱除，否则寒寒就危险了！”

来人果然是淫贼玉面蜂王。他从容地走到床前，掀开那薄纱帐帏：“想不到王姗姗出落得如此标致。”他不禁被那张甜美的睡容给慑住了，“太美了！真像是谪落人间的仙子……”

才想伸手摸她吹弹可破的玉肤，睡美人竟突然醒来，眨着一双动人心魄的盈盈美眸。

“你是——”冷若寒惊喊，因为她万万没想到，居然会遇到熟面孔。

“姗姗姑娘别怕，我不会伤害你的。”玉面蜂王挥手要她别惊惶；“你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女人了，如果拿你作为练功的牺牲品，未免也太可惜了……”

“练功？”为了探究其因，她压下出手的念头，问道；“大家都说你是狐大仙，为何不好好修炼，而来骚扰民间女子？”

“狐大仙？哈哈，我喜欢这个封号……”玉面蜂王笑完后，色迷迷地盯着她，“你这身子骨又柔又香，真令人恨不得马上尝尝个中滋味。不过为了能让你长久一世，今晚我就先亲亲、摸摸，待我神功练成

后，咱们再共赴云雨……”

说罢，他便扑压上去。未料这姑娘躲也没躲，甚至乖乖地先一步躺下。

正窃喜着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女人时，肩上忽然一阵剧痛。

“啊——”他惊跳起身，整个前襟已是一片鲜红，“你……你暗算我？”

“我没有暗算。”冷若寒晃晃手上的小匕首，笑吟吟道：“是你自己扑上来的。”

“可恶！”玉面蜂王左掌立即挥过去，没想到她居然往后一跃，窜出帐帏：“你会武功？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冒充王姗姗？”

“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女。”冷若寒说着将藏在铜镜后的剑抽出来。

咦？好眼熟的梅花剑！

玉面蜂王眉心紧聚，一时之间猜不出此人是谁、她的武功又如何。但自己已身负重伤，恐怕还是走为上策。

“敢坏我的好事，这梁子咱们结上了！”于是他扔出一枚烟幕弹，趁机破窗而出。

“休想逃！”冷若寒捂住鼻子想追，一时之间却被

困在这团黑烟中。

“寒寒！”精神已恢复的独孤诺，刚好闻声撞开门；“你要不要紧？”

“我没事……”她挥开黑烟，急切道；“快去追人，原来玉面蜂王就是欧阳飞！”



轻功不相上下的两人，飞也似的追着欧阳飞。虽有那么一小片刻失去淫贼的踪影，但血迹滴留下来的线索，仍是指引他们来到郊外的一座破庙。

“你留在这里！”独孤诺一马当先，却随即去而复返；“还是你先进去好了！”

“亏你一个大男人，这么贪生怕死？”

冷若寒一进破庙，立即明白他神色慌张的原因，原来里头并没有躲着欧阳飞，却躺着个仅着单衣的秀丽姑娘。这女子的右臂似乎为利器所伤，以致失血过多而昏迷不醒。

“这位姐姐，你醒醒！”冷若寒叫不醒人，只得撕下裙布为她裹伤，并要独孤诺把斗篷丢进来，待处理妥当才喊道；“喂！你可以进来了！”

“欧阳飞呢？”独孤诺进来后，便四处搜寻；“我明

明见他往这边逃逸的。”

“早知这淫贼会飞天遁地，我就先把他的脚砍断了。”冷若寒仔细端详意外救到的人；不过幸好我们追到这里，否则这位姐姐恐怕没命了。”

“伤势严重吗？”独孤诺靠了过来，将手按在伤者腕上；好奇的脉象，微弱中透着诡异的紊乱……怪了，她一个姑娘家，怎会昏倒在这荒凉的野庙中？”

他正怀疑时，那女子突然凌空挥手，抓住了冷若寒的衣袖。

“放开……求求你……”痛苦的呓语自她口中逸出；不要……强奸我……”

“好可怜！我看她不仅受了伤，还受了刺激呢！”冷若寒说着便努努嘴。

“你要我背她？”独孤诺明白她的暗示；可是男女授受不亲，你不会……吃醋？”

其实这并非他推拒的原因，而是事情来得太凑巧，他只担心带回去的是一滩祸水！

“我才不会吃你的醋哩！”冷若寒嗤他一声；你背是不背？”

“好好好！我背！”独孤诺无奈地驮起那位姑娘。怪异的是，这娇小的身躯居然重得像头牛；哇！看不

出她还挺重的嘛！”

“别抱怨了！”冷若寒收剑入鞘，道：“说不定她知道欧阳飞的下落呢！”

5

回到王家，独孤诺才将那姑娘放在床上，她便幽幽醒来。睁眼后，见到自己眼前居然有个大男人，吓得她立即大叫。

“放开我！你这淫贼！救命啊——”

看不出她秀雅的容貌下，嗓门倒是出人意料地粗。

“没事了！”冷若寒柔声道：“你已经被我们救回王员外家了。”

“我没事了？”那姑娘眨着余悸犹存的杏眼，在几位围着她的陌生人身上转了转，而后纵声大哭：“为什么要救我回来？为什么不干脆让我在破庙里死了算？”

“姐姐别哭！”冷若寒递过去一条丝绢，安慰道，

“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可否说出来听听，说不定我们能为姐姐解决……”

“解决不了的！”豆大的泪由那哀凄的眸中溢出，她抽噎说：“小女子孙平贞，原是个云游四海的道姑，三日前因大雨而入破庙躲避，巧遇了一位欧阳公子。没想到此人仪表堂堂，却是个衣冠禽兽，他居然对我……对我……”

“是玉面蜂王欧阳飞？”冷若寒一拧眉。

“你们也知道他？”孙平贞拭去泪，继续说：“这个人不知用了什么迷药让人浑身无力，然后连番奸辱我，甚至刚才还想杀我灭口……”

“你最后一次看到他时，有无留意到他受了伤？”独孤诺突然问。

“我……我不知道！”孙平贞低下了头：“其实我也是被他一剑刺得痛醒的，但随即昏迷过去。再度醒来，人已经在这里……呜呜呜，我不想活了！枉我一身清白，都教这淫贼毁了……”

“姑娘可要看开点，蝼蚁尚且偷生呀！”王夫人忿忿不平道：“这玉面蜂王真该下十八层地狱，居然连修道人都不放过……”

“是呀！修道是修心，佛祖绝对不会怪你的。”冷

若寒拍拍她的手：“就当它噩梦一场，人总要为自己打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孙平贞摇摇头；听那淫贼说，我中了他特制的奇毒，每隔一段期间便会春情大动，若不找人泄欲，日久之后积毒过多，命就不保了……”

世上居然有此奇毒？

众人不禁吃惊，难怪被玉面蜂王采过的花儿无不枯萎的。

“实在太狠辣了，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法。”冷若寒定定地说：“别怕，也许我姐姐冷若雪有办法治你体内的毒……”

“你是指……‘妙手女神医’冷若雪？”孙平贞霎时放亮眼。

“寒寒！”倒是独孤诺将她拉到一旁，低声说：“你不会想要让她跟我们一起去蜀地吧？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你……”

“奇怪了，你不是最懂得怜香惜玉的，她的处境难道不比杨盼盼可怜？”她以手指戳戳他的前胸；而且我要说明一点，是你自己要跟来的，现在我决定带着平贞姐姐顺道去治病，如果你不打算与我们同行的

话——“请便！”

“我……”简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他也是顾虑到她的安危才跟来的，何况这女子来历不明，如果让她随行的话，恐怕旅程中又添变数。

“平贞姐姐，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去除你体内的奇毒的。”

不容他再劝阻，冷若寒已向孙平贞拍胸保证。



基于感恩的心态，孙平贞努力地想成为一位称职的大姐，照应冷若寒的起居。铺床、扇风……等芝麻绿豆点的小事全抢着做，不谙厨艺的她，甚至还为了争着煮饭而烫伤手。

冷若寒虽不太习惯，却也不禁感到窝心。由于长年深居幽谷，她几乎是没有什么朋友的，孙平贞不仅照顾她，还懂得适时把人捧得高高的，两位姑娘很快在这段旅程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但在她们愈是亲近的同时，独孤诺愈是备受冷落。

由于那段遭受强暴的不幸经历，孙平贞一时之间尚无法摆脱男人对她造成的恐惧，而一向有保护弱小

之天性的冷若寒，只得请独孤诺暂时“保持距离”。

但令人为之气结的，这个被他救起的女人，居然忘恩负义地“挑拨离间”起来了！

“若寒妹妹，你放心一路与他结伴而行？”孙平贞的眼角老不安地瞥向后方的跟随着；“我总觉得独孤诺这男人的眼睛，邪里带着不规矩……”

“阿诺表哥？”冷若寒不以为意地一笑；“别怕！他是个很‘安全’的男人。”

因为她不习惯与人同房而眠，所以每次在客栈过夜时，孙平贞总选择睡在她与独孤诺中间的那一房，足见这个不会武功的女子多么没安全感了。

“你喜欢他？”孙平贞的语气转为焦虑；“天底下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尤其这种面带桃花的放浪公子，常是祸害女人感情世界的毒瘤。”

耳尖的独孤诺，可没错过她的耸动之词。本想上前纠正她的偏激言论，却听得冷若寒张口：“我才不喜欢他哩！只因我们有亲戚关系，他才奉长辈之命陪我走一趟蜀地。”

“是吗？”孙平贞戒慎地压低了声音；“不过，你还是把姐姐的话搁在心底。男人哪——天生的欲望禽兽！不需春药，就自然而然想在女人身上求得一时痛

快。除非你长得吊不起人家的胃口，否则独孤诺饶是圣贤也罢，你与他有表亲关系也罢，我就不信他对你没动过妄念？”

冷若寒的两颊不由得涨红。若是让平贞姐姐知道他们俩连嘴儿都亲过，岂不更大惊小怪了？

“不会的，阿诺表哥不是那种人……”她心虚地辩解。

“你对男人的了解实在太少了。”孙平贞轻叹一声，道：“不瞒你说，其实姐姐会出家，也是拜某一负心男人之赐。三年前我曾婚配于洛阳的陈姓望族，夫婿因要求我在婚前与他野合不成，竟转而向勾栏院里寻求刺激，结果还弄得一身花柳病。爹爹知道后，气得怒退婚事，我则一度轻生，现在我喉咙的声带受损，便是当时自杀未果所遗留的后遗症。看破红尘后，原以为遁入空门可求得心灵的平静，未料却被另一个淫贼给白白糟蹋。如果我不幸的遭遇皆因这张脸而起，我不如毁了它……”

孙平贞当真抽出短匕，要往脸上划去。

“姐姐！”冷若寒一把抢下的同时，还以眼神暗示见状要靠过来的独孤诺别接近，然后劝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何况是张漂亮的脸蛋？别想太多，相信

我！这一路上再也不会有人骚扰你了，当然——也包括阿诺表哥！”



若非碍于冷若寒的拧眉相阻，独孤诺早在她们拉扯时，上前制止那个神经兮兮到极点的疯女人了，听她把男人说得像洪水猛兽似的，他真担心，原本对自己就不怎么有信心的寒寒会受到误导。

“跟我来！”

好不容易等孙平贞睡后，独孤诺硬拉着刚端膳盘出来的冷若寒，到自己房里。

“喂，你干什么？”她不时地回头；平贞姐姐刚睡着……”

“别管她！”独孤诺关上了门，气愤道；好不容易逮到机会与你单独说话，可否不提那个患有严重‘惧男症’的疯子？”

“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嘛！”她羞赧地抽回手，眸光回避地将膳盘置于桌上；何必另找机会独处？”

“有孙平贞在，我说得出口吗？”独孤诺一脸的凝重；寒寒，你可别听这受过刺激的女人的歪理，她现在几乎把男人都视同淫魔恶鬼了！”

“可是你得承认平贞姐姐长得满漂亮的。”冷若寒揶揄；以男人的眼光而言，难道她不令人心动？”

“别开玩笑，虽然她的外貌还算有点姿色，但声音低沉，体态更无一丝女性的端庄娴雅。玉面蜂王八成是瞎了眼，才会蒙上这种‘男人婆’……”见她“噗哧”一笑，他更生气了；“你知道吗？我甚至看到她老粘着你，心里满不是滋味的。幸好你没跟她同榻而眠，否则我准会更加嫉妒！”

“我看神经的人是你！我又没有断袖之癖。”冷若寒陡地被他搂入怀里。

“你……”

“可是我怕她有！”独孤诺一手圈住她的柳腰，一手支起她的下巴，担忧道；“难道你没察觉出她看你的眼神很不平常？难道你不觉得她与你的肢体接触过度频繁？对我而言，她不算是个女人，倒像个情敌！”

“放开啦！”身体的挣扎，全软化在他眸中的痛楚下，冷若寒强烈感受到独孤诺对她的认真；“你想太多了，平贞姐姐对我的热情，是因为缺乏安全感。”

“你呢？你的不理不睬也是缘于对我缺乏安全感吗？”独孤诺以鼻尖贴近她；“虽然我答应过不侵犯你，可现在我真的好想吻你……”

两人的唇仅差一寸，他浊重的鼻息仿佛有着令人晕眩的魔力，冷若寒根本无法理智地拉开距离。手抵着他的前胸，那狂跳的心律带着热力穿透她的手掌，传递到双颊后，转化为两朵酡红。

“经过这些时日的相处，你还那么讨厌我吗？”他大胆地再将距离拉到毫厘之差；如果你想拒绝，我现在还煞得住……”

蓦地，一声尖叫破坏了他们往下进展的可能。

“啊——”又是孙平贞，“不要强奸我！不要——”

“该死！”独孤诺低咒一声，不得不松开怀里的俏美人。

“平贞姐姐一定又做噩梦了。”抚着娇喘不已的胸口，这次她没有出口骂人，倒是心虚地说；我想……我该去看看了！”

冷若寒羞涩的模样好比一颗定心丸，让独孤诺肯定了她的意愿。

“那么答应我！”暂且压下内心的狂喜，他紧握住一度挣开的纤柔小手，情深款款地说；“别跟她太接近，否则……我会想尽办法把这个‘情敌’弄走！”



鸡啼声起，唤醒了好梦正甜的冷若寒。她一睁眼，乍现在脑海中的，便是昨夜与独孤诺的缠绵之吻。

赧然笑了笑，才翻过身，坐在床沿的人影，陡然吓掉刚爬上她颊侧的红晕。

“平……平贞姐姐？”本能地弹坐起来，讶异着自己居然没察觉到她的闯入；“你何时进来的？”

“我睡不着，已经来好一会儿了。”孙平贞直盯身着单衣的她，沉着脸问；“你昨儿个是不是趁我睡着后，到过独孤诺的房里？”

“怎么？”连这个也要干涉？冷若寒的眉心不由得轻拢。

“你忘了我说过的话了吗？”无视于她的不悦，孙平贞一径地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很容易出事的，尤其在这么偏僻的小镇，对于一个风流成性的男人，母猪也会赛貂蝉，何况你长得美若天仙……”

没错！孙平贞是待她如姐妹般地亲，但这并不代表她有资格可以比娘还啰嗦！

刚刚好心情全被破坏殆尽，冷若寒不禁悻悻然。

“阿诺表哥与我都是有分寸的人，不劳姐姐费心。现在我要换衣服了，麻烦你出去一下，好吗？”

“我和妹妹同为女性，看着你换衣裳又何妨？”孙平贞识趣地敛回严肃，堆出笑容。

一股不舒服感爬上心头，孙平贞对她的态度未免也太亲昵了点。

“除了雪儿姐姐，我从没在别的女人面前更衣。”她冷然下了逐客令；“如果姐姐不出去，休怪我点你昏穴了！”



由于独孤诺的交代，冷若寒告诉孙平贞来蜀地的原因纯粹寻亲，对碧寒剑之事则只字不提，免得消息走漏而带来更多麻烦。

进入大巴山长达数百里的难行栈道，对武功高深的他们虽不算什么，但对孙平贞而言显然很吃力。捱过这段行程后，她几乎面无血色了。

“忍耐点，前面不远处便是集州，我们总算可以找个地方休息了。”

想起自己在出发前曾对她发脾气，冷若寒不免良心受责。

“我想……我可能熬不到大凉山，就毒发身亡了……”孙平贞无力地说，“若寒妹妹，你可不可以让我靠一下，姐姐我……我真的好难过！”

这女人又想吃寒寒的豆腐？哼！门儿都没有！

极为不悦的独孤诺，陡地介入她们之间：“如果孙姑娘不介意，在下倒愿意将肩膀借你一用！”

“哦？那么小女子就不客气了……”

一反常态地，孙平贞居然愿意让男人“近在咫尺”，甚至自动转跨上独孤诺的坐骑，靠在他怀里。

这一幕瞧在冷若寒眼中，心湖突然没由来地冒起醋泡。

呵！这一对平日互看不顺眼的男女“窝”在一起的模样，倒挺“恩爱”的嘛！

看出她眸中揉着复杂，独孤诺猛然发觉自己上了个大当——孙平贞是故意的！

“寒寒，我……”

“你们慢慢骑，我先到前面的客栈订位！”

然而不待他解释，冷若寒已策马超前，将两人远远抛开。



独孤诺料得没错，自己的确上了大当，只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只是他苦难的开始。

从孙平贞亲昵地挽着他的手臂，大刺刺进入客栈，而且当着冷若寒的面不时投以崇拜眼光，接着借故不舒服要“独孤大哥”送她回房休息，他就明白了这个女人的意图。

“承蒙独孤大哥相救，平贞才能苟活至今，尚未衔环以报，实在是不该提出这等要求的……”孙平贞捂着头，娇嗔道：“但经过长途的旅行，我已全身虚软无力了，恐怕得劳大哥‘抱’我回房呢，”

而偏偏又坏在，明明已气得七窍生烟的冷若寒，居然还赌气地“附和”这个建议。

“阿诺表哥，既然平贞姐姐都开口了，你就送她回房休息吧！”硬梆梆的语气就够教人冷汗直流了。

“可是……”独孤诺才要拒绝，孙平贞又出新招了。

“而且我这寒毒已发，体内冷热交加，痛苦难当。”她低头一笑，神色是那么暧昧：“如果独孤大哥愿意的话，可否……以内力为我暂时止住疼痛？”

以内力止住疼痛？她的意思莫非是指……

“平贞姐姐，你不是对男人还心怀恐惧吗？”若寒纵有再大度量，也不免说话了。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恐怕与礼仪不符。”独孤诺亦急着声明。

与其和这个阴阳怪气的女人在一起，不如一刀杀了他吧！

“平贞已非清白之身，不忌讳多落人一桩口实。况且方才与独孤大哥并骑而坐，肌肤早已相亲，除非大哥嫌弃，忍见小妹痛苦至死……”

她哀怨地一转身，假装拭去眼角的泪。其言下之意，好似他们两人在马上已经有多亲热了。

冷若寒不禁以愤怒的眸光质问独孤诺——还说你不喜欢她？

“我……”这下子他真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表哥，既然你这么爱做‘好事’，就‘好人’做到底吧！”“砰”地放下筷子，冷若寒恨恨瞥他一眼。“反正你‘精力’旺盛，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寒寒！”

独孤诺唤不回气跑的冷若寒，回头却见孙平贞巧

笑的眼瞳掠过一丝狡猾。

好！要玩阴的是不是？我奉陪到底！

他心中暗忖一定要看看这女人想要什么花样，于是也皮笑肉不笑地应道：“孙姑娘，我抱你回房吧！”



夜至三更，冷若寒在床上辗转难眠，满脑子想象着：那两人已进展到什么程度？

孙平贞的话反复刺痛着她的心。

这下可好，一捆干柴、一把烈火，能不能熊熊燃起吗？

“我真笨！把他们俩送作堆，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正心生悔意，不该让他们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忽而窗外一个石子弹落声，让她警觉地跃下床。开门一瞧，并没有任何人影，倒是有个怪异的声音，断续从孙平贞房里传出。

“这是……”悄然溜到窗棂下，她点破了纸窗。

只见轻拢的纱帐内，有道壮硕的身影正压着另一人。配合着规律的骑姿，床上的人还嗯嗯啊啊地哼着，不雅地传入冷若寒耳里。

冷若寒脑中轰地一片空白——他们真的就这么搞上了！

有一瞬间，她好想拔剑踹开大门冲进去，看看那对狗男女是怎生地狼狈不堪。但气得直想吐血的冷若寒，却选择了捂起耳朵逃回房间，愤恨地蒙上被子大喊。

“骗子！骗子！大骗子——”

当真是风流成性、来者不拒，听他把孙平贞贬得有如效颦的东施，结果还不是上了她的床？

“独孤诺！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声嘶力竭后，她掀开被子透气，才倏然发现自己的脸颊湿湿的。

这是除了父亲以外，她为第二个男人所流的伤心泪。



“哟！若寒妹妹怎么两眼红肿，是不是昨儿个没睡好？”

一大清早的，孙平贞伸个大懒腰后走出来，精神奕奕地坐在她面前吃早膳。

“平贞姐姐好像精神不错，想必阿诺表哥昨天一

定出了不少‘内力’。”反讽的同时，她也失去了胃口。

“那倒是，终于能够睡得了一顿香甜觉，都是拜独孤大哥之赐哩！”孙平贞居然毫无羞色地嬉笑着，“难得他不嫌弃，不仅与我‘袒裻相见’，还……哎哟！这事儿说来你也懂的。反正他不仅医治了我的身体，连带的，连我的心病也医好了。”

“过分！实在是太过分了！”妒火在冷若寒的心中焚焚燃着。

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会是在昨天以前一直视男人为蛇蝎的孙平贞？亏她还是个修道人，居然如此恬不知耻！

“怎么不见阿诺表哥？”真想看看那个男人，是否一样的满脸得意春风。

“他呀！大概是昨夜体力透支，今早爬不起来了！”孙平贞理理发丝，动起筷子，“让他多睡会儿，好为今晚的‘疗程’养精蓄锐……”

今晚还有？独孤诺可真是“食髓知味”呵！

脸色一阵青绿的冷若寒，怒颤的手几乎握不住筷子。

这时门外突来几位官兵，个个手提大刀，客栈内

立即引起一阵骚动。

“我等奉县太爷之命，清查所有可疑外来男客。”一位官差宣布。

“昨几个采花大盗又出现了，遭殃的是齐家的千金。”掌柜同众人解释原因，“可惜了！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就这么被糟蹋掉，难怪齐员外要自掏腰包，请县太爷为他女儿做主。各位大爷、姑奶奶们别见怪，这些官爷大略看一下，就走人了……”

“还有其他的男客官吗？”一个官差走过来，还瞟了冷若寒等人一眼。

“好像只有一位没来用早膳，我去请他！”掌柜的才迈开步，却被官爷叫住了。

“我跟你一起去，免得嫌疑犯逃走……”那官爷临去前，忍不住对冷若寒道：“两位姑娘貌美过人，可得更加小心提防淫贼的觊觎。”

冷若寒没有吭声，回过头来，却见孙平贞已吃光了早膳。

“淫贼欧阳飞又出现了，平贞姐姐不担心？”看不出她有惧怕之色嘛！

“有独孤大哥在，我什么都不怕了！”孙平贞居然还笑得出来，“一起去看看吧！独孤大哥武功那么好的

人，说不定会被误以为是淫贼呢！”

“他早就是淫虫一条了！”冷若寒恨恨地在心中骂道。

两人才到后院，却见掌柜的由独孤诺房里奔出来。

“不得了——死人啦——”

6

“什么死人？”冷若寒跃上前，揪住掌柜的衣襟。
“你说谁死了？”

“独孤大爷他……他满脸黑气，官差要我赶快来通知……”家属！

冷若寒不待他说完，立即冲入房内。果然，直直躺在床上的独孤诺，面色骇人的黑，似乎是中了剧毒。

“这个人是谁？怎么会变成这样？”官差问。

“他是我表哥独孤诺，我们打从京城来的。”冷若

寒诊视一番，发现他浑身冰凉、气若游丝，不禁焦急地喃喃：“怎么会？他昨儿个还好好的，到底中了什么毒……”

“他昨晚跟谁在一起？二更左右曾单独外出吗？”官差显然没放弃对他的怀疑。

“我！”两个女人同时出声。

“三更半夜的，与你们俩‘同时’在一起？”官差的语气充满不屑。

一个是未出嫁的姑娘，另一个是出家修行的道姑，这成何体统嘛！

“我再问一遍，到底跟谁在一起？”他不禁质疑。

冷若寒尴尬地看了孙平贞一眼。这么急切地表白，无非想替独孤诺作不在场证明，反倒是孙平贞，一脸的神色自若。

“禀官爷，独孤大哥为了帮我疗伤，在民女房里待到四更天。瞧瞧他这模样，八成因我体内的毒气所累，您可别冤枉错人了。”说着她蹲在独孤诺身旁，哭喊道：“我害苦了你！若是你听我的话及早停手，也不会反受内伤了……呜呜……独孤大哥，你为救我而把这种无人能医的剧毒移转到自己身上，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苟活下去。既然答应要嫁给你，我孙平

贞会陪你同做黄泉鸳鸯的……呜呜……”

独孤诺当真要娶她？

冷若寒的心一阵抽搐。

“嫌犯应该不在此处，我到别家去查查看。”

官差立即嫌恶地退开，深怕自己也被这女人所谓的“剧毒”给沾染到。

“怎么办？我看独孤大哥一定没救了。此去大凉山还有好长一段路，他怎能捱到那时候？”孙平贞拭去泪，对冷若寒说：“我太自私了，净贪恋他带给我的美好感觉，浑然不知这样会害了他……”

这些话更重重伤了冷若寒。

是呀！既是独孤诺自找的，她又何必为他伤心、为他伤神？这种见异思迁的男人——不救也罢！

“独孤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为你守节的……”

好个善变的女人，刚刚的“殉情”立即改口成“守节”了？

“闪开！”冷若寒突然推她一把：“我自己想法子找人救他！”

“找谁？”孙平贞不意自己的话竟起不了激将作用，悻悻然侧身让她扛起独孤诺：“城里的大夫行吗？”

“总会有人治得了他的！”冷若寒冷冷丢下一句，

吃力地驮人上马就走了。

“神仙再世也救不了独孤诺！”站在原地的孙平贞，冷哼一声；冷若寒，我等着看你把他的尸体原封不动驮回来了！”



载着昏迷不醒的独孤诺，冷若寒一路朝通州的西北方奔去。

世上没有所谓无人能解的奇毒，因为那个懂得制百毒之法，同时深谙治百毒之道的能人，便是隐居于蜈蚣岭上的万毒之祖祁笃君。

早知终有一天会上蜈蚣岭报仇，只是万万没料到会为了救人而提前找来。马背上这个口口声声说喜欢她，却不改拈花惹草的臭男人，原本不值得一救。可是——可是她偏偏做不到“见死不救”。

“独孤诺，别以为我喜欢你才救你的！”她边骑边哭着说；“留你一命，是要你生不如死……等着瞧！看你醒来后，我用什么方法整治你！”

冷若寒恐怕连自己的情根深植到何等程度都不清楚。若真舍得让独孤诺生不如死，她也不会放下身段，来这满山蛇蝎毒虫、阴气森森的蜈蚣岭求仇人帮

忙了！

拿出了传家宝物——驱虫十香散，她将它细细涂抹在自己和独孤诺身上。听说雪儿姐姐来过此岭，也是仗着这妙药护体，通过重重的毒物障碍。

山顶处有个竹舍，想必是那祁笃君的住所了，就不知他人在不在……

“老怪物！冷若寒上来候教了，是乌龟的就别给我出来！”她朝竹舍大喊。

“哪个没教养的，敢到这里放话？”

一道影子由竹舍缓步出来，正是那垂着长长白胡须的老头子没错！

“想不到你这娃儿真找来啦？哈！要不是我有碧寒剑在手，恐怕八人大轿都抬不了你来我这儿一程吧！”

“我来，除了讨回碧寒剑，还要一并了结我们之间的恩怨。”冷若寒冷着一张脸。

“啧啧啧！”祁笃君激赏地叹道：“你这脾气简直跟你外婆一模一样，连容貌都神似了八分……”

“少跟我攀亲带故！”她扬扬手上的梅花剑：“父亲当年要不是中了你的万毒穿心散，也不至于英年早逝，娘、姐姐以及我，也就不会孤苦无依了十几年。”

“这事儿你娘都不提了，何必老旧账重提？”

祁笃君神色中只掠过短暂的悔意，随即将目光移向马背上的男人。

“当然要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冷若寒知道他在看独孤诺，便咳了两声；“不过……如果你愿意多救人一命以减轻罪孽，或许我能饶你不死……”

“怎么跟雪儿一样？”祁笃君摇摇头；“找我报仇的同时，又死缠着我救另一个男人的命，你们姐妹可真会占尽便宜。”

“我……”冷若寒被他堵得无言以答，祁笃君已靠了过来详看独孤诺。

“他中了剧毒，已经昏迷一天一夜了！”

“不用你补充，我也知道他中了毒！”祁笃君直接命令道；“别呆愣着，快帮我把他抬进屋子！”

冷若寒忍住他的指使之气，听命地帮忙抬人进屋。祁笃君直接将独孤诺的上衣脱掉，却见外孙女避嫌地瞥过头去。

“有什么好避讳的，他不是你男人吗？”

“才不是呢！”冷若寒涨红了脸，眼睛终于正视到独孤诺胸前的两个掌印；“这是——”

“黑阴掌！”祁笃君断然道；“袭击他的那个男人，

武功一定很高。”

冷若寒马上接口：“他不是被男人所伤，而是以内力救一个中毒的女人才……”

“白痴！”祁笃君叱道：“这么大的掌印在胸前，分明是男人所为，而且是近距离内偷袭。”

“男人？孙平贞说，独孤诺在她房里待到四更天，怎么会被人家偷袭？”冷若寒愣愣地想。

“不过……他受黑阴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嗯！这小伙子不晓得练的是何门派的武功？”祁笃君对这个小帅哥的来历不禁好奇：“喂！他跟你到底什么关系？如果不是未来的夫婿人选，我可不会轻易浪费宝贵的药材喔！”

狡猾的老头看她一脸失神，便套起话来了。

“这种见一个爱一个的负心汉，我才不会看上眼呢！”见他狐疑地盯着自己，冷若寒心虚地说：“别管我为何要救他，你到底有没有能耐让他活命？如果不行的话，咱们马上到屋外一决生死，回头我再来帮他收尸！”

真是嘴硬！

其实，祁笃君哪把她那点功夫看在眼里？想当初他叱咤江湖时，这小娃儿还不知道在阎王府的哪一殿

等候投胎呢！

“好！就让你看看万毒之祖的拿手绝活。这黑阴掌算什么！还不是那偷我武学的徒弟萧三郎，所教出的某个龟徒孙使的烂招！”

“龟徒孙？”冷若寒可瞪大眼了。原来——他是黑阴掌的创始人？



万毒之祖这辈子只收过一个徒弟萧三郎。

只是他心性歹邪，净学些阴淫之道，甚至想染指自己的师妹祁姬儿，幸亏祁笃君及时制止，才将这孽徒逐出师门。萧三郎干脆在外另立门户，自封为“千毒圣手”，十年前还曾带着一票徒儿来拜见师公，被祁笃君冷言冷语赶了回去，师徒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黑阴掌是我所创没错，但只适合内力深厚的男子来练才会有成。萧三郎已死多年，想必出手之人，一定是他嫡传的徒弟了。”以内力为独孤诺逼出毒气的祁笃君，吐纳一番后如是道。

“你不是见过那些徒孙？”冷若寒奉上湿巾给他拭汗；“到底是谁干的？”

“萧三郎共收了五个徒弟，排行分别是玉蝴蝶秋

高、西藏双刀社中与吕光，俏道姑卢丹华，以及玉面蜂王欧阳飞……”

“欧阳飞？”他居然是外公的徒孙？

“怎么？你同他交过手？”祁笃君见她一脸惊诧。

“没错！此人到处奸淫人家黄花闺女，曾经伤在我手下，可惜被他逃了……”若寒鄙夷地反瞪着祁笃君；想不到万毒之祖教出来的徒子徒孙，倒是挺会‘光耀门楣’的嘛！每一个都无恶不作！”

“我接受你的挖苦，错只错在我不该收了萧三郎那孽徒。”祁笃君拿起几株奇形怪状的药草，捣了起来；他们在外的行径我曾耳闻过，幸好秋高、杜中、吕光已经死了，卢丹华也嫁人从良了，只剩下欧阳飞……”

“光他一个就够天下大乱了。”冷若寒意指他的罪孽还很深重。

“我若料得没错，这兔崽子可能在练‘阴阳合气道’。只要吸干九九八十一一个处女的阴柔之气，便可练成刀枪不入之体，当然，黑阴掌的威力也就更强了……”

原来，欧阳飞是在练那种邪魔歪功，难怪受害妇女无不面黄肌瘦，甚至干枯至死！

“这么可怕？”想到自己曾经冒险顶替王姗姗，她不禁打了个寒颤。

可是她想不透，独孤诺并非泛泛之辈，欧阳飞是如何接近他的？还有，孙平贞难道一点都不知道，他是被人暗算的吗？

“这药草已经调好，你每隔两个时辰喂他一次。”祁笃君转而嘻嘻笑说，“嗯！这小伙子的长相还挺入我眼的。如果只是因为担心收服不了他的心，外公我另有一帖让你驭夫有术的妙药喔……”

“老怪物——”她大吼一声，但老家伙已先溜烟跑开了。

只要那么一帖，便可完完全全拥有他的心，世上真有这样的奇药吗？

冷若寒不禁心动了！



独孤诺幽幽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竹舍里，而眼前正有一位白眉、长胡须老头儿直冲着他笑。

“我怎么会在这里？”全身一阵酸痛，他根本站不起来；前辈是……”

“祁笃君——蜈蚣岭的万毒之祖。”祁笃君递过来一碗汤药，示意他喝下；“你受黑阴掌所伤，毒气已被我逼出，不过两三日之内是提不起真气了。”

“黑阴掌？”独孤诺一副毫不知情的模样；“我什么时候中黑阴掌的？”

“看来下手的人很高竿，你居然连怎么死的都不晓得。”祁笃君不禁为他枉费空有一身好功夫而感叹，“幸好若寒送你来找我，否则黑白无常早拖你去阴间报到了！”

“寒寒她人还好吗？有没有受伤？”一提起冷若寒，他的语气马上变得很焦急。

“受伤了哪能把你拖到这里？不过……”祁笃君指指自己的胸口；“这个‘地方’就很难讲了，我看没有千疮，至少也百孔了。小子，你很厉害喔！女人一个接一个玩，我外孙女居然还对你死心塌地……”

“我要见她！”独孤诺心中一阵悸痛；“我必须跟她解释，我并没有做出对不起她的事……”

“她不会听你解释的！”

“不必解释！”与祁笃君同时出口的，是冷然立在门口的冷若寒。

“看吧！我就说她不会听你解释的。”祁笃君一副

料事如神的得意相。

“老怪物！”冷若寒回以严厉的眼神，示意他马上闭嘴。

“你们小两口有话好好说，我出去便是。”临去前他又回头补充：“若寒呀！如果他敢欺负你的话，外公我随叫随到。”意指他人不在远处。

“没想到抢先你一步拿走碧寒剑的，竟然是你外公。”聪明的独孤诺一眼就看出，他们祖孙俩间一定有段误会：“我猜他没有恶意，只是借机想看看你。”

哼！这家伙都自身难保了，居然当起和事佬？

“寒寒，为什么不转过头来看着我？让我送孙平贞回房的人是你，要我为她运气疗伤的也是你，可是听外公的意思，好像你对我很不能谅解……”

外公？这个名词她都不屑叫了，独孤诺就已经拍上那老怪物的马屁？

“住口！”冷若寒恼怒地一拍桌：“你不是要和平贞姐姐成亲了吗？何必还假惺惺地外公长、外公短地叫着！”

“谁说我要娶她了？”独孤诺气呼呼地说：“只怕那是她自己一厢情愿吧！”

“你……你敢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她痛心地

低喊：“你跟她在床上的龌龊模样，我全看见了！”

“寒寒！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跟她……”独孤诺这才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我明白了，原来这一切全是孙平贞搞的鬼！”

“搞鬼？她一个弱女子，能强迫得了你一个大男人吗？”冷若寒撇过头去，不想再看他；你们所上演的那一幕，既肮脏又下流，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不管你信或不信，至少听我说完！”独孤诺激动地说；那天晚上我帮她运功疗伤，没多久就觉得头晕脑眩、眼皮沉重。我直觉到自己可能中了迷魂散，虽然想逃开，但体内的真气竟像被抽了出去般一点一滴地泄掉，接着就失去了知觉，醒来时已在蜈蚣岭。我怀疑，这是……”

“不可能！”冷若寒打断他的话；平贞姐姐若身怀武艺，又怎会受尽剧毒之苦？而且她要是有害你之心，为何不早点动手？只怕你刚刚所说的一切，全是为了开脱自己的风流账而编的谎言！”

“我并没有说是孙平贞暗算我的呀！”然而令他更生气的一点是，寒寒居然宁可相信那个女人，也不肯相信他？“凶手是谁我不知道，但是你所说的什么龌龊事，我独孤诺可向天发毒誓——我绝没有做过，否

则愿遭五雷轰顶、不得善终！”

“你……”望着他定定的眸中闪着受尽屈辱的火簇，冷若寒真的不知该相信亲眼所见，还是相信他的话。

“依我看，问题也许全出在那个孙平贞身上，你为什么不试着给阿诺机会证明？”

躲在门外偷听的祁笃君，终于按捺不住跳出来说话了。

“老怪物！你好没品！”冷若寒早知他在外头站好一会儿了。

“前辈……”独孤诺意外自己能得他信任，连忙投以感激神色。

“人家好不容易死里逃生，你就让他喘口气儿休息嘛！”祁笃君朝他一笑，“就冲着你叫我一句‘外公’，你爷爷我会想办法还你一个清白的！”



三日过后，独孤诺果然恢复了九成功力。祁笃君慷慨送他一颗“奇异果”服用，这灵药不仅可助伤势复元，更能增进内力修为。

“多谢前辈相救，晚辈铭感五内……”一番运气

后，独孤诺作揖致谢。

“啐！什么前辈晚辈的！”祁笃君的烟杆儿不留情地敲他一记头；“你都快成我孙婿了，还不改口叫外公？”

“外……外公！”他顿了顿，苦涩地说：“只怕我没那个福分，寒寒到现在还不肯理我……”

“你知道吗？其实世上最会‘装蒜’的不是水仙，而是女人！我自己外孙女的那点小心眼，我还不清楚吗？”祁笃君可拿乔了，顺势坐在椅子上，说，“如果你愿意把这包穿肠毒药吃下去，忍受个一盏茶的时间以示诚心诚意，外带给我磕三个响头，你爷爷我马上让她回心转意！”

“别说三个头，十个头我都磕！”独孤诺抢过药包吃下，并且认真地磕起头来。

“够干脆！”祁笃君可乐毙了；“成人之美”的善事他最爱做，何况是自己的外孙女；“你等着，我马上把那丫头叫进来……”

吃下去的毒药并没有如其所言的可怕，只是片刻后，独孤诺渐渐觉得体内生起一股燥热。

“莫非毒性开始发作了？”正自忖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推门而入了。

“独——”冷若寒焦急的神色，在触及他欣喜的表情后，转为了一层骇人寒霜；“死老怪物，你不是说他吃了你的毒药，怎么现在还能面色红润地站在那儿？”

“我是给他吃了毒药啦！”随后而至的祁笃君解释说；“他吃了我的‘意乱情迷散’，如果半个时辰内不做‘那档子事’发泄药力的话，体内的春药很快就会转成剧毒，到时候，这个风流鬼就会七孔流血而亡，岂不是更称你的意？”

“外公，原来你……”独孤诺乍然明白他的苦心。

“谁说要他这么早死来着？”冷若寒气得直跺脚，“他还有好几笔账欠我没还哩，把解药拿来，快！”

“解药？”祁笃君搔搔头，为难地说；“现成的解药我没准备耶！不然你帮外公盯着他，我到后山去采药草，也许明几个能赶得及配出来……”语罢，他人已落在数丈外。

“老怪物！”冷若寒才想追出去，独孤诺一个踉跄让她又马上回头；“怎么样了？你很难受吗？”

尽管嘴巴说多恨他，但眼眸中的焦急与关心，已泄露出她最深的情感。

“寒寒！你总算肯跟我说话了……”独孤诺虚弱地苦笑。

“别说话，保留真气压住毒性的发作。”冷若寒终于撤去冷漠的防护罩，将他扶坐在床沿；“我去追老怪物，不信他身上会没有解药！”

你一追去，不就没戏唱了？

独孤诺忙扣住她的玉腕：“既然外公执意要出这口气，怎么可能让你找得到人？我惹你生气、惹你伤心，这些惩罚也是罪有应得……”

他的脸色时而青时而红，挺骇人的，冷若寒不禁回想起父亲死时的惨况。

“可我不要眼睁睁见你就这样死去呀。”倔强化为真情的眼泪，由她哀凄的眸中溢出；“虽然我恨你用情不专，恨你朝三暮四，可是……天哪，我更恨自己的懦弱，为何会爱上你这薄情寡义的男子！”

“呵！寒寒！”独孤诺紧拥住她，内心激动澎湃有如滚滚江流；“告诉我，你的那番话是真真实实的告白，而非我毒性大发后的幻影……”

“我……”她吸吸鼻子，哽咽地说：“早知爱情只是颗外表甜美的苦果，我就不会这么轻易去尝试了……这一尝，方知是深陷无底苦海呀！”

“不！它并非苦海，只是充满荆棘。如果我们能够互信互赖，没有人能从中作梗的。”他深吸一口气，

将脸凑了上去。

噢！这轻颤的小嘴呀！柔软如玫瑰花瓣，香蜜似琼浆玉液，加上她千情万爱应合着，独孤诺感觉腹中的欲火化为滚滚熔浆，将他的五脏六腑腐蚀得片甲不留。

“不行！”猛然，他将怀里的“催化剂”推开，“意乱情迷散已在我体内发生作用了，我不敢保证自己能控制多久，在我失去理智前，你快点离开，免得为我所累……”

这时候还顾得了她的名节，当真是君子一个呀！

“可是，你的毒再不解的话，半个时辰后就算有解药也救不了你！”冷若寒可真恨她外公，出这劳什子馊主意；如果……”

“不行！”独孤诺看穿她的心思，连忙制止；“我不要你在这种情况下献身予我。在事情尚未查明前，在你对我的人格尚有一丝怀疑时，我绝不要你有任何牺牲后的遗憾！”

“诺哥哥！”她又再度流泪了；“我一时被妒火冲昏了头，居然把你想成最卑鄙无耻的下流种。相较于你的极力把持，如果我还对你有一丝存疑，岂不辜负你的深情了？”

当下，她毫不犹豫坐在他腿上，解起自己对襟的扣子了。

乍现的诱人香肩，让独孤诺的声音暗哑了起来，“别这样，我会忍受不了的……”

“那就别忍了。”她嫣然一笑，白藕般的玉臂环上他的颈项；我想外公的最终用意，还不是想‘逼奸成双’。”

“忍！否则你就功亏一篑了！”

情欲洪流快完全溃堤时，师父的交代在他浑沌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对！他不能让药物控制自己！他必须熬过这一关！

猛提一口真气，他突然起身点住冷若寒的穴道。

“你……”为什么拒绝？

“我不能接受外公这样的美意。”独孤诺痛苦地滚下床，全身严重抽搐着；我不可以碰你……不行……啊——”

“诺哥哥！”瘫在床上的冷若寒，不解地大喊；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

时间不多，如果他再不把握机会……唉！偏偏自己被点了穴，浑身动弹不得，只能任焦急的泪水无助

地窜流。

突地，一道白影破门而入。

“噢！老天！你们俩在干什么？”

7

祁笃君算算时间，猜想自己精心设计的热锅，已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便愉快地哼着小曲儿漫步回竹舍。岂料从里头传出的，竟是痛苦的嘶吼与呼天抢地的哭声，他才惊觉到——快出人命啦！

及时塞解药入独孤诺的口中，化解了这场危机！他不禁恼火地骂道：“死也不碰我家若寒，你这小子性无能呀！”

“名分未定，我不能让寒寒名节受损。”独孤诺虚弱地答。

“迂腐！外公做主把她许配给你，难道就不算名分吗？”祁笃君不悦的语调瞬间转为阿谀的口气：“是不是呀！若寒？”

冷若寒则回以白眼，并未出口反驳。

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承认他是她的“外公”了？祁笃君不禁眉开眼笑。

“可是，晚辈已受皇命出家为僧……”独孤诺扯落紧贴在头上的假发。

“什么？”祁笃君惊跳起来；你是奸了人家老娘，还是淫了他老婆？要不然那臭皇帝怎会下这么夭寿的旨意？”

“不是的，因为诺哥哥拒绝淑妃娘娘将新城公主婚配给他的美意，才……”冷若寒急忙解释，深怕外公震怒之下把独孤诺给砍了。

“敢拒他奶奶的公主的婚，嗯！我未来的孙婿果然有种。”怒气全消，他笑呵呵地坐了下来；这事儿简单，等我亲自走一趟长安教训那个臭皇帝，保管你们的亲事没人敢拦……”

“外……”她差点脱口叫外公了；你别乱来，人家太宗皇帝可是个明君哩！”

“是啊！而且我这次出家，主要是为了方便到青城山的‘陀罗寺’，向天禅大师求取佛教圣物——天丝软甲。只要取回圣物，我就可以还俗娶亲了。”

“传闻天丝软甲轻如羽毛，却韧似钢铁、刀枪不

入。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精巧的织工，居然只需动用一根抽线，即可伸缩自如，难怪连皇帝都想得到。不过……天禅大师个性怪癖，而且武功高强，皇帝老儿要你去，只会自讨没趣。”

祁笃君的口气，好像认识那位天禅大师。

“外公识得天禅大师？”独孤诺与冷若寒不禁讶异地互看一眼。

“岂只认识，这臭和尚恐怕到现在还在恨我哩！”祁笃君陷入了年轻时候的回忆；天禅的俗名为史剑文，自幼与师出‘玉女山’的俏药仙奕伶伶指腹为婚，未料两人长大后，这段姻缘居然因我横刀夺爱而断裂。史剑文阻止不了伶伶的为爱私奔，一气之下，便出家当了和尚，从此与红尘相隔……”

史剑文？独孤诺突然觉得这个名字好耳熟。

“想当年你外婆娇俏迷人的丰采，当真是倾城倾国呀！”

瞧他那神醉陶然的模样，冷若寒可以想见，年轻时候的外公，必定也是潇洒不羁的俊男儿了。

“所以——”祁笃君敛回魂魄，道：“想求得圣物，偷——你绝对没那个能耐偷得到；求——任你有几道圣旨，人家也不见得甩你。除非……你带着若寒一块

儿去，或许那臭和尚俗心未死，看在伶伶后代的分上，愿意把天丝软甲拿出来让你‘鼻香’一下。”

“我？”冷若寒怀疑自己有这么“管用”吗？

“等阿诺身体一复元，你们就先去青城山。”祁笃君顿了顿，又道：“当然，如果再遇到那个孙平贞的话，你们三人可以当面对质，免得阿诺白白遭受人家冤枉了！”



蜈蚣岭一行，冷若寒不仅顺利拿回碧寒剑，还得到一本武功心法秘笈。

“这本《玉女奇经术》，是你外婆家传的内力修为秘诀。顺行者可助你与夫婿阴阳互调、内力大增；逆行者可害得男人阴阳互克、内力尽失。”

嘎？连武学秘笈都有色情版的？

“我不需要！”她马上拒绝。

“就算你不想学，起码留下来当纪念也好，这可是你外婆的遗物喔！”

冷若寒不再推拒，把那泛黄的小册子塞入袖中后，便策马前奔，将他的嬉皮笑脸抛于脑后。

祁笃君转而交代独孤诺了。

“阿诺，我宝贝外孙女就交给你了……”一派不正经的老头子，难得红起了眼眶。

“您放心！”独孤诺望了前方等候的冷若寒一眼，“早晚有一天，寒寒会叫你一声外公的。”

“若寒！”祁笃君挥挥，喊道：“别忘了我在等你回来‘一决生死’喔——”

“死老怪物！明知我下不了手……”冷若寒不由得低咒一声。

几天来的相处，她不但父仇没报，甚至接受了祁笃君这种既可恨又可爱得紧的个性。只是碍于面子而叫不出外公，但眸中早蓄满临去依依的不舍。

待独孤诺赶上后，她撇着嘴儿问：“老怪物拖着你讲那么久，到底在啰嗦什么？”

“教授我闺房之道呀！”他朝她眨眼：“他怕我不懂得如何‘照顾’你。”

“讨厌！”她轻啐一声，红晕随即爬上两颊：“你怎么同他一样不正经了！”

又是《玉女奇经术》啦，又是闺房之道的，老怪物实在太老而不修了！

“我要是不够正经，怎忍受得了意乱情迷散的折腾？”独孤诺拉住她坐骑的缰绳，将她反搂过来侧坐

在前“到现在你仍怀疑，孙平贞房里的那个男人是我吗？”

“当然不！”黑亮的眼珠在她清澄的眸海中滴溜地转着；我只是不明白，平贞姐姐为何会误以为是你，难道她也中了迷药？”

想到这个可怜的女人又被人家奸辱了一次，冷若寒不禁更加同情她。

“也许吧！”其实独孤诺老觉得这个孙平贞不太寻常。

而此时最令他担心的是，毫无防人之心的寒寒，会不会又中了别人的圈套？



青城山位于灌县西南，千里岷山的南绿，面积方圆二百五十里。由于终年常青，三十六峰环拱如城，故有“青城”之名。

此处地形峰高崖陡、涧壑幽深，绿树掩映、空翠四合，自古以“幽”驰名，因而千百年来佛寺、道观兴起，亦是名流隐迹之胜地。独孤诺与冷若寒相偕游遍了天师洞、祖师殿、朝阳洞、上清宫……终于辗转寻到了陀罗寺。

相较于道教宫观的香火鼎盛，隐密的陀罗寺几乎是门可罗雀。

“如果大师不肯将天丝软甲交给我，你再出现亦不迟。”

独孤诺交代冷若寒先在寺外等候，但好奇的她哪熬得住？

不到片刻，冷若寒就等不及跃进这间外观斑驳又古旧的破寺庙了。

蹑手蹑脚来到后面的禅房，只见独孤诺躬着身，同一位老和尚在说话。想必此人一定是天禅大师了。

“老僧默默无闻，太宗皇帝居然要我请我到长安讲经，恐怕只是借口，要天丝软甲才是真正的目的吧！”

和尚声若洪钟，紧闭着双眼打坐，完全不理睬独孤诺。

“天禅大师修为高深乃不争之事实，皇上景仰已久……”独孤诺恭敬地说；虽有心亲自前来聆听经典妙喻，却忌于大队人马至此，恐怕扰乱了大师的清修，因而付与弟子此一圣命，希望能说动大师。但如果大师无法长途跋涉到京城，那么请回天丝软甲回长安供奉，皇上见到圣物便有如见到大师一样感

动……”

转来转去就是要讨那件软甲，而且言下之意，还透露着“你不卖我这笔账，下次来的恐怕就是一大票人马了”的暗示。

“哼！你倒是挺会说话的嘛！”天禅终于睁开眼睛；但威胁我是没用的！”

“弟子不敢！”独孤诺当然知道他的脾气，是不受任何人威胁的；皇上还特别嘱咐弟子要小心措辞，绝不可有所冒犯。如果弟子的言语有何失当，还请大师见谅……”

话若说得好听，就是唐太宗的美意；若有得罪之处，便全是他一人的错，这个年轻人倒挺会替主人顾面子的！

“你是奉太宗之命出家的吧！”天禅不禁打量起他；我一瞧便知你俗念未断，怎么够资格捧着天丝软甲回京？只怕这佛教圣物都让你的脏手给摸污了！”

“弟子虽剃度不久，起码仍是纯净之身，哪里不够资格？”独孤诺故意讥讽道；“总比有人念佛念了几十年，却无法抛去心中障碍，我的前途还算是比较乐观的……”

“放肆！”天禅马上中计了；你这狂傲小僧居然敢

讽刺我？”

“大师息怒，弟子可没指名道姓哪！”见他立即隐忍下怒焰，独孤诺又说：“大师心灵纯正，修得正果指日可待，怎么会有障碍？既然能抛却红尘俗事入得佛门来，又何必在意一件万年之后终会腐坏的天丝软甲？”

“你——”怒瞪着大眼，天禅的眉头揪成倒八字形了。

“哈！老秃驴！这下子你可没话说了吧！”

倏地，一道熟悉的倩影，猛然撞进天禅大师平静的心湖——奕伶伶？



躲在暗处的冷若寒，早想跳出来教训这老顽固，没想到诺哥哥三言两语刮了对方一顿，乐得她不禁忘形地出声拍手叫绝。

“奕——”差点脱口的天禅，迅速恢复了冷静。

不！伶伶绝不可能在数十年后，还保有如此年轻美丽的面容，那么她是……

“这位贸然闯入的女施主是谁？”

“冷若寒——俏药仙奕伶伶的外孙女。”冷若寒的

答案并不令人意外，糟就糟在她不该多嘴。一声故意的长叹后，她道：“难怪外婆会选择我外公，因为你这张肃然的脸只会吓跑女人！”

一旁的独孤诺暗叫不妙，现在可不是耍嘴皮子的时机呀！

“原来……你是祁笃君造出来的孽种？”青筋在天禅的眉宇间微突了起来，“是他叫你来此耀武扬威的吗？”

冷若寒不意他的脸色变得如此骇人，完全没了出家人应有的祥和之气。

“干吗那么凶？抛弃你的人又不是我。”

初生之犊不畏虎，可她也未免太小看积压在天禅心底那层厚厚的情茧了。

“该死！”两个男人同时低咒。

独孤诺气她不懂得适可而止，天禅则恨她的大揭疮疤。

对奕伶伶虽然有恨，也是缘于爱之深切，而眼前的姑娘可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女娃活脱脱承继了祁笃君的血缘及个性，尤其她的直言与无礼，更腾腾生起天禅潜意识中的杀机。

“孽种……看我怎么收了你……”

“小心！”独孤诺见他双脚一飞，立即发出警告。

“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天禅掌风凌厉地劈向冷若寒；好个祁笃君，生的后代是妖女一个，净勾引我佛门弟子！”

刚猛的掌力来势汹汹，手握梅花剑的冷若寒居然被连连逼退，即使有独孤诺的加入，也只是让她有机会稍稍喘息罢了。

至此，她才深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那些参加比武大赛所谓的“高手”，比起祁笃君、天禅等大师级的前辈，简直微不足道。难怪段叔叔老谦称自己才疏学浅，相对地，也更突显了她的无知浅薄。如果能度过今日的这场苦战，冷若寒暗暗发誓，往后一定要记取教训、收敛脾气，免得如姐夫所说——徒然惹来无端麻烦，

“啊！”一个不留神，梅花剑竟飞脱出手。

“大师请冷静……唔！”

独孤诺想帮忙化解天禅接二连三的后招，却是一声闷哼，右臂竟中了一掌。

“诺哥哥！”

冷若寒哪舍得爱人横遭这一击？刚刚发的誓言马上置诸脑后了！

“可恶的老秃驴，你自己没用追不到我外婆，就想拿我出气？什么出家修行，我看你那些经都白念了！”

“寒寒！”独孤诺以眼神示意她住口，并向天禅求情：“请念在奕老前辈的分上，饶了寒寒吧！”

“祁笃君生的外孙女绝不是好东西，你跟这勾魂摄魄的小妖女在一起，能守得了什么纯净之身？”天禅大师一旋身，使出了全力：“我今天便要用‘纯阳神功’，杀了你这淫娃荡妇！”

“纯阳神功？”

独孤诺一听，立即飞窜到他们两人之间，凝神闭气迎战天禅的这一掌。

只听“砰”的一声，天禅居然被震退了数尺。僵立在原地的独孤诺则撑了片刻，直到鲜血由嘴角汨汨渗出，他才不支倒地。

“诺哥哥——”冷若寒心碎地奔过来，抱着昏迷的他痛哭。

“你……”天禅愕然地说：“你居然也会纯阳神功？”



梦中仿佛有一股幽香，不时地飘入鼻端，独孤诺醒来后，才发现香气的来源是趴睡在他身旁的冷若寒。

“寒寒！”他轻摇她。

“你醒啦！”见他一脸的疑问，冷若寒直接道：“是天禅大师扶你进来的，而且还运功为你疗伤呢！”

“他救了我？”独孤诺紧张的神色松懈了下来：“所以我已经没事了？”

“你没事？我可有事了，”

女人家的泪水说来就来，冷若寒亦不例外，瞬间就红了眼眶哭倒在他怀里。

“我被你吓死了！上次是外公，这次是天禅，天哪！再有一次目睹你性命垂危的机会，我……我一定会崩溃的！”

“别哭，你把我的心都哭疼了。”抬起她被泪水沾湿的下巴，他歉然说，“不会有下次了！我保证……”但省略了“只要你不给我惹麻烦”这句下文。

攥住她的红唇，独孤诺试图抚平她不安的情绪。两人才要进入浑然忘我的境界，却有人在门外“咳、

咳”出声。

冷若寒慌乱地理好仪容，开门一看——是天禅！

“大师……”低低地喊着，居然不叫老秃驴了。

她的羞赧尽入眼帘，天禅倒没有点破什么，只是问：“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弟子并无大碍，多谢大师手下留情。”独孤诺感激地说。

“全仗你自己内力护体，所以伤得不深。你练纯阳神功一定很久了吧！”天禅顺势坐在冷若寒拉过来的椅子上，“你师父袁轩可还安在？”

“大师认识家师？”他大感意外；托福，师父他老人家老当益壮。”

“嗯！”天禅点点头；论起我们的关系，你还得叫我一声师伯呢！当年若非为了奕伶伶而自甘堕落，或许我已是‘纯阳派’的掌门人了……”

原来他的武功出自同门，独孤诺不得不惊叹这段稀有的巧合。

“什么自甘堕落？”冷若寒好奇地问。

“寒寒！”独孤诺摇摇头，要她别追根究底。因为他突然想起师父曾提过有位师伯，因犯了门规而被逐出师门。

“没关系，既然是自己人，我也不担心道出这件家丑了。”天禅慨然说，“为了一段儿女私情，我曾放逐自己在勾栏院里醉生梦死。成亲之前就先破了身，这可是严重触犯‘纯阳派’的门规呀！”

“不过是破身，又死不了人，哪会严重到被逐出师门？”冷若寒这句话是故意说给独孤诺听的。

“不！纯阳神功乃以纯阳之体练就浑然正气，贯通全身脉络四十九周天，以粹聚至高的内力。但在修为未达此一最上层境界前破身，除了让苦练多年的功力大受折损，破其身的姑娘，还会受到紊乱的真气所伤。除非这女子深谙‘玉女奇经术’，懂得运用阴阳调和之道，否则很快就会因内伤而香消玉殒……”

难怪！独孤诺死都不肯碰她……

冷若寒猛然一震。这么说起来，他——不就还是个处男啰？

独孤诺意会到她眸中的诧异问号，只是腼腆地点点头。

“正因我已非纯阳之体，纯阳神功始终练不到最上层，所以即使贤侄练此武学的资历比我浅，倘若真厮杀起来，恐怕躺下去的是我，而不是他。”天禅十分激赏这个年轻人，又道：“难得你心性淳厚，紧要关

头还对老袖手下留情，正应了冷姑娘的那句话——“这几十年的经，我真是白念了！”

“大师！那是我一时气愤之下胡诌的！”冷若寒急忙接口。

“冷姑娘性情率真毫不造作，简直和当年的伶伶一模一样。是老袖被妒念蒙蔽，硬将你和祁兄归为邪门歪道……”

自从冷若寒告诉他，奕伶伶已仙逝多年，天禅不免从她身上缅怀旧友的情影。

“祁兄？”冷若寒欣喜地问：“大师不再恨我外公了？”

左一句外公、右一句外公，其实她的心何尝不是早向着祁笃君了。

“感情之事原本就不能勉强，可惜，这个道理居然要两个小辈来给我当头棒喝……”天禅拿出一只包袱，将它展开：“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老袖又何用惜之如宝？这东西贤侄且拿回去交差吧！”

“大师……”感激之词溢于言表。独孤诺与冷若寒望着那件熠熠发亮的软甲，不禁为它圣洁的雪白本色，起了肃敬之心。



皇命得以完成，甚至化解了天禅大师与万毒之祖的恩怨，这意外的收获的确是令人欣喜的。冷若寒在回程的途中，每每思及祁笃君的用心安排，就不免更加佩服外公的聪明机智。

“你练纯阳神功的事，为何不早告诉我？”

冷若寒觉得奇怪，守身如玉的他，何以故意制造风流假象？

“如果据实以告的话，你可还愿意嫁给一位洞房之夜就让你丧命的夫婿？”独孤诺解释：“由于家人并不知我练何神功，而官宦子弟大多由父母指婚，我不想让媒妁之言害了无辜女子，才假意放浪、四处风流。如此一来，那些好面子的富贵阶级，就不愿把女儿往独孤家推了。”

原来如此，好个深谋远虑的独孤诺！

“现在你了解后……”他将她一把拉近，碰触她的鼻尖：“会不会怕我？”

“谁怕谁？乌龟怕铁锤！”

她立即凑上香吻以示挑衅，两人便在草地上热吻了起来。

这处荒野的湖边，应该不会再有人来打扰了吧！是以欲火在这对青春男女的体内迅速蔓延。

完完全全占有这个女人的“机会”，就在眼前了！天知道！他多想顺着欲望，不顾一切与她共尝颠鸾倒凤的销魂滋味……但，尚存的薄弱理智却逼使他，抱着怀里的“禁果”滚向旁边的湖水。

“呀！”一声惊叫，冷若寒乍然被冰凉的湖水浇熄欲火。

“对不起……”独孤诺歉然道；我不能对你做出这种事。如果一个不慎，你会为我控制不住的真气所伤的。”

“也许……”她呆愣了下，喃念道；外公早知你在练纯阳神功，所以先见之明地将玉女奇经术的心诀传给我？”

“纵使你学会了玉女奇经术，我也不敢在真气贯通全身经脉前贸然一试。”独孤诺虽然已练到九成七的境界，不过还是小心为妙。

话虽这么说，不过他贪婪的眸光，仍是直逼向那副诱人的胴体，仿佛要借此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冷若寒陡地羞红了耳根子，从及膝的湖水中站起来。

“快换衣服吧！免得着凉。”

从她那副湿透的玲珑躯体中回神的独孤诺，这才赶紧撇过头。

8

对独孤诺的为人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后，冷若寒反倒不再避讳与他之间小小的亲昵。这对璧人有如新婚夫妇般出双入对，直到他们在嘉州城的客栈，不意遇见了熟人。

“回大凉山后，姐姐和姐夫一定很意外会再见到你。”

冷若寒已迫不及待要将未来的夫婿正式介绍给大家。有外公的事先做主，加上雪儿姐姐的摇旗助阵，娘一定也会同意这件婚事的。

“希望简大侠不会怪罪，我偷了剑波山庄的镇庄之宝。”

“怎么会？我惹来比武大赛那么大的麻烦，他都没怪我了，何况是……” 她的话因眼前一位走过来的

丽人而打住：“平贞姐姐？”

“孙姑娘，想不到你还是阴魂不散地跟来了。”独孤诺的语气极为不友善。

“诺哥哥，别这样……”冷若寒示意他压抑一下火气。

诺哥哥？她居然喊得这么亲热了？孙平贞从冷若寒甜美的微笑冻结为愕然的表情，以及其心虚地松开独孤诺手臂的举动推知，她的“陷阱”不仅全失败了，甚至反效果地加速了他们感情的发展。

“很显然的，独孤大哥已经有了新人忘旧人了！”于是她委屈地说：“若寒妹妹说要带你去求医，结果一去不回，我着急之余四处打探，好不容易找来这儿，没想到你居然如此嫌弃？罢了！罢了！妹妹貌美赛过天仙，我早该有自知之明的。只希望独孤大哥你能真心善待，别对她始乱终弃了……”语罢，她便要离去。

“孙姑娘，我不明白你为何要说这些引人误会的话，但是我可以坦白告诉你，我独孤诺从未对你起过歹念、做过歹事！”独孤诺愤然扣住她的手：“我甚至还想问你，为什么那天我会受黑阴掌的袭击？”

“什……什么黑阴掌？”孙平贞吓白了脸：“我听都

没听过！”

“平贞姐姐，是这样的……”冷若寒先扯开独孤诺的铁臂，解释说：“诺哥哥在客栈昏迷不醒的原因，其实是中了黑阴掌的剧毒，而非救你所致。我们想向你求证当晚的情形，一来追查凶手，二来可以把你对诺哥哥的误解打开……”

“妹妹怀疑我说谎？”孙平贞登时无助地一坐，掩面而泣：“跟你们说了嘛！我不晓得什么黑阴掌，我只知道那天明明是他为我运功疗伤的呀！”

哭了片刻后，她才抽噎地道起那晚的事。

“记得那天晚上，独孤大哥抱我回房后，便为我灌入真气。起初的感觉是无比舒畅，接着就有点晕眩，后来更失去了意识。直到大约三更左右吧！我在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个男人，本想挣扎起身喊人，却是浑身乏力。加上他一直在我耳畔轻声呢喃，说什么一定会娶我入独孤府，我又惊又喜之下承其欢爱……”含羞的语调霎时转成哀绝的哭喊：“哪知他现在居然全盘否认！难道那天在我房里的，还会有其他的男人吗？”

“这么说来，你那天也遭人暗算啰？”冷若寒喃喃地说。

也许女人的眼泪见多了，即使孙平贞哭得肝肠寸断，独孤诺也起不了一丝同情心。

“你既然已经意识不清了，又怎能一口咬定是我？”他冷然问。

“我……我……”孙平贞登时哑口无言。

“平贞姐姐，诺哥哥绝不是那个侵犯你的恶徒。”涉世不深的冷若寒，还天真地相信孙平贞所说的遭遇；据我所知，天下只有欧阳飞会使黑阴掌，说不定这正是他蓄意分化我们三人情谊的诡计，才在偷袭诺哥哥之后，又欺负了你……”

“真的？”孙平贞也很识时务地找台阶下了，她惊惧地捂着胸口；“太可怕了，那淫贼为何不放过我？”

“也许是对你‘余情未了’吧！”独孤诺讥讽地应道。

这女人不是曾在床上大喊说，他比欧阳飞还更让她爽快？假若真是那淫贼找上门来，独孤诺才不相信，贪恋床第之欢的孙平贞会舍得拒绝。

“诺哥哥，你别吓唬她了！”冷若寒白他一眼，又问：“这一个月来，姐姐体内的积毒可还曾发作过？”

“拜独孤大哥之赐，这段期间，平贞的痛苦减轻不少……”孙平贞故作可怜状说：“都是我愚昧，差点

错怪了独孤大哥。既然误会已解开，我也无颜求妹妹带我回大凉山求医了！”

哈！那最好！

独孤诺正觉得称心如意，冷若寒却作出了令他苦不堪言的决定。

“诺哥哥不会放在心上的，对不对？”她暗拧了他的大腿一把，说：“人命关天，我们绝不会弃你于不顾的！”



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孙平贞正是这句至理名言的奉行者。一次陷害不成，没关系！她还可以制造第二次、第三次，就不信眼睛里容不下一粒砂的情人，会不因猜疑、嫉妒而反目成仇。

就寝时间一到，她即盛妆打扮，妖娆地扭着腰肢，捧着几盘掺着少量春药的小菜，往独孤诺的房间走去。

“平贞姐姐，这么晚了，你来找诺哥哥？”还没敲门，冷若寒刚好出来。

她不自然地笑了笑：“是这样的，我准备了点小菜想向独孤大哥亲自陪罪，谢谢他的大人大量、既往不

咎，还愿意送我到凉山。”

“这样啊！”冷若寒不疑有它，婉拒道：“诺哥哥正在练功，不方便吃东西的。”

“练功？练什么功？”

早想探究独孤诺那股极阳之气怎么练来的，何以她无法将之吸纳入体内？

“我也不太清楚……”幸好冷若寒没有多加解释。因她认为，不谙武功的孙平贞也是听不懂这门深奥武学的；反正我们不要进去打扰，尤其他在快练成时会真气窜流，很容易伤到靠近的人。”

“这么厉害？”孙平贞更好奇了。

等到四下无人后，她悄然戳破纸窗，想瞧瞧里头的人到底在练啥功夫。

凝神闭气的独孤诺，手掌交叠，稳当地盘腿在床上。只见其脸上罩着一抹红光，无风的状态之下，纱帐居然会微微颤动。

太神了！他的内力澎湃、气血如虹，恐怕一旦练到了相当火候，可能就难对付了！

可是这次的相遇，独孤诺的警戒心明显提升不少，而其功夫又如此了得，想暗算他还不容易哩！除非……借刀杀人？

“嗯哼！独孤诺，我不会让你活着练到十足功力的……”

胸有成竹的狞笑，在孙平贞那张阴惊的丽容中微微扬起。



喜城古名“海棠香国”，这里由于遥领峨眉、襟带三江，是以山水相映、风采动人，据说连出生于此的姑娘也大多秀美可人。

“传闻‘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州之胜曰凌云’，真想在这里多待几天，以游遍名闻遐迩的凌云山九峰……”喂马儿秣草时，冷若寒忍不住道出遗憾。

“姐姐刚好对这一带很熟，只要你喜欢，姐姐愿为向导，领你去游山玩水……”

孙平贞将手搭上她的，指尖则轻轻摩掌着那细嫩的皮肤。虽然同为女儿家，但这暧昧的动作，已一再地令冷若寒起反感。

“我和诺哥哥因故得赶回京城，送你到剑波山庄后也不能久留了。”她抽回手，转身进房间收拾东西。

孙平贞跟了进来，瞥见她桌上半摊开的布巾，盖

着一把气势不凡的剑。

“小心！”喝住靠近的她，冷若寒走了过来；这把剑锋利无比，不要随便乱碰。”

藏青的剑鞘上刻着飞龙舞凤，剑柄的末端嵌着五色宝珠……这不是在比武大会上亮过一次相的碧寒剑？

“既然宝剑已落在她手中，那么我已毋需冒险入虎穴去偷了嘛！”孙平贞暗笑在心底；“嗯哼！真是天助我也，这么快就让我‘人剑两得’……”

“寒寒！”蓦地，独孤诺匆匆推门而入，喊道：“玉面蜂王又出现了！”

今早他去市集补充必备干粮时，听到了这个令嘉州百姓人心惶惶的消息——昨晚又有个姑娘被玷污了。

“玉面蜂王前后在各州县奸淫了七十几人，嘉州的官府已宣，凡城里未婚的姑娘都到府衙暂时避难，而且从今天开始实施宵禁。”

想不到一个欧阳飞，会造成这么大的恐惧，同为男人，独孤诺不禁替他感到羞耻。

“有用吗？”孙平贞淡漠地说：“这淫贼可是神出鬼没喔！”

“乡民们也组成了好几支自卫队，誓死保护清白女儿。欧阳飞饶是飞天遁地，也无法一下子冲破重重守卫吧！”独孤诺加以说明。

“独孤大哥及若寒妹妹的高强武功，尚无法将他捉拿到手了，何况是那些无智无勇的脓包乡民？”孙平贞故意激道。

“那是他走狗运，这回我定要将他擒下伏法。”冷若寒不服气地一拍桌。

“寒寒！这事自有官府处理。”独孤诺最怕她蹚下这趟浑水，在碧寒剑及天丝软甲两件宝物尚未送回归处前，是不该再招来麻烦的。

“独孤大哥，我真是错看你了！难得若寒妹妹愿意为女性同胞尽绵薄之力，你一个大男人居然畏首畏尾？”孙平贞马上煽风点火了。

“平贞姐姐说的对，学武之人本就应有‘人溺己溺’的胸怀。如果我们都抱着明哲保身的心态，那天下的女子岂有宁日？”

见她心意已决，独孤诺自知再劝下去，也是白费唇舌。

“好吧！那么待会儿我们就向官府报名，加入守卫队的行列。”



嘉州城中，及笄之年以上而尚未成亲的姑娘，在黄昏前已安置好暂住府衙里，总计近五十来位。独孤诺与其他乡民分别守在各出入口，冷若寒负责内堂的穿梭巡视，而孙平贞则和几位嬷嬷帮忙照料饮食起居。

一天、两天过去了，府衙内并无任何动静。但就在大伙儿仗着人多势众，以为淫贼心生怯意的大意心理下，居然就在第三天夜里出事了。

“啊——”有位半夜起来解手的姑娘，在茅房旁发现了一个昏迷裸女。她非同小可的大喊，立即引来围观者。

冷若寒挤进群众中，赫然见到那名尚存一丝气息的受害者，脸色发青还满嘴白沫。

“狐妖啊！”惊惶声四起了；那玉面蜂王当真是狐大仙变的？”

“安静！”独孤诺极力推翻乡民的无知议论；“这分明是人类所为，绝非什么神仙鬼怪的……”

“如果不是狐大仙，怎能溜得进来奸淫我们的妇女？”这些人根本无法相信人的内力足以震伤这些姑

娘的身体。

“女儿啊！我可怜的女儿呀！”接到通知的家属已经赶来，一位大娘抚着伤者非人的脸色，哭道：“哪个懂得茅山之术的道士，可以救救我女儿的，拜托——”

“快把这姑娘抬进去。”冷若寒吩咐嬷嬷们帮忙善后，并扯扯独孤诺的衣袖，低声说：“现在你说什么都没用了，他们虽然愤怒，可是内心更加害怕。我看……只有派人请我雪儿姐姐来一趟，也许这位姑娘还有救。”

数十人的层层护卫，仍保不了一个弱质女子的清白，第四天晚上，大伙儿更不敢掉以轻心了。

但无论多频繁的巡逻，接下来的几夜，那淫贼居然仍能在神鬼不知的情形下伸其魔爪。当第五位受害者在荷塘边被发现时，围观的群众无不感到胆战心惊了。

“再下去的话，嘉州城的姑娘都保不了了……”乡民忧心忡忡地说：“或许不该把人留在府衙，好像将待宰的鸡全集中到一个鸡笼似的……”

“能够在府衙里来去自如……”独孤诺沉思了半晌，心中不禁怀疑：“难道玉面蜂王懂易容之术，而且

早就混进我们之中了？”

这晚，他便决定要守在内堂。照祁笃君的说法，欧阳飞应该已快练成阴阳合气道，才在最后阶段猛抓处子之身当牺牲品。他担心，魔功更上一层的淫贼，终会对寒寒下手。

夜泉咕咕的怪声，在寂静的月夜份外刺耳，守着凄清的花园，寒意不禁由背脊漫起。忽而一细微声发自西厢，独孤诺立即前往查探，只见一名翠绿衣衫的女子走过回廊……

“姑娘且莫半夜在此徘徊，当心那淫贼……”

才想善意警告，那女子突然往空中一挥袖，在他未看清蒲扇半掩下的脸孔是何模样前，晕眩感已经袭来。这……这不是欧阳飞惯用的迷药吗？

“寒……”小心淫贼呀！

他想呼喊却叫不出声，只隐约闻到一股香臭交混的怪味，从那扬着骇人冷笑的模糊身影飘来。



独孤诺是因为一顿毒打而痛醒的。醒来时，他的手脚已被五花大绑，而整个身子则牢牢困在结实的囚车里。

“你们……”这是干什么？

“淫贼！”县太爷端坐在公堂上，怒道：“原来你就是害惨七十余位清白姑娘的采花大盗！”

“我不是！”独孤诺反驳：“真正的‘玉面蜂王’是欧阳飞呀！”

“有谁见过真正的玉面蜂王？那些被他奸淫过的姑娘即使还活着，也昏迷不醒成半个死人了！”师爷指着他的鼻子：“要不是你昨儿个犯案时，被人发现还敲昏了头，我们哪能当场来个人赃俱获？”

被人敲昏？这些白痴当真以为他独孤诺那么轻易让人袭击？

“淫贼！你还我小桃的命来！”受害者的母亲扑向前：“你怎么可以残害我那无辜的女儿，可怜她才十四岁呀！你真是丧尽天良哪……”

“我是中了迷魂散才被人嫁祸的！”他无辜地大喊：“你们千万别上了奸人的当，欧阳飞早想将我除去以快之……”

“还敢狡辩？”师爷突然将他的假发一掀：“这就是证据，一个假扮成翩翩公子蒙骗无辜少女的和尚，会是什么好东西！”

公堂内立即一阵骚动。

“这种污染佛门清誉的臭和尚，应该先阉了他再千刀万剐……”

“太便宜他了，理应以火刑烧死这危害众生的魔鬼！”

辱骂声排山倒海而来，但浑身伤痕的独孤诺却只想到一个人。

“寒寒呢？她怎么样了？”有无被欧阳飞伤到？

“冷姑娘得知你不耻的行径后，已经伤心欲绝地离开了！”县太爷拍桌喝道：“淫贼既已捉拿到案，为恐生变，本官判他‘斩立决’，三日后行刑……”

“枉你身为地方父母官，居然如此草菅人命？”独孤诺的剑眉不由得一锁：“你可知道我是‘谁’？”

“我知道！”县太爷重复了一个令他十分恼火的答案：“你就是采花大盗——玉面蜂王！”



由于数夜未眠，冷若寒没想到自己一顿沉睡后，府衙居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当孙平贞急急地把她摇醒，带她去目睹那个被人打昏的玉面蜂王时，她几乎无法承受眼前的一幕。

“诺哥哥？”怎么是他？

衣衫不整的独孤诺，趴在一丝不挂的小桃姑娘身上，陷入昏迷的他甚至对乡民的拳棍相向毫无知觉。

“住手！你们会把他打死的！”她跃上前制止。

“淫贼总算被我们逮到了，冷姑娘莫要护着他！”陈师爷的口气很不好。

“诺哥哥绝不是淫贼！他不是！”眼看再打下去就要出人命，她简直急死了。

“罪证确凿，如果冷姑娘还想为这恶徒说情，休怪本官将你视为同伙，一并拿下治罪了！”原本对她十分礼遇的县太爷，态度亦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变。

“你……”这个糊涂蛋！

冷若寒才想大骂，蓦地一个颠踬，没由来的晕眩让她瘫软在孙平贞怀里。

“大人！请恕若寒妹妹无礼，她被独孤诺骗得团团转，所以才无法接受这残酷的事实，瞧！她都气血攻心得昏过去了……”孙平贞求情。

“嗯！念在孙姑娘及时发现独孤诺的恶行，还趁其不备将贼人击昏的功德上，本官可以不同冷姑娘计较。”县太爷还同情地瞥了冷若寒一眼；唉！枉她生得冰雪聪明，竟然所托非人……”

“若非无意中知道独孤诺曾在万佛寺出家的秘密，

民女也不致对他起疑。若寒妹妹就是太傻了，既知他已皈依佛门，还不顾名节与这男人私奔……”

冷若寒一定没想到，当初为了消除孙平贞对独孤诺的疑虑而说出的秘密，居然成了她诬陷好人的证据。

“大人！依民女之见，放贼容易抓贼难，这种十恶不赦之徒最好速速除去，免得让他有机会逃脱。”孙平贞预料独孤诺再过一个时辰便会醒来。

“言之有理……来人啊！快把采花大盗绑进囚车里！”

趁县太爷与众人忙着料理独孤诺时，孙平贞则抱起冷若寒往府衙外走去。

“独孤诺，纵使你有本事逃狱闪过这条死路，‘采花大盗’的恶名，也将让你一辈子见不得光啦！哈哈——”

得逞的奸笑随着马车，一路扬到了城外的五里坡。



遍体鳞伤又加上滴水未进，独孤诺在嘉州城的大牢里，度过了最难熬的一天。

不知寒寒现在怎么样了。县太爷说她黯然离去后就不再回来，难道说……连她也认为他是淫贼？

忽地，阶梯那端传来细微的脚步声。

“诺哥哥！”原来是冷若寒点住官差的穴道，强拿钥匙打开牢房：“我来救你了！”

“寒寒！”独孤诺激动地与她相拥，满腔感动的不是劫狱之义，而是她对他的信任：“我以为连你也不相信我，已经弃我而去了……”

“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这分明是有人蓄意陷害。”冷若寒心疼地审视他的伤势，那颗已长出寸发的光头，显然挨了不少棍子；他们居然如此对你？乡民愚昧也就罢了，那昏官怎可罔顾人权，任大家动以私刑？”

“被害者家属激动的心情，我可以体谅。”独孤诺抚着她的愁容，笑了笑：“只要有你的支持和信赖，我什么也不怕了！”

“你……”若非自己一意擒贼，也不会害得独孤诺落此下场，而他却无半句怨言，冷若寒更是歉疚了，“走！我们马上离开这是非之地。”

“你以为府衙胆敢只留一名官差守住我这‘采花大盗’？”他晃晃手脚上的铐子：“钥匙在县太爷那儿，

这副刑铐乃用纯钢打造，绝非一般利器能截断，除了碧寒剑……”

“碧寒剑？”冷若寒愣了愣，悔恨的泪立即落下，“都是我不好，不但害你蒙受这清白之冤，连姐夫的碧寒剑也被人家窃走了……”

平贞姐姐说，她在背着自己匆匆出府前，那把放在房里的宝剑早不翼而飞。

“这不是你的错！”他温柔地为她拭泪，安慰道，“你我都中了迷魂散，才让敌人有机可乘。”

碧寒剑被偷，他并不意外。整件事显然有人在暗中操控，所以纵使撇下无辜的嘉州百姓不管，他们当真能安然无忧地远走高飞？

不！照这缜密的布局来看，对方若不置他于死地，恐怕是不会罢手了。

“一定是欧阳飞！”冷若寒的猜测很直接；这淫贼既阴险又没种，他想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你一人去扛！”

独孤诺也这么认为。可恨的是，欧阳飞的迷魂散实在太厉害了，以致能够让他三番四次得逞。

“寒寒，孙姑娘知道你来劫狱的事吗？”陈师爷曾说，她们俩是一道离开的。

“我怕平贞姐姐担心，所以趁她外出时，溜出来打探你的消息……”冷若寒担忧地说：“还是我去逼那昏官，要他把钥匙交出！”

“不！倘若误杀地方父母官的话，可是死罪一条啊！”独孤诺拉她坐在石床上，劝道：“听话，我不准你为我再闯下滔天大祸，老天有眼，一定会还我公道的。”

“可后天就是你行刑之日了，你怎么能老神在在说那些空话？”她真急死了：“劫狱我都敢了，还有哪条滔天大罪不敢犯？如果拿不到钥匙，我明天就劫刑场……”

又来了！他最怕的就是她的急躁个性。

“不行！县太爷惟恐生变，安排了数十名弓箭手在场防守，我不能任你冒这个没把握的险，何况还有个欧阳飞在暗处。而且我身为独孤家的人，绝不能知法犯法……”

“你——”怎么这么死脑筋？人家都要砍你的头了呀！

独孤诺明白她想说什么，紧接着打断：“除非你亲自快马跑一趟大凉山，只要请来简大侠，县太爷或许会给我翻案的机会。”

现在最令人担心的是冷若寒，如果能将她借故支开，那么他就无后顾之忧了。

“对呀！姐夫响叮当的名号，连益州知府都敬重三分，我怎会给忘了呢？”

不过说来奇怪，数天前她曾派人送信去请雪儿姐姐，照理说也该有回音了，为何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么……这玉佩你留着！”她掏出胸前的玉石，“希望能助你躲过这一劫！”

“这不是你的护身符吗？”独孤诺听她提过玉佩的传奇，连忙推回。

“我坚持你戴上它！”她硬将玉佩挂在他颈上，眼眶一红，“这样我才会安心……”

“好吧！那玉佩我收下了。”独孤诺紧搂着她，下巴在她额上磨着，“几天没抱抱你了，你身上的这股幽香还真令我怀念呢！”

“这是娘亲自调制的‘百花迷香’，擦在身上可使皮肤更细致光滑……”她从袖中取出一只绿色瓷瓶，“不然，我把这瓶子也留下，你若想我的话，可以随时闻一闻。”

“的确很香！”他深吸一口，开玩笑地说，“不过这特殊的香气，很容易引我起邪淫之念的，还是别送我

为妙吧！”

“哦？”冷若寒揶揄：“我也给了平贞姐姐一罐擦在身上，你怎么不会对她发情？”

“她不同！孙平贞身上的臭汗水味，已浓重到连十斤的百花迷香都掩盖不掉……”

独孤诺的笑意突然僵了一下。

对了！那绿衣女子身上的气味，不也是和着狐臭的变味香水，难道她是——孙平贞？

9

自从姓孙的跟了他们之后，他与寒寒就误会不断，而且无论他们走到哪里，欧阳飞就在哪儿落脚犯案。现在联想起来，孙平贞极有可能与他是一伙的！

不过，此时并不宜道出他的推论，否则寒寒心急之下跑去兴师问罪，岂不徒惹麻烦？虽然不明白欧阳飞为何一直居于幕后，但独孤诺十分肯定，只要他一“死”，那淫贼即会毫无忌惮露出形迹了。

“诺哥哥，你怎么了？”冷若寒察觉他脸色的凝重。

“寒寒，能否答应我三件事？”独孤诺轻捏她的颊；第一，别让孙平贞知道你去求救兵的事；第二，天丝软甲务必要穿在身上以防暗算；第三，如果——我真的遭遇不测，你一定要坚强活下去，好为我报仇……”

“不准说不吉利的话！”她抗议地捂住他的唇。

“我只是说万一，瞧你吓成这样……”为改变气氛，他故意点点她乍然泛白的唇；“好啦！在你出发前，可以给我一个小吻吧！”

“诺哥哥……”突然间，不祥的预感浮上心头。

如果真有那个“万一”，她来不及请到姐夫帮忙，或是县太爷不卖姐夫的账，而诺哥哥又不肯逃狱的话，那么这次……岂不是最后的“吻别”了？

身子不由得骇然一震。这个隐忧不止令她送上浓情蜜意的吻……

“你这是……”在做什么？

独孤诺诧异她大胆行径的同时，忍不住低吟一声，呼吸更因高升的烈欲而急速。如果只是单方面的逗弄，他知道何时该适可而止；若是经由她的蓄意挑

诱，他绝对浇不息熊熊的欲火。

“我会很温柔的……”冷若寒以为弄痛了他，忙将手劲放轻；诺哥哥！我从来没求过你什么，就这一件——你依了我吧？”

这番轻柔的抚弄，令他神魂颠倒之余，震撼的雄躯中有如万马奔腾，于是欲望与理智在心中形成了拉锯战。

美人当前，他当然想占有她想得快暴出鼻血，但神功未成、敌人未除，他岂能轻“举”妄“动”？

“寒寒！”挣扎一番后，独孤诺终于痛苦地一推，“不行！我……我还没有那个心理准备！”

什么“心理准备”？他的“生理冲动”明明有着强烈的渴求呀！

“为什么？”冷若寒掠过一抹受伤神色。

为了独孤诺，她几度抛开贞操的道德观自动献身，为何他屡屡拒绝？难道练那劳什子纯阳神功，真值得他轻贱生命、甚至糟蹋她的自尊？

冷若寒不禁怀疑——他到底爱不爱她？

“对不起……”独孤诺以为她的泫然欲泣是缘于担心；“时候不早，你该走了……”

“我明白了！”但冷若寒却另有答案。

即使独孤诺的贞操因为他的“处男之身”而无庸置疑，可是她却粗心大意地忽略了一点——为何他仍将杨盼盼收留在别馆中？

由此可见，他根本就忘不了那个女人！

虽没见过长安第一名妓，但也听闻过此女绝尘的姿容可比貂蝉再世，举手投足间的万种风情更是倾倒众生。若非神功未成怕伤了她，冷若寒猜想，独孤诺早收了杨盼盼。而自己能由第二顺位蹿升至第一，说来还是拜李承乾“横刀夺爱”之赐呢！

可悲呀，这个道理居然到现在才想通，冷若寒心痛得有如万蚁在啃噬。

然而，自古多情空余恨，即使这段感情掺杂着苦涩的成分，尽管独孤诺的心里仍存有别人的影子，她却依然爱他爱得难以自拔。所以无论如何，她一定要想办法救他！

“我走了！你多保重！”

强制收回眼眶中打滚的泪，冷若寒终于扬长离去。

守门的官差原以为这姑娘来劫狱的，未料她并没带走人犯，所以穴道被解开后倒不急着嚷嚷，而是先冲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麻烦你把这个东西交给县太爷。”

只见独孤诺自袖中拿出一金丝绣成的小锦囊，笑着递出铁栅。

“如果他不希望项上人头不保的话，就把其中的文件看个清楚！”



到大凉山讨救兵的冷若寒，万万没想到会扑了个空。简承砚带着妻子出庄云游已有一个多月，而老庄主亦偕同夫人以及银、铁两位属下到西北访友，只剩下年纪轻轻的小喜子在家。

“难道就没希望了？”绝望的泪忍不住奔流而出，她喃喃自语：“不！就算诺哥哥不肯逃狱，我也要将他从刑场拖出去！”

“二姑娘，你还好吧？”小喜子见她一径地哭，不免担心：“若有需要我帮忙的，请尽管吩咐！”

“没用的……”劫刑场这种要杀头的事，总不好把他给拖下水吧！“只请你转告我姐姐一声，往后就麻烦她为我克尽孝道了！”

于是她又匆匆上马，没命地赶路，想在午时前回到嘉州。

“诺哥哥！你等着，我马上来救你了！”

当她疾奔至城南，黑压压的人潮刚好将刑场围住。远远地，就看见县太爷将斩杀令投掷在人犯面前，只见那刽子手已经要挥下无情的大刀了。

“不——”她凄厉地大喊：“刀下留人哪！”

可惜，她的声音还未传到刑场，人犯的头已然落下。

“啊——”眼前一黑，冷若寒因为无法承受这种打击而掉下马。

千钧一发之际，背后一只强而有力的手臂及时将她抱住，漂亮而安全地落地，此人正是简承砚。

原来冷若寒才离开，他们夫妇就回到剑波山庄了。一听小喜子道起二姑娘的怪异言行，简承砚立即交代雪儿，先打点庄内俗务后再赶来会合，而他则一马当先追人去也！

若非见过祁笃君的爱驹宝儿，他也不会立即认出眼前这位容貌艳丽的姑娘，正是数月前差点为剑波山庄惹来风暴的狂傲小子。

“若寒！你醒醒！”那苍白的小脸还垂着未干的泪，做姐夫的不禁心疼，早先对她的不满马上一古脑儿全忘了。

“嗯……”冷若寒被刺鼻的“提神剂”熏醒，睁眼一见到姐夫，泪水立即扑簌簌而下；姐夫，你来得太晚了……”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简承砚随着她哀绝的眸光，游移到前方的刑场。

“诺哥哥……”冷若寒没有回答他的话，兀自强撑虚弱的身子站起来，“对了！我还得帮诺哥哥收尸……”

“若寒！”简承砚心急地晃动她纤柔的肩；诺哥哥是谁？他是你什么人？”

“我还要宰了那个是非不明的狗官……”

见她悲恸的神色闪过一抹杀机，简承砚直觉不妙。这小妮子虽然顽皮好武，并无杀人的暴戾之气，而其眸中怎会有此非置之死地不可的光芒？

“若寒，不管发生什么事，姐夫绝不许你任性而为！”简承砚拉住她，劝道；雪儿惦你惦得紧，还是先跟我回去，免得让你姐姐担心……”

“我不回去！”虽然奋力挣扎，奈何他的力道如铁铐般，紧紧扣住她的手臂；放手！请你不要拦着我！”

两人拉扯之际，一位道服打扮的姑娘奔了过来。

“若寒妹妹！”兴奋的孙平贞，一靠近便拉起冷若

寒的手；怎么不说一声就跑了？你可知道姐姐我有多着急吗？”

“这位姑娘是……”简承砚听她喊得亲热，浑身却在瞬间起了鸡皮疙瘩，因为她的声音真的令人不敢领教。

“平贞姐姐？”冷若寒忽略了该为姐夫介绍的基本礼貌，只是焦急地问，“你有没有见着诺哥哥最后一面？他有没有跟你交代什么遗言？”

“独孤大哥他……”孙平贞眼眶一红，哽咽地说，“他已在昨天就地正法了。”

“什么？”冷若寒身子一软，瘫在简承砚胸前；那今天的这个是……”

“另一个死刑犯！”孙平贞叹了一口气；我也是刚刚在刑场时知道的消息。听人家说，县太爷为了防止采花大盗逃脱，特地将刑期提前一天。因为不知你的行踪，本来我今儿个是要来为独孤大哥收尸的，没想到扑了空。府衙的人说，尸体早就被怨恨难平的乡民给丢出去喂野狗了……呜呜呜……可怜的独孤大哥，到死都不得全尸……”

“不——”冷若寒听不下去了，心碎的泪狂泻而下；“老天！您怎么可以这么残忍？诺哥哥他是冤枉的

呀！”

她们所说的人犯，莫非就是临场弃赛而逃的独孤诺？简承砚从小姨子那副痛不欲生的模样猜出几分——他们之间已是生死相许之情。

“这位公子是……”孙平贞明知道站在一旁的男子是谁。

“在下简承砚，若寒的姐夫。”简承砚拱拱手。

对于这位道姑，他有种说不出的感觉——那副眼神好熟喔！

“原来是简大侠，失敬失敬……”她见失魂的冷若寒无心引见，干脆自我介绍：“小女子孙平贞，旅途中蒙若寒妹妹所救，还一路结伴……”

“我要杀了那些愚民，我要宰了那些野狗！”冷若寒忽地大喊，像发疯了似的。

“快点她的昏穴，若寒妹妹受的刺激太大了，她快崩溃了！”孙平贞连忙抓住冷若寒的同时，示意简承砚动手。

虽然他也不希望用强的，但眼前也只有这个方式逼她安静了。

“若寒！你别怪姐夫！”

简承砚食指一戳，冷若寒立即失去意识。



孙平贞趁着冷若寒昏迷之际，大略向简承砚以及随后而至的冷若雪说明一切。当然，事情的真相经过她的“翻版”后，独孤诺已被扭曲成十恶不赦的大淫贼。

“我早同若寒妹妹说过了，这种花花大少不能信的，她偏不听。”孙平贞重叹了一声；“都罪证确凿了，她还一径地相信独孤诺是冤枉的。为了不惹她生气，我只好附和她天真的想法了。待会儿她若醒来，你们也别问太多，免得她情绪激动……”

虽然只有一面之缘，简承砚对独孤诺的印象倒不坏。凭他俊俏得足以令女人倒贴的长相，还需要靠“强奸”来满足欲求？

孙平贞的一面之词不免令人起疑。

“若寒会这么糊涂吗？我看那个独孤诺不像坏人呀！”连冷若雪都忍不住反驳。

“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孙平贞暗吞了几滴馋涎。冷家的女人怎么都是貌如天仙的美人胚子？“我当初也差点被他潇洒的外表、隽雅的气质所骗，幸好我及时悔悟，否则早成了他暗踏的另一条船了！”

“恶！”简承砚暗呕了一声。就凭她？

这姑娘的相貌虽美，可是矫揉造作的姿态，与适得其反的媚音嗲声，就足以吓退有意追求的男子了。而且以一个讲求修为的出家人而言，她不觉得往自己脸上贴金很“俗不可耐”？

“不管如何，我们还是先把若寒带回剑波山庄吧。”冷若雪担忧地说，“我担心她一时想不开……”

“我不要回去！”蓦然，冷若寒睁开了眼。

刚刚耳际一阵嗡嗡，醒来便听到雪儿姐姐要带她回去。诺哥哥的后事尚未料理，她怎能一走了之？

“淫贼尚未擒得，诺哥哥死不瞑目，我要为他手刃仇人。”她的语气极为坚定。

孙平贞则一副“我就说嘛！你们的话她听不进去的”的表情。

于是她假好心地建议：“不如让若寒妹妹留下，待她心情平静后自会回去，反正这里有我照应就够了！”

“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简承砚总觉得把人托给她照顾，似乎比寄放在贼寨里还更令人担忧。

“这也不失为一个良策。”偏偏冷家的女人天生缺乏危机意识，冷若雪居然扯扯夫婿的衣袖：“若寒的个性我了解，她决定的事，就算刀子架在她脖子上，也

改变不了。”

“那……好吧！”简承砚只得勉为其难地答应：“那就暂时麻烦孙姑娘了，我改天再来接她回去！”



一连三天，冷若寒像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找独孤诺遗落在郊外的残骸。但，令人失望的是，那些可恶的野狗竟然不留一点“口德”，让她连个小肉渣都寻不着。

“诺哥哥，你地下有知的话就显显灵吧！至少托个梦给我一点指引……”

凝睇荒凉阡陌，她终于绝望地回到城里。

“不得了，听说城北的萧家千金给人侮辱了，昏迷的模样跟之前采花大盗奸淫的那几位姑娘完全雷同。”乡民的奔相走告已经传到客栈了。

“真的？但玉面蜂王不是被咱们英明的县太爷给处死了？”

“谁晓得？这年头的淫贼特别多呀！”

于是，不安的气氛在听众间散播了。

“活该！谁教你们黑白不分，枉杀了一个好人！”

冷若寒冷笑在心，对于这些害死诺哥哥的帮凶，

她压根挤不出丝毫的同情。

“若寒妹妹，瞧你这几天瘦的，我特地吩咐厨子炖了猪脑汤，你可别辜负姐姐的一番好意喔！”孙平贞端了点心进房来。

“搁着吧！我不饿……”遇到这种事，任谁都会没胃口。

“那怎么成？我向你姐姐、姐夫保证过，会好好照应你的……”孙平贞将热汤捧到眼前，舀起一匙，作势就要喂她。

“我说不喝就是不喝嘛！”冷若寒反手一挥，竟打落那盅热腾腾的汤。

“哎呀！”孙平贞没有发脾气，倒是急着拉起她的手；烫着没？我看看……”

原本还有一丝歉疚的冷若寒，反因她呼呼吹气的动作而不悦。

“别碰我！”她啪地打掉孙平贞的手。

“你——”简直不识好歹！

这样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地伺候着，却换来无情的怒目相视，孙平贞不禁恼火——冷若寒，终有一天，我会从你身上索回双倍的代价！

她不经意流露的冷厉凶光，强烈震撼了冷若寒，

独孤诺的警告亦随之浮上心头。

难道你不觉得她看你的眼神很不寻常？难道你不觉得她与你的肢体接触过度频繁？

我总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

是呀！自己一直忽略孙平贞异于“正常女人”的表现。若说她有同性癖好，对诺哥哥所表现的倾慕之意又作何解释？还有……她方才的那种眼眸，居然会令人不寒而栗！

危险的警讯开始在她脑中响着。

“若寒妹妹……”孙平贞为这突来肃然的气氛而心虚，莫非她发现什么破绽了？“好好好！你别生气嘛，姐姐知道你心情不佳，我不会见怪的。很晚了，你还是早点歇息……”

说着，她便收拾了地上的东西，仓皇地退出房间。



月圆之夜，在潮汐牵引的作用下，一向是某些动物露出“本性”的最佳时机。冷若寒有预感，诺哥哥的亡魂将会指引她逮到元凶。

忽然，隔壁呀地一声，她从门缝中看见一道疾速

如风的身影，翻飞出了客栈。

“平贞姐姐？”竟然会武功？“难道……她与欧阳飞是一丘之貉！”

心陡地一震。冷若寒终于明白，当日诺哥哥就是先被她暗算，才会受欧阳飞的黑阴掌所伤！还有府衙里的姑娘在严密保护下仍然遭殃，必定也是她的“里应外合”！

“孙平贞……枉我待你如亲姐姐，你却这般害我？”恨火窜燃了全身，冷若寒抄起剑追出去；“你跟欧阳飞这对狗男女，我一定将你们大卸八块！”

仇人的踪影一度从视线中消失，幸好不久后，一道女子的哀嚎声给了她最佳的线索。来到一栋民宅前，断续的呻吟正是从里头传出的。她一翻墙，果然不出所料，这户人家全被迷药“撂倒”在地上，分明是采花大盗作案的手法。

“哈哈！我练成了，我练成了！”

欧阳飞的笑声从残烛摇曳的窗口传来。透过窗棂，冷若寒看见孙平贞所穿的那套道服也散落在地上。

“奇了！难不成……她与欧阳飞一同练那阴阳合气道？”

所有的答案很快就在下一秒揭晓了。

随着帐帏的掀开，一名赤裸男子下了床，深吸一口气，健硕的体魄便缓缓缩成窈窕而娇小的身躯，然后再戴上一层薄薄的面膜……

冷若寒不仅忘了呼吸，瞳孔也讶异得放大到极限——欧阳飞居然就是孙平贞？！

这个震撼令她浑身的血液为之冻结。

“啊——”冷若寒忍不住在心底大叫：“好恐怖！”

记得曾在睡眼朦胧之际，孙平贞悄然溜进房里静看她的睡态，而自己无时不刻在对方的“虎视眈眈”中，甚至任“他”拉过数次的小手……

想到此，她不禁为自己捏了一把冷汗，被碰触过的肩膀及手掌，也猝然起了一大片疙瘩。然而，愤怒的狂潮亦随之而来。

这下流的淫贼，不仅骗得她团团转，也害得诺哥哥好惨，总算老天有眼，得以让她目睹仇人的真面目……

“淫贼！”她大喝一声，如同飞龙般旋身刺了进去：“纳命来吧！”

未料有人袭击的欧阳飞，躲避不及下让她划破了衣袖。

“若寒妹妹？”他惊诧得差点忘了变声；“你……”

“想不到吧！你刚刚那一幕‘变男、变女、变变变’的妖术，我全看见了！”她美丽的眼睛冒着凶恶的火簇。

“哦？”欧阳飞不以为意地冷哼；“真是可惜呀！我还以为能够与你维持这段‘情比姐妹深’的友谊哩！”

“举头三尺有神明，任你再奸诈狡猾，总有露出破绽的时候！”她举起长剑；“欧阳飞，我今天要将你碎尸万段，再拿去喂野狗，以慰诺哥哥在天之灵！”

“你不会舍不得的。”欧阳飞随手撕下“孙平贞”的假面具，涎着笑脸向前一步；“在我们一番云雨之后，你怎舍得杀了天下第一猛男子？”

冷若寒气得直咬牙；“下流的狗东西，死到临头了，还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

“别这么激动！”欧阳飞从容不迫闪过她一剑，笑道；“若是不小心伤了要害，可会影响到你一生的‘幸福’喔！”

“无耻！”真不知是什么样的人，会生出这种寡廉鲜耻的孽种！

“哈哈！我就喜欢你这种泼辣的个性。”魔功告成的他显然略胜一筹，已经封拆了三十招，依然脸不

红气不喘；真想看看你在床上的模样，是否一样‘有劲儿’。”

“你——”怒火攻心的冷若寒，像疯了似的猛进招；我要撕烂你的臭嘴！”

“行不得呀！我还得靠它来尝尝你甜蜜的唇呢！哈哈！”欧阳飞狂傲大笑数声后，轻佻的眸光倏然阴鸷地一沉；别作无谓的抵抗了，你命中早注定了要成为我的人。”

冷若寒微愣了下。这目光如此阴狠的男子，他根本不是人，而是禽兽！

然而就在停歇的瞬间，欧阳飞却眼明手快地朝她一弹指。冷若寒只道是啥来路不明的暗器，没想到闪过的是朵拇指大的小白花。

而在它落地之后，双脚竟然一软……

“糟了！”是迷魂香！

“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浑身无力了？”欧阳飞大刺刺走过去，捡起那朵花儿在她的鼻尖晃了晃，低低地说；别以为我怕你，不想再这么耗下去，是不愿误伤了你这张漂亮的脸……”

“你——”好可恶！

想不到这朵散发异香的小花有如此强的药性，她

居然像个废人似的动弹不得，任眼前这团愈来愈模糊的影子直直逼近。

“欧阳飞……我……不会……放过你……”

终于，她最后一丁点的意识，消失在欧阳飞得意的狂笑中。

10

由于“阴阳合气道”刚大功告成，需要好好休息，加上此地不宜久留，所以纵使怀中的佳人搔得欧阳飞心多痒，也只得忍下欲望，先将人带回客栈。

打坐小歇一番后，微露的曙光正好穿过窗棂，照在冷若寒那粉嫩的颊上。

“活像掐得出水似的……”他不禁连啧了数声。

“嗯……”美人儿低哼一声，长长的睫毛缓缓地张开，煽得他色心大起。

“你醒啦？娘子！”欧阳飞立即迎上笑脸。

“淫贼！你……你对我做了什么？”冷若寒被这逼

近的脸孔吓出了豆大冷汗。

“我什么也没有做。放心，我会等到今晚成亲后再碰你的。”欧阳飞指指她身上的绳索；不过你最好别妄想逃得了，这‘金链子’以特殊银丝扎结而成，绝非普通利刃能砍断，而且愈是硬扯就愈紧。”

“放开我！”她挣扎再三。果真如其所言，紧缩的程度快让她透不过气来；休想我会嫁给你，我宁可让这绳子给勒毙……”

“门儿都没有！”欧阳飞哪会这么轻易让她死？食指一压，便点住了她的穴道；我知道你心里只有独孤诺，可是我对你的爱意，绝不会少他一分一毫。”

早在比武大会上，他已看出她是女儿身了。而后来在王员外家乍见其美丽的容貌时，他更是无法自拔地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其实我有许多机会占有你的。你可知道我为何迟迟不肯下手？”欧阳飞抬起她的下巴；因为我真心地喜欢你，每和你相处一刻，我就愈爱你一分。得到你的人容易，可是得到你的心很难，所以我才费尽心思破坏独孤诺的形象。没想到……他人人都死了，你依然对他念念不忘。”

“呸！”她朝那张憎恶的脸啐了一口痰；你永远无

法抹杀诺哥哥在我心中的地位，由于你的肮脏，才更凸显他人格的高洁。”

“你——”欧阳飞擦去脸上的唾液，恼怒地揪住她的肩；凭我欧阳飞的堂堂仪表，哪点比不上独孤诺？至于被我沾过的女人，哪个不是爽快得要命？不信？我可以马上让你尝尝那种欲仙欲死的快感！”

“不要——”她大叫一声的同时，那只锐利的魔爪已抓破她的前襟。

“咦？”欧阳飞费力扯着，居然撕不开里层的白色软丝；“这是什么东西来着？”

“别白费力气了，天丝软甲岂是那么轻易让你扯坏的？”冷若寒冷哼一声。

天丝软甲？传闻中那件利刃穿不透的佛教圣物？

“你真以为我拿你莫可奈何？别忘了，我有削铁如泥的武器——碧寒剑。也许我该拿这两件宝物互试一番，看看是剑比较利，还是天丝软甲的韧度比较好。”见她眸中闪过一丝惊惶，欧阳飞笑了笑；“但我不会这么笨的，能同时拥有天下两项最棒的防身之物，上天真是太眷顾我欧阳飞了，哈哈——”

“除非我死，否则天丝软甲将会一直‘包’在我身上！”冷若寒冷然道。

“我当然不会傻到用强‘剥’的方法。喝了这‘忘魂水’，你就会乖乖为我脱下——甚至一丝不挂。”他从怀里掏出一只瓶子，扳开她的下颚，坏坏地说，“而你也将一辈子顺从地跟着我，再也没有任何人能从我身边夺走你——亲爱的娘子！”

“不——”冷若寒痛苦地扭着脖子。

奈何在他强而有力的迫使之下，那些邪恶的液体硬是无情地滑过她脆弱的喉头。

“咳、咳、咳！”她连咬了数声，也同时呛出了绝望的泪水，“欧阳飞……我不会让你如愿的……唔……”

“你想做什么？”欧阳飞察觉出不对劲了；“不准你咬舌自尽！”

才欲出手点昏这倔强的小妮子，蓦地一团物体破窗而入了。

“放开她！”浑厚的嗓音与掌力同时凌厉而来。

“是你？”欧阳飞轻叫一声，讶异剑波山庄的少庄主怎会突然出现。

“若寒……”简承砚只见小姨子眼神涣散，不知中了什么剧毒，当下决定救人要紧；“淫贼看招！”

欧阳飞看他双掌一扑，以为对方来硬的了，便自

然地往后退了几步。孰料只有虚晃一招，真正临头的是两团黑烟，便连忙撇过头去掩住鼻子。

待黑幕过后，不仅简承砚人不见了，连冷若寒也失去踪影。

“哼！冷若寒，别以为这样就能够逃出我的手掌心。”他奸佞地一笑，“一旦喝了忘魂水，你一辈子都是我的人了！”



简承砚因为放心不下小姨子，于是又到嘉州探望冷若寒，没想到碰巧从欧阳飞手中救回她。马不停蹄赶回家找雪儿时，更幸运的是，祁笃君居然来到了剑波山庄。

“我那赛如诸葛孔明的女婿算得可真准，他早预卜到若寒会遇劫哩！”

冷若寒并不知道，当她将玉佩送给独孤诺的同时，继父身上的八卦主玉也会立即产生变化。幸好祁笃君从京城回家的途中，到乐仙谷绕了一下，段郁谦马上要他赶来这里。

欧阳飞千算万算，也料想不到隐居在蜈蚣岭上的师公居然就是冷若寒的亲外公！

什么千锤百炼的忘魂水？在祁笃君的眼里，就如同白开水一样——乱没品味一把的！一个时辰后，冷若寒就恢复神志了。

“哇——”一见到围在身边的亲人，她放声大哭了。

“若寒，没事了！”冷若雪心疼地安慰，除了丧父之痛，妹妹不曾哭得如此伤心欲绝，足见她这阵子受了不少委屈。

祁笃君也忍不住伸手拍拍她抖动的肩：“是呀！还好承砚及时将你从那乌龟王八蛋的手中救……”

“外公！”不料她却是转而扑在他怀里，哭道：“原来孙平贞就是欧阳飞，诺哥哥已经被他害死了……”

“别哭别哭！”祁笃君内心激动不已，这丫头终于肯叫他一声“外公”了。抚着外孙女满颊的梨花泪雨，他哽咽地说：“外公一定帮你杀了这兔崽子，看你想怎么个毒法，我都依你……”

于是三日后，剑波山庄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然而，没有人为冷若寒感到一丝喜意，因为新娘子所嫁的，就是独孤诺的神主牌位。

“若寒，娘不在这里，姐姐只能代她为你盖头巾了。”冷若雪早哭肿了双眼。面对坚持送“亡夫”灵

位回乡的妹妹，她只能说：“此去京城路途遥远，你多保重……”

“谢谢姐姐……”头巾下的冷若寒，语调中亦充满不舍。

自从窃听到外公和姐夫他们的谈话后，她就暗自策划了这个“引狼入室”的计谋。

“想不到欧阳飞不仅会黑阴掌，居然还学到另一样本事——缩骨神功，现在又加上阴阳合气道的内力修为，恐怕……已成为‘打不死的蟑螂’了！”祁笃君担忧地说。

“我们数人合力围剿，还怕收服不了这恶徒？”简承砚问。

“他练的全是至阴之气，即使高手出马，也只有被吸干真气的分。可惜阿诺已经不在，否则纯阳神功正可以克制他的邪道；而更不幸的，那乌龟王八又有碧寒剑，如虎添翼，即使你、我，加上郁谦和石墨，最多守得住剑波山庄罢了！”祁笃君的分析极不乐观。

“难道拿那淫贼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冷若雪不平地问。

“除非……”他顿了顿，才说：“以玉女奇经术来吸干他的阴气。但……这是‘不可能’的！”

躲在帘幕后的冷若寒，已听出外公的“不可能”，指的是不愿以她为牺牲品。

于是她绝口不再提报仇，只说要完成送独孤诺回乡的心愿，免得大家阻止她虚为“出嫁”，而实则“色诱”淫贼的作法。

她相信，欧阳飞既然处心积虑想得到她的人，一定不会放弃在途中下手的机会的。



绑着白绫的红轿，一路上果然引起不少人注意。

在安乐县客栈的这一晚，冷若寒从无端飘来的香味判断，她已引来欧阳飞。因为外公说过，忘魂水乃由一种五色毒草炼制而成，服下者再吸入夜来香精的话，便会产生幻觉，进而受人摆布。

“娘子！我来了……”低哑而蛊惑的声音，随着呀然而开的门袭来。

欧阳飞大刺刺穿着新郎官的红袍，一看到呆坐在床上的冷若寒，登时流下馋涎。

真漂亮呀！淡妆轻扫的她，是如此明艳动人，翦水秋眸仿若一池温柔水，教人忍不住往里跳。执起她比豆腐还滑嫩数倍的柔荑，欧阳飞更迫不及待想解开

她的上扣了。

“天丝软甲？”又是这件碍眼的东西！他不禁眉头一蹙：“把它脱了！”

虽然冷若寒早有心理准备色诱这魔头，但真要做到撤下自尊、压下仇恨来迎合他的命令，她的手难免犹豫了。就在其神色闪过一抹痛楚的同时，欧阳飞已起了戒心。

“嗯？怎么不听话了？喔！娘子是在害羞？”他不着痕迹地将一包药粉倒入桌上的茶杯，拿给了冷若寒。“来，不如我们先喝杯‘交杯酒’，你很快就会适应了……”

不疑有它的冷若寒，当真喝了下去。酒才入口，欧阳飞立即露出狰狞的笑意。

“小傻瓜！你真以为我会上你的当？”见她狐疑地一拧眉，欧阳飞暗自庆幸自己的小心为上：“我不知道你怎么脱离‘忘魂水’控制的，但在喝了这‘意乱情迷散’之后，你照样会乖乖成为我欧阳飞的人！哈哈！”

“狡猾淫贼！”冷若寒立即抽出随身匕首，刺了过去。

“哼，你愈是激动，药力的发作就愈快！”欧阳飞

连问了数回，还邪恶地勾勾手指：“念在这新婚之夜，我不跟你计较‘谋杀亲夫’的罪名，可是待会儿你得好生‘伺候’着我喔！”

蓦然砰地一声，简承砚破门而入，再度坏了他的春秋大梦。

“老天不会这么轻易就让你得逞的，”

“可恶……”又是他！欧阳飞刷地抽出剑：“姓简的，识相的就喊我一声妹夫，否则别怪我手上的碧寒剑不长眼睛！”

“姐夫，快走……”冷若寒胸口猛起一股热，她的头已经开始昏了。

“欧阳飞，有种的就出来和我对打！”简承砚不想让刀光剑影伤了小姨子。

两人一前一后跳到院子。客栈的人饶是都中了迷魂香，以致接下来的厮杀之声并没有引来观众。

集数种魔功于一身的欧阳飞，已非昔日比武大会上那只人人喊打的狗熊，加上他使的暗器不少，简承砚更觉备受威胁。对拆三十几招后，突然锵地一声，手上的凝霜剑竟被砍为两截，简承砚不由得心口一凉——嘎！连剑波山庄中最好的宝剑都被削断？

“想不到吧，连你也不是我的对手了！”欧阳飞噙

着冷笑，大喝道：“看掌——”

简砚立即以十成的功力还击。

四掌相接的刹那，一股骇人寒意透了过来，袭得他浑身冰冷，心肺紧缩得快要窒息。糟！他的真气一点一滴地消失了。

“吸干了你的真气，我欧阳飞就天下无敌了！哈哈！”

欧阳飞正得意时，忽而一道影子从天而降。

“简大侠！我来了！”那人轻易地将他被吸住的双手，从欧阳飞的掌中抽扯出来。

简承砚得以脱困，才想出口致谢，却是与欧阳飞同时大叫道：“独孤诺！你没死？”

“是的，我没死。”独孤诺扶起简承砚，挑衅地道：“阎王爷说大恶之徒未除，而且还有个美娇娘在痴痴地等我回去，怎么样也不肯收了我……”

蒙受不白之冤事小，但是任贼人逍遥法外事大，他为了降低敌人的戒心，于是费心安排这桩“诈死案”。

至于那糊涂的县太爷怎会开窍的？幸好独孤诺亮出皇上的特使密令，才说动县官提前行刑，而且找了另一名死刑犯替代。纵使欧阳飞老奸巨猾，也看不出

那位剃光了头、还被揍得满头包的犯人是谁。

在“假死”的这段期间，他一心苦练纯阳神功的最后阶段。昨夜终于大功告成，而今天就听人说起升平客栈住进一名“冥婚新娘”，他立即猜出是寒寒这个小傻瓜，而且欧阳飞一定也会有所行动。果然——

“哼，阎王他算老几？”欧阳飞不屑地轻哼；“我若要你亡，任谁也救不了你！”

他大喝一声，泛黑的十指飞扑而来了。

“小心他的黑阴掌！”简承砚发出警告，随即退后。

独孤诺嘴角则撇着冷笑。现在他有纯阳之气护体，还怕得了这小小毒功？

深吸了一口气，双手凌空一个划圆后重新交叠，他将真气自丹田提起，迎接对方的攻势。两大高手霹雳相击的刹那，爆出了雷电交加般的响声，震得草木巍巍颤动，连观战者都不得不立即闭气，免得心脉受到波及。

“啊！”地一声惨叫，胜负已经分明了。

欧阳飞的十指泛白，脸色却是转为一黑，鲜血则有如喷泉般自嘴里涌出。

“你……你怎么能……”破了我的阴阳合气道？

“欧阳飞，你这辈子以毒害人，一定想不到会得此‘毒气攻心’的下场吧！”独孤诺摊开手掌；我不过以内力将你聚积于掌上的毒气，逼回你的五脏六腑及脑门罢了。”

“纯阳神功竟然如此神奇，独孤诺的内力真是惊人啊！”简承砚暗暗佩服。

“虽然你的武功已废、心脉俱断，但是我不这么轻易让你死的。”说着他绳索一撒，神乎其技地将欧阳飞套住了；你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等等！”简承砚勉力撑起身子；你现在可没空带他去见官了！若寒中了意乱情迷散，再不救她就来不及了！”

独孤诺悚然一惊，撇下人犯不管，一个箭步便冲进房里。



当瘫在床上的冷若寒看见那道熟悉的身影飘进来时，第一个念头便是——

“我一定是在做梦……”她迷蒙的眼瞳盛满哀凄。

“不！这不是梦，因为我根本没死……”独孤诺激动地勾起她的下巴，“瞧！我的唇不是还热着的

吗？”

没错，他的唇是温热的，他的吻亦是强烈的……

“呵，诺哥哥，你真的没死？”扑进那副宽阔的怀里，冷若寒狂乱地巴住他，磨蹭着他的唇、他的颈，“我好想你！我想死你了！”

独孤诺何尝不是饱受相思煎熬？幸好及时赶到，否则寒寒已成了欧阳飞的人，一思及这个可怕的后果，他不由得眉头一揪。

“我知道你中了意乱情迷散……”想不到，这回轮到他来为她解毒；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的！”

但，他凝重的神色却误导了冷若寒的感受——这个男人根本就不是自愿的！若非因为她的“命在旦夕”，心有所属的独孤诺，岂会轻易地“轻解罗衫”？

“不——”即使体内的欲火已灼得她疼痛难当、气血逆流，冷若寒硬是推拒掉他的柔情蜜意；我不要你的同情！我不要你的怜悯！”

“你在说些什么呀！”他的爱情何时廉价得成为同情了？

“我不要……”头疼让她开始呓语了；“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杨盼盼……你愿意碰我，只是因为同情我快死掉了！”

“天！你怎会这样想的？”

“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她被你金屋藏娇，难道你还想骗我说你不爱她？”冷若寒想挣开他的铁臂，偏偏手劲虚弱得连只蚊子都捏不死。

“除了我以外，盼盼离开李承乾后还能依靠谁？我不过尽一个朋友之义，帮她暂渡难关罢了！现在她人都已回去杭州老家，而你居然还一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甚至扭曲成一个可笑的结论？”如果可以的话，他真想用力地把她浑沌的脑袋敲醒。

“这一切……真的只是我愚蠢的作茧自缚？”她的眼瞳熠熠发亮；“你对杨盼盼真的没有一丝男女之情？”

“听着！这辈子我只爱过一个女人。这女人既不温柔，更算不上娴淑，而且还是个逞勇好斗的‘武娘’，可她却有着十足的本领让我欢喜让我忧。为了不让她受到伤害，我硬是强迫自己清心寡欲整整三个月，没想到她居然怀疑我对她千真万确的深情……冷若寒，你真行哪！”看来，他只有以“行动”来挽回她的自信心了，“我再也不要当什么君子、什么圣人了，我现在就要你，听到没？我、要、你！”

嘶地一声，他扯破她的衣襟，还强压了上去。

这粗暴的举止不仅没吓坏冷若寒，甚至带给她无

比的悸动。难道真是春药使然，她居然觉得……特别兴奋？

是了！她要的就是撤除一切仁义道德束缚后，展现赤裸裸爱欲的独孤诺。

不知不觉中，半个时辰过去了，悠游在五彩云端中的俩人，终于回归到平静的现实。独孤诺满足地拥着沉睡如婴孩的冷若寒，早已忘了门外还有个待处理的欧阳飞……



真正的采花大盗总算落网，行刑前，祁笃君却要求县太爷先阉了这淫徒，免得下辈子又轮回转世来害人。

“这死兔崽子，竟然拿我发明的‘意乱情迷’来陷害我的外孙女？看我不割下他的‘祸根’去喂蛆蛆儿……”万毒之祖的作法果然够狠。

事情既然告一段落，独孤诺得先赶回京城复命了。

“放心，皇上已答应要颁旨赐婚，完成你们的美好姻缘了……”

说起这档事，祁笃君就一脸的自鸣得意。那回他

去京城，就是为了夜入皇宫在唐太宗的饮食中下毒，然后趁所有御医束手无策时，他再揭下“重金礼聘再世华佗”的皇榜，进宫去为天子治病。

“你居然敢对皇上下毒？”

大伙儿虽然惊讶，不过以“女婿都死在他手里”的风格来说，这事不足为奇。

冷若雪不禁问：“你下的是哪一类的毒呀？”

“嘻嘻……”祁笃君干笑了两声；让他‘一蹶不振’的毒药！”

哇！让拥有后宫佳丽三千的男人患阳痿之症，岂不是比杀了他还痛苦？难怪皇上只能以皇榜寻医，却不敢对人民公布得的是啥怪病。

“当皇帝老儿服下我的解药，不仅效果立现，甚至勇猛过于从前……”众人的表情愈是啧啧称奇，他的口沫愈是满空横飞；加上我附送一打的‘意乱情迷散’给他的妃子们使用，皇上立即答应我的条件，要下旨收若寒为义女，并且指婚给阿诺。毕竟独孤世家在京城是望族，我可不想让我的外孙女因平民身份而备受委屈哪！”

难得祁笃君考虑得周详，连冷若寒婚后要面临的问题，都一并为她解决了。

“委屈？”简承砚可不以为然，“堂堂的‘武林盟主’，谁敢招惹？”

说起这件事，他才有气哩。冷若寒虽是比武大赛的冠军，却又抵死不当盟主，以致不断有人来剑波山庄挑衅。因为只要打败了她，就有机会荣登盟主宝座。

“对不起啦！姐夫……”冷若寒歉疚地低头。一支“扫把剑”已经够困扰简承砚了，现在再加上她这颗“扫把星”，剑波山庄真是多灾多难啊！

“唉！罢了！谁教我是你姐夫？只希望你往后别为阿诺惹来麻烦就好了……”

正说着，小喜子冲了进来。

“少庄主，门外又来了个梧桐派的掌门人，说是要挑战‘冷公子’耶！”

“唉！那些人怎么这么啰里叭嗦！”祁笃君实在想不透，争武林排名有何意义？

“我去会会他！”冷若寒说着就抄起剑。

“寒寒！若寒！”大伙儿同声喝住她，“婚期在即，还是别惹事为妙！”

皇上收冷若寒为义女的册封大典，将与独孤家的婚事一起举办。届时，乐仙谷的冷家、江南首富的段

家，以及武林第一世家剑波山庄，都会浩浩荡荡前往京城参加婚礼。

“不好意思，这类的困扰只得请剑波山庄多担待了！我和寒寒就在京城与各位相会了！”于是独孤诺赶紧拉着冷若寒由后门溜走。

出庄来到大凉山下的茶棚，只见三三两两武人打扮的男子正在讨论如何打败他们争夺盟主之位最大的竞争对手——冷若寒。

“听说他的梅花剑厉害得很，你还未看清招式前，鼻子已经被削下来了呢！”

“我就不信俺苦练多年的‘孤绝十六式’，会输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

独孤诺瞄了冷若寒一眼，担心她好胜的个性恐怕会下马砸了人家的茶棚。出乎意料地，这小妮子只是愣愣地听着他们自吹自擂。

“他们若知道真正的盟主不仅乳臭未干，而且还是个女的，不晓得还会不会找我挑战？”回过神来，她嫣然一笑：“我觉得好像看到以前那个无知而狂傲的自己……”

“你能这样想的话，表示你的思想成熟了。”独孤诺一扬鞭，迅速离开那个茶棚。但是他仍忍不住问

道：“老实说，你觉不觉得放弃呼风唤雨的盟主之位，而嫁入一个平凡的文人家庭，是件很遗憾的事？”

“当不成盟主……”反身搂住他的腰，冷若寒掷揶道：“但是我可以当公主呀！”

“公主？”独孤诺错愕了一下，忽而纵声大笑：“哈哈！到头来，我娶的居然还是个‘公主’。”

“怎么？有个公主老婆，你好像还蛮得意的嘛！”冷若寒斜斜地瞅着他。

“没有呀！我只是太佩服外公的巧妙安排了！”

独孤诺压下笑意，以炽吻封去她的质疑。冷若寒当然不懂他大笑的原因，因为这个中的含意，恐怕也只有独孤家的大公子明白了！

所以啰！人还是不要太铁齿。小心——公、主、就、在、你、身、边……

——本书完——